

親母

反動書籍

譯漢宗邵 · 著人夫克布

of this latest of
works will find again
simplicity and power
her earlier books
folds reader
the mind and charac
of the Chi
Read
Mrs. Pea
The
more
The
have



邵宗漢譯



母 親

布克夫人著
邵宗漢譯

親 母

每冊外埠
實價酌
加郵費
五角

譯述人

邵宗漢

發行人

張竹平
上海山東路二二四號

發行所

時事新報大
陸報申時電訊社合組
四社出版部
上海山東路二二四號

印刷所

國光印書局

門市部

時事新報館
上海山東路二二四號

經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一號

本書業經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並執有審字第三七八號審查證。

母親

有鬼夫人著
邵宗漢譯

目次

| | |
|-----|-----|
| 第一章 | 一 |
| 第二章 | 一九 |
| 第三章 | 二七 |
| 第四章 | 三五 |
| 第五章 | 六五 |
| 第六章 | 一〇二 |
| 第七章 | 一一五 |

| | |
|------|-----|
| 第八章 | 一三二 |
| 第九章 | 一三二 |
| 第十章 | 一五三 |
| 第十一章 | 一六二 |
| 第十二章 | 二〇一 |
| 第十三章 | 二一五 |
| 第十四章 | 二二五 |
| 第十五章 | 二四九 |
| 第十六章 | 二七一 |
| 第十七章 | 二九七 |
| 第十八章 | 三一〇 |
| 第十九章 | 三一八 |

第一章

鄉下人家的小草屋的灶間裏，母親坐在土灶後面的矮竹凳上，把乾草塞到灶洞裏去，火的舌尖吻着鍋底。她練好了一套純熟的燒火手法，灶洞裏的火尖剛起的時候，她勗這兒挑挑草梗，那兒撥撥草葉，草架了空，火勢愈來愈發旺。接着，她又投了一把乾草進去，這些草，還是她在去年的秋天從山邊割回來的。母親的阿婆坐在灶間的角落裏，離灶洞很近，外面罩了一件打過補丁的藍布衫，裏面裹着一件鮮紅色的厚棉褲，露出了下擺。她顯得十分衰老，紅眼症幾乎封沒了兩邊的眼皮，可是，她的細微的眼縫，還能看到許多東西，她注視灶洞裏跳躍着，閃耀着的火焰。

阿婆開口說：「媳婦，你燒火要留心點，只剩下一捆草啦！你曉得，有兩捆麼？春天剛來，草還短，不好割，我們還得等久啦。我又是這個樣子，恐怕永遠不能出去找一些柴草回來啦！不中用的老傢伙，應該早點死！」

『不中用的老傢伙，應該早點死』那句諷刺她一天要說許多遍，每次說那句話的時候，她終要聽她的媳婦這樣說：

『婆婆，不要那麼說！沒有你替我們看門，沒有你替我們照顧孩子，我們上田裏去做活的時，候怎麼辦呢？誰來管我們的家，誰來留心我們的孩子，叫他們不跑到水塘裏去呢？』

阿婆聽了這話後，劇烈地咳嗽了一陣，並帶咳帶喘地對媳婦說：『真的，我確在家裏替你們照顧；時世不太平，到處有賊，有強盜，門戶不好不看守。要是歹人走進屋來，我會高聲急叫，喊救命。媳婦，記得我們年經時候的世界，不是這樣的。我們年輕的時候，晚上丟了一把鋤，早晨去睜，仍丟在那兒；要是在夏天，我們把牛繩拴在門釘上，讓牠在露天裏過夜，明天牠還是站在那兒……』

阿婆說話老是嚕嚕囁囁地不停，她儘在講，母親只是順從地笑，只是順從地回答：『婆婆，是麼？』她並沒有心思去聽阿婆的空話。她想着燒飯的柴草；是的，要過了下種的春忙，她纔有功夫出去砍樹柞枝，不知道家裏的乾草能不能燒到那個時候。雖然灶間門外的場沿上，還有兩圓堆陷得子，唯得齊齊整整的，頂上封着一層泥，雨打不進，雪也濕不進，可是，她是捨不得去用稻稈子

燒火的。只有城裏人纔燒稻稈子，對啦，除了城裏人家就都不配燒稻稈子。她還是她的男人是要把稻稈子挑到城裏去賣好價錢的。

母親對着灶洞，把乾草一束一束地投進去，毫不分心的樣子，火光射到她的寬廣的，健康的臉上，嘴唇是豐滿的，經過風的吹刮與日光的曬炙的面孔，現出深褐中含着紅潤的顏色。一雙清瑩的黑眼睛閃耀於火光之前。這不是一副美麗的容貌，而是一副熱情的善良的容貌。可以說，她是一個脾氣急躁的女人，但她也是一個富於情感的妻子，富於情感的母親，並且是一個孝順的媳婦。

兒子和媳婦白天要上田裏去做活，老母親整天在家，除了小孩子外，沒有什麼作伴，覺得孤冷冷的，所以一見了她所歡喜的媳婦，好像有許多話要告訴她，儘是嘮嘮叨叨的說不完。她一回兒講，一回兒咳，氣喘咻咻地，灶洞裏噴出烟，喉嚨愈要打緊。她說：「男人肚子餓的時候，最愛蛋調麵，我的年紀輕的好兒子，更歡喜那東西，我對你說過啦。」阿婆講這話，好像提高了喉嚨，因為兩個孩子趁母親彎着身體在那裏燒火，便靠了母親的肩膀聒吵不休。

母親仍一心一意地燒火，臉是鎮定而寧靜。她確是非常鎮靜，好像既沒有聽到男孩子和女孩子的聒吵聲，也沒有聽到阿婆的不斷的嘮叨聲。她想，她今天回來得太遲一點了。春天，田裏的事情多忙，她在田裏下豆種，趕完了末後一稜，纔放手回家。這早春的天氣，白晝是暖溫溫的，夜間露水多，空氣更柔潤，種田人不該錯過了這樣的好辰光，所以她定要趕完那末後一稜。她想，在這樣濕潤潤的夜間的泥土裏，豆種就要開始跳躍着牠們的生命，覺得非常安心。是的，整畦的豆種都要有生命了，將隱微地顫動着生命之機了。她的男人還在田裏做活，赤了腳，把泥土重重地壓到豆窠上面去。她本來不要男人獨個兒在田裏忙，但孩子喚着媽媽，她在田裏聽到那聲音，只好急速回家。

她回到家裏的時候，兩個孩子站在灶門邊，肚子餓，都啜泣着，男孩子哭得輕輕的，不流眼淚，小姑娘嗚嗚咽咽地咬着拳頭。老太婆靜靜地坐在那裏聽孩子們啜泣，她已經撫慰了一陣，可沒有用，他們不受她的撫慰，所以只好讓他們去啜泣。母親到了家，不去理睬他們，急速向土灶那邊走去，俯下身子拿起一束柴，這力量可就不小，五歲的男孩子馬上不吵，跟着母親，不滿三歲的女

孩子，緊緊地跟着哥哥。

鍋裏煮的晚飯已經沸滾了，鍋蓋下面透出一陣一陣的香氣。阿婆吸了一口長氣，微微嚙着嚙嘴裏的老牙關。灶洞裏的火焰很旺，儘向鍋底沖，可沒有通風的孔隙，化爲濃烟，冒出灶洞，滿佈於小小的灶間。母親怕那股濃烟，身子向後稍仰，把女兒也推到後面去。但毒辣的濃烟已經噴到女兒的臉上，她霎霎眼，醜醜的拳頭擦着眼皮，忍不住尖聲叫喊。母親毫不遲疑地立起身來，把女兒送到灶門外，對她說：

「小東西，站在那兒！你曉得烟要辣痛你的眼睛，你還是這樣歡喜鑽到烟裏去。」

阿婆聽了媳婦的話，覺得自己有一點新鮮的意思，她說：

「要是我不燒了那麼多年的火，我就不會變成半瞎眼。我現在的眼睛所以會糊塗到這個樣子，完全是吃了烟的苦。」

母親並未聽清阿婆講的什麼話。她只聽到灶門外的女孩子的聲音，女孩子一屁股的坐在地，擦眼睛，想要睜開眼皮，痛得尖聲叫。這個女孩子的眼睛確是常常發紅，常常要痛。不過，要是

誰問起母親：『你的女兒的眼睛是不是有什麼病？』母親就回答說：『沒有什麼，只是我在灶洞裏燒乾草的時候，她歡喜鑽到火一般兇烈的烟霧裏去。』

可是那哭聲並未打動她的心，現在她一個人的事情實在太煩，忙不過來，而生育的胎數，也太嫌緊密。記得第一個兒子出胎後，她是連一聲也不能讓他哭的。那時候，她以為孩子哭了一聲，母親就應該去撫慰他，所以，只要聽到孩子的哭聲，她就丟開了一切事情去餵乳。男人按不住性子，對她高聲咆哮：

『照你這樣兒，是不是要把一切事情總讓我一個人來幹？這是什麼話？你還是初次生孩子啦，要是你再生二十年的孩子，難道就儘給這個餵乳，那個餵乳，什麼事情都不管，我能這樣挨下去嗎？你要明白，有錢人家的女人只須生孩子，只須餵乳就成，她們有錢雇工做活，你可不是有錢人家的女人呵！』

夫妻倆都年輕，都有性氣，女的不肯服輸，奔前幾步，厲聲回答她的男人：

『難道我只該吃苦，一點舒服都不配有嗎？你要帶着幾個月的懷胎上田裏去做活嗎？你會』

嚼到生孩子的苦楚嗎？你到了家，就得安心歇息，我可沒有這種福，飯要我去煮，孩子要我去當心，老太婆要我去安頓，還要照顧別的事情。」

夫妻倆熱烈地爭吵一陣，分不出誰勝誰負，誰直誰曲，可說是半斤八兩，棋逢敵手。

她好像一頭健爽的母牛，非常容易受孕，第一個兒子出胎之後沒多久，她的奶水就漸漸地乾涸起來，懷了第二次的胎，有了胎，夫妻倆就不須再繼續爭吵。去年的夏天，她還在田裏落了一個胎，人跌倒在犁尖上，一霎眼，她的乳頭又擠不出乳水來了。現在，她以為孩子們必須趕快改變生活，如果他們哭，那只好讓他們去哭，她不能再跑去餵乳，一定要等到她回去，才得餵飽他們的肚子。她雖然這樣說，但她的心腸實在比她的話柔和不少，聽到孩子們喚她的聲音，她還是要趕回家裏來的。

鍋子裏煮的粥已經滾了一歇，灶洞裏噴出來的濃烟，已經混和着米香的氣味，母親先給阿婆盛了一滿碗，擺在大房間的桌子上面，扶着阿婆向桌子邊走去，阿婆咕嚕地說：「要是你把豌豆和粥煮在一起，那纔夠有香味。」阿婆坐下，兩隻發冷的枯手捧住碗邊，嘴角流出饑涎，慌張

地說道：「我找不到調羹，我的調羹在什麼地方？」

母親把瓷調羹搥到阿婆摸摸索索的手裏，又走進灶間去，拿了兩隻洋鐵碗，盛着粥，再拿了兩隻竹筷，因為女子還在灶門外哭，擦着眼睛，她就先送一碗去給女兒。女孩子在場上的灰塵堆裏，儘淌眼淚，齷齪的拳頭東抹西捏，臉上敷了一層泥和淚。母親攙她起來，粗黑的手掌去拂拂女兒的面孔，又拎起了女兒身上的打過補丁的衣裳邊去揩揩她的眼睛。女孩子的眼睛又紅又嫩，翻轉了眼皮，露出眼臉肉，所以母親揩拂得很細心，一點也不粗手粗腳，就是女兒別轉了頭，畏縮着，嗚咽着，也不和她計較，母親對女兒的痛楚，這時也不安起來了。

她把碗放在大門外的白木桌子上，高聲地，親切地喊道：

「你來吃吧！」

女孩子搖搖擺擺地走過來，緊靠着桌子邊，落山時候的太陽灑出耀目的輝光，紅眼睛只好半開半閉，伸手去拿洋鐵碗。母親又喊道：

「還是火熱的，當心點！」

女孩子聽了母親的話，遲疑一回，向碗裏的粥吹氣，等牠涼。母親還是注視着女兒，還是覺得不安，自言自語道：

「她的爸爸下回進城去買稻梗子的時候，我寧叫他到藥舖裏去買紅眼藥。」

母親照顧女兒，忘了兒子，兒子噉着嘴叫起來，她急忙去拿了那一隻洋鐵碗，擺到桌子上，纔有一刻的甯靜。

母親自己覺得太疲乏，甚至疲乏到不想吃，重重地歎口氣，拿了小竹凳放在門旁邊，坐下去歇息。她深深地呼吸，棕褐色的粗頭髮，蓬亂像茅草，手指像木梳般地向腦後掠，瞧瞧自己的身上。她靜靜地向遠處瞭望，在淡黃色的天空之下，低矮的山頭漸呈黑色，那些山，圍繞着他們早晚去耕種的一片平原。這個村莊恰在這片平原的中心，家家戶戶已點起燈火，一縷一縷的炊烟，沒精打彩地向恬靜的空中嫋嫋上升。她看了這樣的晚景，心裏充滿了舒適的意味。

她忽然想起，這個村莊裏的六七戶人家，沒有一家的母親能夠像她那樣體貼地當心孩子。有幾個女人的境况確比自己好；茶館老闆的女人，手上套着銀鐲子，耳朵上掛着銀圈兒，手頭一

定積下了幾塊錢。說到銀鐲子銀圈兒，母親做小姑娘時就要過的，可是從來不會想到手。不過，這也好，與其出了錢去賣銀鐲子銀圈兒，不如把錢省下來，叫孩子們多吃一點好東西，多生幾斤肉。長舌婦說茶館老闆的女人從來沒有肉給孩子們吃，客人的碗裏賸下來的殘肉，纔有他們的份。母親自己就不是這樣的，孩子們吃的飯，都是自己田裏的米煮成的，只要女兒的眼睛不發紅，兩個孩子就都沒有事，他們的身體都長得很結實，五歲的男孩子看上去像七八歲的樣子。是，她養的孩子總是結實的，要是去年那個孩子不落在田裏死去，他現在也就很可愛，要學着走路了。

母親又嘆了口氣。她想，一二個月間，第三個孩子就要出胎，過去的事情不用再思忖了。可是，她也覺得快活。她每次懷了孕，充滿了生命的時候，她總覺得最快活，最安心。

場對面人家的門口冒着烟，有人走到門外來，母親見是她的堂弟婦，就打着招呼：

「喂，你也在做飯吧，我剛做完！」

「對啦，對啦。」那女人回答，含着一種漫不經心的愉快，「我剛說過，你的飯該燒好了，你做

事是不讓人的。」

但母親高聲地謙虛地說：

「那兒話，我家的孩子到時候就要肚子餓，所以飯要早一點做好吧了。」

「你實在是一個能幹的，快手快腳的女人！」堂弟婦又這樣說了一聲，走進門去，手裏拿着柴。

母親在暮色朦朧中，舒適地坐了一歇，臉上浮出愉快的微笑。真的，她有許多可以驕傲的地方，她自己的氣力，她的孩子，和她的男人，都是值得驕傲的。但恬靜的空氣，突然給男孩子打破，他把空碗丟到母親的面前，說：「媽媽，我還要！」

她站起身，到灶間去給兒子添粥，走出門外時，太陽已經移到山坳裏。山坳裏的太陽圓圓的，閃着金紅色，似乎呆呆地在那兒停了一歇後，就緩緩地沒到地下去。

在暮色蒼茫中，母親看見她的男人沿着小徑走來，肩膀上揹着鋤頭，一雙手扶着鋤頭柄，一雙手扣着鈕扣兒。他走路像一頭小雄貓，又輕鬆，又柔軟，走着路，忽然唱起歌來。他最愛唱，嗓子高，能顫抖，又來得清朗；他能夠唱許多調兒，逢到什麼節，大家要請他在茶館裏唱山歌，哼小調，解解

悶，散散心。走近村上的時候，他放低了喉嚨，到了門口，就格外懶得唱，可仍是那樣清朗的蕩韻的聲音，調兒變成急促的旋律。他把鋤頭靠在牆邊放着。老母親吃了晚飯後，已經打瞌，聽到兒子的聲音，她纔醒過來，好像沒有睡的樣子說道：

「我的兒子歡喜把豌豆和粥煮在一起，那纔夠有味，我講過啦。」

兒子輕鬆地笑了一笑，走進屋去，清朗的聲音傳到門外來：

「老娘，你說得不錯，我是歡喜那東西的。」

小姑娘吃飽了，默默地坐在門外，因為太陽已經落山，她微微地睜開眼睛，四面看看，覺得不甚清楚。

母親又走進灶間去，拿了一碗熱氣騰騰的東西給她的男人。那是一大隻白地藍花的粗瓷碗，滿邊滿沿地盛着粥。她打碎一枚頭窠蛋調在粥裏，新鮮的蛋白凝結起來。她懂得男人辛苦工作後，要吃一點肉或者一枚蛋。夫妻倆雖然會爭吵，但總覺得使男人吃得好好的，是一種愉快，夫妻倆的爭吵，不過是在嘴上鬥氣吧了，她歡喜看男人吃飯就是看時，她說話撞傷了他，還是歡

喜看他吃的。

母親對阿婆說道：

「我已經在你的兒子的碗裏，和了一個頭窠蛋了，他還有青菜吃啦！」
阿婆聽了媳婦的話，趕快接下去說道：

「啊，頭窠蛋嗎，那好極了！年輕人最好吃頭窠蛋，補身體，長氣力……」
但誰也不去聽她的話。

他餓得利害，只是拚命地吃，吃完了，把空碗敲着桌子，催他的女人去瀝。母親替她的男人添過粥，自己也去盛了一碗，可不坐在男人的身旁。她走到場上的矮竹凳邊坐下，一口一口地咬着粥，覺得很有滋味。她時時立起身來，到男人的桌子上去分幾筷青菜，一邊吃，一邊凝視着兩個山頭中間的赭紅色的天空。

兩個孩子走來靠着母親，張開了嘴要吃，母親就用筷子揀一點東西送到他們的嘴裏，雖然他們的肚子早已吃飽了，雖然母親吃的東西，就是他們所吃的，但是他們覺得母親給他們吃的

東西，滋味終比較好一點。黃狗也搖着尾巴走近母親的身邊，牠本來蹲在桌子下面想吃，却給人踢了出來，敏捷地舐着母親丟在地上的米粒。

母親先後替他添了三碗粥，肚子裝得很飽，他纔滿足地吁了一口氣。母親又把滾水倒入空碗裏，他高聲地啜着，立起身，走到門外，再啜着滾水。

母親等他啜完了水，拿了她的空碗到灶間去，他站在門外，瞭望那掩蓋在夜幕之下的鄉郊。天空星光燦爛，一鉤新月，透露水晶似的淡淡的輝光。一邊凝視着月亮，一邊唱起溫柔的繚繞的歌兒。

村上的男人吃過晚飯後，也都走出門外。有的高聲講着茶館裏的玩意兒，有的站在門口打着呵欠。母親的男人突然停止歌聲，眼光尖銳地投射到場對面。對面只有一個人家，別人家的男人都歇息了，只有那一個人的男人還在做事。那個傢伙就是他的堂兄弟，他高興起來，一直會做到夜深。

堂兄弟坐在門口，低着頭，編織柳條籃。有些人白天在田裏做活，晚上在家還是做活，母親的

男人可就不是這種人，他愛一點小玩意。他旋過頭去，想對她的女人講這句話，却見她一副含着憎惡的近乎自作聰明的臉孔，他纔閉了口，一聲不響，心裏暗暗地咒罵他的女人。

他這樣想，辛辛苦苦地做了一天，難道晚上都不能耍子一下嗎？難道就這樣做到老，做到死嗎？心裏恨，但對他的女人的一副怒容，却沒有直視的勇氣。他像孩子般急躁地搖搖自己的身體，說道：

『像今天這樣辛苦，我累得連耍子都討厭，我要去睡啦！』

他走進屋裏，躺到牀上，伸腰打呵欠。房間裏沒有燈光，暗朦朦的，老母親一點也看不清楚，忽然喊起來：

『我的兒子去睡覺了嗎？』

他氣忿忿地答道：

『老娘，我睡啦！做事睡覺，做事睡覺，在這個空空洞洞的死地方，除了田間做事，牀上睡覺外，你想還有什麼玩意兒好幹！』

老母親沒有聽出兒子話音裏的憤怒，快活地說：『對啦，做事睡覺，』她緩緩地立起身，摸索到牆角落裏藍布幕後面的牀上。她的兒子已經睡着了。

母親聽到男人的打鼾聲，也站起身來，兩個孩子攀着她的衣邊，跟在後面。冷水洗清了飯碗，擺到牆壁洞裏。她走出後門，在淡淡的月光之下，到井邊去吊水，一桶一桶地傾入灶間門旁的瓦缸裏。

她再走出去，把縛在場沿邊的一顆楊樹上的一頭水牛，解了繩束，餵一點稻草和黑豌豆。等水牛吃完了草料，就把牠牽到屋子裏，縛在男人睡着的牀柱上。牀底下的一羣雞，已經棲息無聲，牠牽了牛進來，把牠們驚醒，噉噉咽咽的吵了一陣，又昏昏地睡下去了。

她又走出去，吹着口哨，一頭豬咕囉咕囉地從黑暗中蹣跚而來。她在晌午時候，已經餓過一次，所以現在什麼也不給牠吃，輕輕地趕牠到屋子裏去。只有一隻黃狗關在門外，因為要牠躺在階沿上守夜。

兩個孩子緊緊地跟着母親，走進走出，不肯放鬆，母親做這樣，做那樣，自由自在的，一點也不

受他們的阻礙。但他們終於覺得太疲乏，扶着母親的腿，啜泣起來了。她俯下身去，抱起女孩子，一隻手攙着男孩子，走進屋子，門了大門，走到牀邊，教兩個孩子躺在他們的爸爸的腳橫頭。先輕輕地脫去他們外面的衣服，再脫去自己的，鑽到男人和孩子們的中間，伸直了身體，蓋上棉被。她躺在男人和孩子們的夾層裏，一動也不動，強壯的身體，感到一種健康者所有的疲乏。

黑暗中的母親，充滿了女性的溫柔，她在白天不論如何暴躁，不論覺得有任何偶然的氣憤，一到黑夜，她對什麼都溫柔了。男人旋轉身去，需要她的撫慰，她會給他熱情的溫柔之愛。對睡着的孩子們，她自然是溫柔的，對阿婆她也是一樣溫柔的，阿婆夜裏打咳，她會起來給一點水她喝；甚至對於家畜，她也是溫柔的，逢着牠們在黑暗中互相驚擾不甯，她就對牠們說：

「不要吵，乖乖地睡，天還不亮啦。」

牠們聽到她的和善的聲音，就靜靜地再睡。

男孩子儘挨近母親的身邊，摸索着她的胸脯。兒子昏昏沉沉地快要入睡了，她讓他啜着乳頭。她的乳部雖已經擠不出乳水，但還是軟絲絲的，孩子啜着乳頭，還會起一種回憶的安慰。而這

乾涸的乳部，不久又要豐滿起來了。

女孩子躺在男孩子的身旁，緊閉着眼睛，快要入睡，眼睛一陣一陣地發癢，不斷地摩擦着。就是睡着的時候，她還會摩擦眼睛，連自己也不知道。

床上的人統統睡着了。他們都深深地酣睡着了。就是黃狗在半夜裏叫起來，那鬍鬚是夜之音調，他們也不會驚醒的。只有母親會蘇醒過來，豎起耳朵細心地傾聽：要覺得不須起身，她纔再睡下去。

第二章

母親過的日子，會有不同的一天嗎？早上，她第一個蘇醒，天未發亮，就離床起身，開了門，把一羣鷄和一頭豬趕出門外，一頭水牛牽到場上，打掃地上的糞污，傾在場角的垃圾堆裏。

阿婆，男人，孩子們，還都睡着，她走到灶間裏，燒火煮水，因為阿婆和男人醒轉來的時候，就要喝熱水的。她又把熱水注入木盆裏，等牠涼，停一回洗女孩子的紅眼睛。

女孩子的眼皮，每天早上給一層層的厚眼眵緊緊地封沒着，不用水洗，是一點也看不清楚的。起初女孩子很着慌，母親也着慌，但阿婆却大不以為然地說道：

「我小孩子時候的眼睛也是這樣的，但我從來不會痛死！」

大家對於女孩子的紅眼症，後來也不當一回事，以為孩子們的眼睛儘管發紅，不會痛死的。母親剛倒好水，男孩子攙着女孩子的手，走到灶間裏來了。他們從牀上輕輕地爬起身，不敢

驚醒他們的爸爸，因為他們的爸爸自己要尋歡樂的時候，雖然顯出眉花眼笑，和藹可親的樣子，但如果他還沒有睡得舒服就給驚醒，他會火性直冒，暴怒地攔住孩子們的。

兩個孩子靜靜地站在灶門口，男孩子霎霎睡意未清的眼睛，注視着母親，打起呵欠，女孩子的眼睛封得緊緊的，耐心地等待着。

母親趕快立起身來，拿了掛在墻壁間木釘上的一塊醜醜的灰色毛巾，先把毛巾的一角浸到木盆裏，濕了水，緩緩地拂着女兒的眼睛。女孩子痛得要啜泣，可一點沒有聲音，只是重重地呼吸，母親自言自語道：

『我一定要替這個孩子買紅眼藥，什麼時候，我一定要替她醫治的。下次他到城裏去賣稻稈子，要是我不忘掉，我要教他到藥舖子去配藥，記得城門右首的小街上就有一家藥舖子。』

每天早上，她都這樣想過的。

母親正在想着買藥的事情，男人却披了長衣，走到灶門口，高聲打呵欠，搔搔頭皮。她對男人說道：

「下次你挑稻稈子到城裏去賣的時候，你會向水城門邊那一家藥鋪子去配一點紅眼藥回來嗎？」

可是，他醒得還沒有舒服，暴聲怨氣地回答道：

「幹麼我們要化錢去醫紅眼睛？她又不曾痛死的。我小時候也有紅眼睛，爸爸從來不會爲了我化去一個大錢，我還是獨生的兒子呢！」

母親覺得這不是可以講話的時候，不再說下去，把熱水倒了出來。她可也有點兒氣憤，不願意把熱水送到男人的面前，放在桌子上，讓他自己去拿。她雖然氣憤，可不說出口，這樣一來，暫時就丟開不去計較了。

她想：許多孩子確有過紅眼症，人長大了，眼睛就會好的，就是自己的男人，小時候也是紅眼睛，他的眼腫至今還帶着傷痕，但只要不是十分纖細的東西，他仍然能夠看得非常清楚。他不是教書先生，一生一世用不着溜出眼烏珠去瞧書本子喲。

阿婆忽然也在牀上翻身，微微地叫喚，母親拿了一碗熱水給她喝，她睡在被窩裏啜着水，吐

出一口肚子裏的酸氣，呻吟一陣，這種年紀的老婦人，在早上是非常軟弱的了。

母親回到灶間，動手燒早飯，兩個孩子一塊兒坐在地上，等着，在清晨的冷氣中蜷縮着。男孩子立起來，走到灶窠裏母親的身邊，女孩子獨個兒坐着。太陽忽然照到東面的山頭，活潑的陽光灑遍地上，射着女孩子的眼睛，她急速闔起眼皮。以前她或許已經要痛得叫起來，但如今她是慣常了，像成人般吸進一口長氣。忍住痛，坐着不動，緊閉紅腫的眼皮，直到母親把一碗早飯送到她手裏的時候，纔立起身來。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母親一天一天地忙着那些事情，但她從來不覺得所過的日子是呆板無味，她對日子的流轉感到滿足。要是有人問起她，她就睜開了亮晶晶的黑眼睛說道：

「你不懂得喲，從下種到成熟，我們的田地是起着變化的，成熟時候，我們到田裏去收割，收割以後，我們向田主還租，我們有好時好節，還有快樂的新年，就是孩子們也在變化，長大，我自己也忙着生孩子，在我看來，一切都千變萬化，夠我早早晚晚地忙個不休。」

如果她有一點空的時間，她可以同村上的女人談談家常瑣事，譬如說，這個女人不久就要生產啦，那個女人新近死了孩子，講起就傷心啦，這個女人剪得了新鞋頭花兒囉，那個女人學會了裁衣服的新式樣啦。夫妻倆也有時同到市上去，糶米穀，賣青菜，市上不少稀奇的東西，儘夠她瞧，儘夠她想。可是，她覺得有那樣的男人，有那樣的和孩子生活在一起，也就很稱心滿意，什麼都懶得思忖了。

她懂得男人所有的豐實的不斷的熱情，懂得因那種熱情而受孕，肚裏會有小生命，她感覺到小生命逐漸長成，如何出胎，感覺到孩子的舌尖吸着乳頭，她懂得這些，感覺到這些，也就足夠了。天亮起身，服侍一家老小，照顧鷄狗牛羊，春來耕田，秋來收穫，井邊汲水而飲，山上割野草，明白什麼是太陽，什麼是風，她懂得這些，感覺到這些，也就足夠了。她歡喜生活的各種滋味：生孩子，田上做活，吃，喝，睡覺，料理家內的一切事情，聽村上的女人稱贊她做事伶俐，一手好針線，就是夫妻倆的爭吵也是好的，會增加一點快感。所以，她每天終覺得有興味。

這一天，大家吃過早飯，男人吁了口氣，拿起鋤頭，慢吞吞地向田裏走去，母親洗好飯碗，叫阿

婆坐到門外曬太陽，吩咐孩子們不要到池塘邊去玩。她纔拿了自己的鋤頭，走出門去，向田裏走去。頭來，看看孩子們。輕風送着老太婆的細弱的聲音，母親微笑着，向田裏走去。

看門是阿婆唯一的本領，她也覺得很榮耀。她的眼睛雖然半瞎，但如果有人走來，她仍能看得很清楚，仍能高聲叫喊。年紀大了，有許多討厭的地方，這老太婆也常使人十分討厭，而且老太婆生成執拗頑強的古怪脾氣，又不好像孩子般地攔她，所以比孩子還難奉承。可是，母親並不討厭她的阿婆。

堂弟婦有一次對她說：

「嫂子，那老東西又老，又是瞎眼，又滿身是痛疼，不管吃什麼又要發脾氣，她死，掉你就多好。」

母親心平氣和地回答道：

「話雖不錯，老太婆可還能看門，還有不少用處啦。我還要她多活幾年，最好等我的女孩子長大了幾歲再死。」

母親的心坎裏從來沒有恨毒阿婆的意念。她曾經聽到過媳婦們誇張着怎樣和阿婆爭吵，

怎樣不能容忍阿婆的壞脾氣那一類的話。但在母親看來，老太婆似乎是一個孩子氣味十足的大孩子，要這樣，要那樣，有的時候，老太婆渴望一種草頭，母親就在春天的山腰山背，東跑西跑地找尋着，自然也不免覺得討厭。

一個夏天，村上流行一種兇險的痢疾，死了兩個身體結實的男人，幾個女人和許多小孩子，老太婆也暈倒牀上，好像也要斷氣的樣子，他們買了一口頂好的棺材，放在家裏。但老太婆並不死，當她蘇復過來，保全了老性命，再能活下去的時候，母親確然是很爲愉快。雖然這個一副好筋骨的老太婆，已經穿壞了兩件壽衣，但母親覺得阿婆能夠再活下去，無論如何是一件值得歡喜的事情。村上人看見這條老性命還能和死神掙扎，大家當爲一種笑話奇談。

母親第一次替阿婆做了一件紅布壽衣，阿婆穿在身上，外面罩了一件藍布衫，這是當地的規矩。等到那件壽衣破舊得不好再穿，她便天天向媳婦聒惱着，天天終是露着偏促不安的神氣，直到媳婦做好了一件新壽衣，她纔放心。如今她是很快活地穿着那第二次做的壽衣了。要是有人誰對她說：

「老婆婆，你還活着嗎？」

她快活地回答道：

「哈，我還是好好地活着，穿了應該到棺材裏去穿的新衣裳！我還要穿破這件壽衣啦，我不曉得還要穿破多少件壽衣，纔會老死啦！」

老太婆一邊笑，一邊想：倘使自己一直這樣活下去，不會老死，那是多麼有趣的話柄呵。

母親在田塍上走着，回轉頭來，微微地笑着，聽到阿婆的話聲：

「好媳婦，你儘放心，我在這裏替你看門啦！」

母親心裏轉念，老太婆壽終的時候，自己一定要傷心的。但傷心有什麼用處呢？俗話說得好：「閻王要你三更死，性命不得到五更。」生，死，前世註定，誰也不能夠同閻王判官拗執的。

這樣一想，母親反而覺得平靜起來，向田間走去。

第三章

母親種在田裏的豆，已經開花了，春風飄送着豆花的香氣，黃金色的油菜花，鋪遍原野，母親懷着的第四胎，又到臨盆的時候了。在城市中或者在大的村莊上，女人生產可以雇收生婆，但這個小村上是沒有收生婆的，只有村上的女人互相幫忙；如果遇着難產，或者遇着產婦驚惶的事，長一輩的老婦人會來指點她們。但母親的身體既不嫌小，也不嫌瘦，臀部的骨節也鬆弛柔順，所以生產的時候，從不會出什麼亂子。就是去年她暈厥在田裏落胎，也是很容易的，可惜那個孩子下地就死掉，做母親的白白地辛苦了一場，自然覺得傷心，但除此以外，她並無多大痛苦。

母親要生產的時候，叫她的堂弟婦來幫忙，堂弟婦要生產的時候，自然也叫母親去幫忙。

這一天，正是春風和謫的一天，母親正在田裏做活，肚子裏的小生命騷動起來，她懂得生產的辰光已到了。她趕快走回來，沿牆放下鋤頭，高聲向場對面的堂弟婦家喊着。堂弟婦恰好在池

塘邊洗衣服，聽到叫喚的聲音，馬上飛奔過來，兩隻濕手抹着布圍裙。

堂弟婦的臉是圓圓的，面色是褐蒼蒼的，血紅的闊嘴上面，仰起兩個黑深深的鼻孔，她是一個怪和善的好女人。她也是一個愛饒舌的，不歡喜安靜的忙人，一天到晚在她的沉默寡言的男朋友旁喋喋不休。

她一邊慌慌張張地走來，一邊帶笑帶叫地說道：

「嫂子，我們兩個人不碰在同時生養，真好極啦。我天天在留心你的肚皮，究竟是你先有孩子還是我先有孩子。今年我的孩子可來得慢啦。如今你的孩子快要出胎，我可剛有喜啦！」

她講話的時候，聲音又大又高，村上幾家的女人聽到這聲音，都快活地問道：

「嫂子，是不是你要生孩子了？嗎？恭喜你養一個兒子！」

村上一個綽號叫長舌婦的孤孀却傷心地說道：

「呵，嫂子，你有男人的時候，總要盡量恩愛，你瞧，我還是一個好好的能夠生男育女的女人，却沒有男人啦！」

母親沒有話回答，慘白的臉上堆滿了灰塵和汗污，微微地笑着，走進屋子裏。

阿婆跟在母親的後面，嚙嚙着，快活地笑着，對母親說道：

「媳婦，我一生養過九個孩子，你是知道的，要是不死掉的話，至今都是強健的好孩子啦：

……」

阿婆沒頭沒腦地講着，但母親一句話也不聽。

母親拿了一只小矮凳，不聲不響地坐下，將臉上亂蓬蓬的頭髮，掠到腦後，兩隻手濕漉漉地全是汗水，但這不是在田間做活時流出來的汗水，而是肚子裏痛出來的汗水了。她捏了衣裳角揩揩面孔，解開了濃而長的黑頭髮，牢牢地打成一個新髻。肚子痛得一陣緊似一陣，她彎着背，靜靜地等着。

阿婆儘在旁邊嘖嘖不休，堂弟婦儘在旁邊嘻嘻哈哈地朝着母親笑，但一看見母親彎了背，她就連忙去關上大門，站在旁邊等候嬰孩出胎。

男孩子看見白天關上大門，母親也給關在家裏，心裏害怕起來，乒乒乓乓地在門上敲打，嘴

裏嚷着要給他開門。母親先說道：

「讓他去，不要叫他進來，我好安安穩穩地生孩子。」

堂弟婦走到門邊，從門縫裏高聲說道：

「在外面玩一歇，你的媽媽要生孩子啦！」

阿婆也接着說道：

「乖孩子，不要進來，在外面好好地玩一歇，我給你一個銅子買花生米，停一回兒，再到家裏來看媽媽生出來的小寶貝。」

可是，白天關上大門，男孩子總覺得害怕，一定要進去，女孩子聽到哥哥的哭聲，也跟着嗚咽起來，摸到門口，也用小拳頭敲着大門。母親正在肚痛，敲門和哭嚷的聲音，使她非常忿怒，她終於按捺不住，立起身，衝到門外，狠狠地攔着男孩子的臉，並且斥罵道：

「我說的話，你從來不肯聽一句，你是不是要我的命，要我磨折到死，你這討債鬼！我敢打賭，停一回兒，又有和你一樣的討債鬼出世了！」

攔了兒子，心就軟下來，怒氣也發洩乾淨，較爲溫和地對他說道：

「你一定要進來，你就進來吧，家裏又沒有什麼好瞧。」

她又對堂弟婦說道：

「不要把門全關上，開一條門縫，讓他們好看見我，他們不能夠這樣同我隔離的，他們沒有過慣。」

這樣忙了一陣，她纔又坐下去，兩隻手捧着頭，靜靜地忍住痛。男孩子走進來，瞧瞧什麼事情也沒有，但覺得堂嬸母的臉色，對他非常嚴厲，好像他做了什麼壞事，他又走了出去。女孩子進來就傍着母親，坐在地上，兩隻手按着眼睛，可以舒服些。

大家等候着，母親覺得一陣一陣的痛，但不響，老太婆和堂弟婦講着東家長，西家短。她們講起村邊上那家的男人，怎樣今天又出去賭錢，田裏的事情丟開不管，怎樣夫妻倆今天早晨又大吵架，男人拿了家裏所有的錢要出去，女人不許他去，但那可憐的女人又不是他的對手，男人出去之後，她就坐在門限上號啕大哭，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訴說委曲，讓衆鄰大家知道她的苦處。

講到這裏，堂弟婦對老太婆說道：

「那個男人好像從來不會贏過一點錢帶到家裏，他終是輸了再輸，女人所以要傷心，也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老太婆吁口氣，向地上吐了一抹痰，說道：

「呵，男人只會輸錢，從不會贏錢，那真是傷心不過的事情，我知道確有這樣男人的。謝天謝地，我的家裏可就沒有這樣男人，我的兒子最會贏錢。」

，阿婆的話還未說完，母親大聲叫喊，身體稍稍移動一下，跟身邊的女孩子離得遠些，解鬆袴帶，仰臥在矮凳上。堂弟婦趕上前去，快手快腳地捧住落下來的的小寶貝，那是一個男孩子呢。

母親生下了孩子以後，就爬到牀上躺下，安息着，經過痛苦以後的安息，是很恬適的，她睡着了，酣暢地睡着了。當母親睡着的時候，堂弟婦忙着洗嬰孩，包紮起來，輕輕地放在母親的身邊，就是那新生的嬰孩呱呱而啼，母親也不驚醒轉來。

堂弟婦收拾完畢，要回去做她自己的事情，吩咐老太婆，看見母親醒來的時候，就叫男孩子

去招呼她。

男孩子走過去告訴他的堂孀母道：

「你曉得我有一個小弟弟了嗎？」

她拿了一碗湯，迅速地走過來，朝他笑，並且作弄他道：

「我自己帶來的孩子，我還會不曉得嗎？」

男孩子聽了這話，半信半疑地呆視着，後來他說道：

「那末，我們就不要養這個孩子了嗎？」

大家聽了好笑，而老太婆笑得最厲害，因為她想，這孩子是怪聰明的。母親很感激地喝着湯，低聲低氣地對堂弟婦說道：

「嫂子，這真是你的好心腸。」

堂弟婦安慰她道：

「那裏話，我做產母的時候，你不是一樣待我的嗎？」

她們倆做產母的時候，有同樣的需要，而且做產母的機會，一定再要來的，所以兩個人的情誼，覺得格外深厚了。

第四章

母親的男人，究竟是怎樣的男人呢？他覺得時光沒有變動，覺得一天一天地過去，沒有任何新鮮的希望。就是對於女人所生育的所愛護的孩子們，他也覺得沒有什麼新鮮，他以為孩子們生出來，總是一樣的，第二個像第一個，第三個像第二個，要給衣裳他們穿，要給飯他們吃，他們長大了，要給他們挨次成親，於是他們再生出孩子來，總是一樣的，今天像明天，明天像後天，一點沒有新鮮的東西。

在這個小村上，他也是這樣生出來的，除掉山彎後面河邊上的小鎮，可以去散蕩散蕩外，他活了這許多年，就從來沒有看見過什麼新鮮的東西。早上起來，呆板的天空下面終是躺着一排圓圈似的矮山，他要到田裏去做活，直要做到晚上；夜來了，那些矮矮的山頭還是躺在呆板的天空下面，他走進屋子裏，爬到牀上去睡，他從小就和他的父母睡在那張牀上的，直到大家覺得怕

羞的時候，父母纔替他疊起一張矮鋪。

如今他是跟他的女人和孩子們睡在那張牀上了，他的老母親是睡在他從前睡的矮鋪上了，但還是一樣的牀，一樣的房，就是在整個的屋子裏，也尋不出真正新鮮的東西，只有他在娶親的時候曾經買過幾種小物件：一只新茶壺，一條新藍布被，一對新蠟燭台，和一幅貼在牆壁上的新神像。那是一幅財神像，喜氣洋洋的老頭兒，穿了紅黃藍三色的神袍，可是那老頭兒從不會帶來什麼錢財。這窮人家是一向這樣窮的，那老頭兒却高高地拱在牆壁上，快活地傲視着，一點也沒有同情心，男人常常對那幅神像發怔，心裏暗暗地咒罵牠。

逢着什麼節日，男人到小鎮上去玩，或者逢着下雨天，他在小茶館裏和那些沒有事情的閒朋友賭一回錢，當他從街上回到這狹小的屋子裏的時候，看見替他生孩子的女人和一羣必須要他做牛做馬去養活的孩子們的時候，那好像是一種恐懼壓在他的身上，覺得他一天不死，那一天的早晨他就要起身到田裏去，然而那田地又不是自己的，自己的田地很小，幾乎全從田主那裏租來種的，田主却舒舒服服地住在遠遠的城市裏；他的光陰都消磨在租來的田地上，他的

父親未曾死去之前，也是這樣的，從田裏回到家裏，終是吃着那粗劣的東西，從未吃到田裏種出來的東西，因為好東西是要賣給城裏人吃的；晚上睡覺，明天的早晨再起身。

就是辛辛苦苦到手的田禾，也不是自己的，他須向田主還租，還要拿出一部份去孝敬地主的收租人。想起收租人，他格外覺得難過，穿了軟披披的綢衣裳，皮膚細白而漂亮，面孔光滑而豐潤，只須幹些輕鬆的事情，吃得好，那樣的城裏人，他也會快快活活地做的呵。

逢着這些想念緊緊地壓着他的時候，他的性子就變得十分粗暴，一句話也不對他的女人說，要是什麼事情女人做得慢一點，他就開口惡罵，倘然她也發起性子，不肯甘休，兩個人聲嘶力竭地爭吵起來，他覺得那是一種希奇的神祕的愉快，雖然女人的脾氣，比他還要倔強，爭吵起來終是她佔上風，但爭吵終使他舒服些。而且，就是他的火氣，也不能像母親那樣維持得長久，不多時，他就會覺得厭煩，去幹別的事物的。

如果男人動手打孩子，或者向哭泣着的孩子高聲恐嚇，母親的憤怒最按捺不住。她會撞到男人的面前，去救護孩子，她以為孩子終是對的，男人終是錯的，男人却以為女人在他的面前放

縱孩子，因此他的氣憤也最厲害。

逢着這種日子，即使是好時好節，即使是歡宴的良辰，即使是長日無事的冬天，他儘躺在牀上睡，直到不能睡的時候，他上小茶館裏去賭錢。

他交了偏財運，賭錢終是贏的，腰包裏常常要多帶幾個錢回家，如果是一個單身漢，只要顧獨個兒的一張嘴，他儘好靠賭錢過活，這是最舒服最方便也沒有的。他歡喜賭錢的巧機，賭錢的刺激與賭錢的快樂，歡喜一羣人擠在背後看他順利的手法和牌風。他的手指還是很靈敏的，常常夾着幸運，他只有二十八歲，年紀還輕，做事又有分寸，從來不肯過度，犁頭和鋤頭還沒有把他的手指弄僵啦！

可是，男人的心坎裏的事情，母親是從來不知道的。她知道男人愛賭，但只要他不輸錢，愛賭又有什麼關係呢？別家的女人要埋怨她們的男人，把從田地上辛辛苦苦養得來的一點錢，都送到茶館的裏一張賭台上去，她却不要埋怨自己的男人，這對於她實在是一種驕傲。

「嫂子，你的男人的手指是有點仙氣的，賭台上的錢好像自願地爬到他的手指邊去，只要

我家的不中用的東西，也能夠和你的好丈夫一樣爭氣，那就多好！瘦子，你真是一個怪有福氣的女人！」

當母親聽到別家的女人對她講這樣話的時候，她會滿意地微笑。除非她存心和男人爭吵，需要一種藉口，她是不常去埋怨男人賭錢的。

她在田裏能夠認真地工作許多辰光，男人就沒有像她那樣的耐心，當時她也許會兇辣地加以譏笑，但她並不會苛刻地責罵他的。她知道男人不能夠像女人同樣耐心地做活，男人往往有孩子的性情，譬如說，她認真工作，不貪懶，已經慣常了，但她的男人做了一陣，就要放下鋤頭，輪到田塍上，在青草上面睡一兩個鐘頭。母親的心坎裏本是很愛她的男人的，但她講起話來，終不脫詭譎的口脛，似乎已成功一種習慣，因此達到男人半途躲藏的時候，她就要用那種詭譎的口脛去觸犯他，他受了她的埋怨，索性坦然答道：

「我做的事情已經夠我吃啦，我可以睡着舒服啦！」

自然，母親也許可以這樣反詰他：

「我們不是有小孩子嗎？我們爲孩子們着想，不是誰也應該多做些事情嗎？」

但這句話她並不說出口，因爲孩子們似乎是一向就是她一個人的，男人什麼都不顧。而且，她也及不上她的男人那樣齒牙伶俐，能夠應答如流。

母親的怒火，有時也會狂烈地爆發出來，這就非尋常詬訾的言語可比了。一年四季中，每季終有一二次使她不能遏抑的大爭吵，給她口舌上的一種異乎尋常的酷辣。譬如說，男人拿了買菜的錢，在鎮上買了什麼不中用的小物件，帶到家裏，或者男人在並不是什麼假節的一天，喝醉了酒回來，她就覺得氣憤，幾乎忘記了她在心坎裏是愛着她的男人的一回事。母親因男人做錯了事情而起的狂烈的，深刻的憤怒，會像火一般地繼續燃燒下去，爆裂下去，而男人對於自己所犯的錯事，差不多早就完全忘記了。因爲凡是他所不歡喜的任何事情，很容易丟到腦後，這是他的習慣。當母親的一股怒火發作到這個時候，她也覺得無可如何，只好平息下去了。

在秋天的某一日，男人從鎮上回到家裏，手指上套了一只戒子，據他說是金的。母親一見就怒火上升，以最古怪最暴烈的口腔對他說道：

「你把我們所有的一點錢去買一只銅戒子，套在你的小手指上，你真的不肯有苦大家吃！誰聽說一個好好的老實的窮人，會在手指上戴一只戒子？有錢人自然可以戴的，也沒有人講閒話，窮人戴了戒子，可有什麼道理？誰聽說銅子可以買到金戒子不是騙鬼！」

男人的面孔像孩子般地不肯服輸，撇着嘴唇，高聲答辯道：

「我告訴你，這確是金的！我在街上走過，那個賣戒子的人偷偷摸摸地在衣袋裏掏出這只戒子給我看，他說這只戒子是從有錢人家偷出來的。」

母親嗤之以鼻，譏笑他道：

「對啦，在那個買戒子的人看來，你是一個容易上他的圈套的鄉下傻子呵！就是說戒子是金的，給人家看見戴在你的手指上，就當你是賊，捉住了你，關到監牢裏，到那個時候，我們怎樣有錢贖你出獄，我們怎樣來送牢飯給你吃呢？給我瞧，到底是不是金的！」

他可不願意把戒子給她瞧，悻悻然地，孩子氣地搖着身體，她頓然按捺不住了。她撞到他的面前，恨恨地擊着他的光滑而漂亮的面孔，來勢非常兇猛，使他大吃一驚，從手指上除下那只戒

子，一半輕視一半恐懼地說道：

「你拿去吧！我買了戒子不給你，戴在我自己的手指上，我知道你要發脾氣的！」

母親聽了這話，又起了一股怒火，因為男人說出了她心坎裏的事情。別家的男人會買耳環買戒子，給他們的女人戴，她的男人就從來不會買過這些東西，這是她的隱痛，當她看見男人的手指上套了戒子的時候，她的確想到這一點。男人猜破了她的心事，所以她很駭怪。她狠狠地凝視着他，他又說道：

「我自己買了一些歡喜的小玩意，你終要埋怨我。難道我們所有的東西，都要給你生出來的討債鬼嗎？」

一半因可憐自己，一半因感到生活上的痛苦，他哀哀切切地啜泣起來了。他滾到床上，躺在那裏拚命啜泣着，使他的女人聽到。老母親躲縮在旁邊，惶恐地聽着兒子和媳婦的吵架，曉得兒子已經躺在床上，趕快走過去撫慰他，防他糟壞了身子；平常她雖然很歡喜媳婦，但愛子心切，此時她不免也要惡狠狠地釘媳婦幾眼了。孩子們看見父親啜泣，也跟着啜泣起來，覺得他們的母

親，對待父親是太兇太厲害了。

母親的怒氣還沒有消去。她從灰塵裏拾起那只戒子，放在牙齒縫間咬嚼着，試試到底是真是金的，要真是金的，那就值些錢，可以轉買給人家。她想，賊偷貨有時確是很便宜，但便宜到像這只戒子，也實在是罕有的。

可是，當她的堅白的牙齒咬着戒子的時候，她覺得那東西一點也不像是真金的，又氣憤憤地說道：

「這戒子要是金的，咬起來不是要發軟的嗎？這不是金子，是黃銅，硬梆梆的。」

她再咬了一歇，把戒子吐到地上，再對男人說道：

「你瞧，咬過的地方，連一些牙齒痕都沒有！」

男人這樣愚呆地受着人家的欺騙，母親的心裏非常難過，難過到連他的人面也不要看見，獨自走到田上去做活。孩子們嘸泣着，阿婆以發顫的焦急的聲音去打動她的心：

「我年輕時候，總讓我的男人尋些歡喜的事情，女人應該讓她的男人弄一點小東西解解

悶的呵！

但母親的心腸很硬，既不顧啜泣着的孩子，也不聽阿婆的苦勸，向田間走去。她不要聽那些話。

柔和的秋風，吹到母親充滿了憤怒的心坎裏，她在田裏工作了一陣之後，心坎裏的憤怒不知不覺地消去了。飄動的落葉，褪去了夏之青粧的棕褐的山頭，灰白的天空，遠處送來一陣陣野鵝的叫聲，這恬靜的大地景色，與恬靜的秋之寂寥，悄悄地爬進她的心坎裏，使她柔和，使她溫慈。當她握着麥種，向軟縣絲細蓬蓬的泥土播撒的時候，她的心境是平靜起來了，她記得她是很愛男人的，記得他的笑盈盈的面孔會打動自己的心。想到這裏，她自言自語地譴斥道：

「他化去的錢實在不多，我的脾氣或許發得太厲害了。吃中飯的時候，我要給他做一碗好東西。」

她急急忙忙地幹完事情，一心想趕回家來，做一碗他所心愛的東西，使他明白她已經不再埋怨他；可是，她走到家裏，男人還是怒氣沖沖地睡在牀上，臉孔向着牀裏面，一句話也不高興說。

當她做好了那碗東西，把池塘裏捉出來的鮮蝦和進去，喚男人吃飯的時候，他可不願意起身，也不想吃什麼。他好像有了病的樣子，有氣沒力地說道：

「我實在吃不下去，你把我的魂都咒死啦！」

她不多說話，走進灶間裏，把碗放在旁邊，悄悄地去做自己的事情，緊緊地閉着含了苦痛的嘴唇，就是阿婆叫兒子起來吃，她也不去帮阿婆的忙。她還清清楚楚地記得過去的一切憤怒，所以她又不能夠向男人討饒。

黃狗靠近母親身邊，搖着尾巴討食吃，她又走到灶間裏，一眼就看見特別爲了男人做的那碗好東西，仍在那裏。她伸出手，喃喃地說道：

「他不吃，還是給狗吃吧！」

她雖如此想，但不肯就如此做。那東西到底是人吃的，不能夠這樣隨便糟塌，她把那東西放到壁櫥裏，拿一點隔了夜的冷飯餵狗。她自己覺得還是氣憤憤的。

但到了夜間，當她躺在男人的身旁，孩子們蜷縮在她的身體的另一邊時，她的憤怒完全消

去了。在她看來，這個男人也是一個孩子，也要依靠着她的，好像一家的老老小小一樣。早上，她輕輕地，靜靜地爬起床，等到老老小小都吃飽了肚子之後，走到床邊，說好話去撫慰男人，叫他起來吃東西。男人看見她這樣溫存，就慢慢地似乎從病床上起身，先吃了一點，因為那東西是他頂心愛的，終於吃個乾淨。老母親歡悅地在旁邊看着兒子吃，嘴裏說這樣，說那樣地嘮叨不休。

他雖然吃飽了肚子，那一天他是不高興去做活的。當母親要上田裏去的時候，他坐在門口的一只矮凳上，陽光暖暖地射來，微弱地搖着頭說道：

『我覺得怪不舒服，心口裏起一陣陣的酸痛，我要歇一天。』

母親覺得昨天的脾氣實在太過火，使他弄成這個萎頓的樣子，所以她真情地慰藉他，心裏怪不好意思地說道：

「你儘管歇息好啦！」

說着，她獨個兒上田間去了。

母親出去之後，他心裏漸漸又不安定，老太婆的不斷的嘮叨，更使他厭煩。老太婆以為她的

兒子不上田間去做活，可以整天和他閒談，心裏怪有趣，可不曉得在她的兒子想來，坐在家裏聽她嘮叨，看孩子玩耍，那是毫無興味的事情。他立起身，心裏轉念最好能喝幾口熱茶，就向那小鎮上他的第五個堂兄弟所開的茶館走去。

茶館裏常常有許多人喝茶，指手劃腳講着閒話。茶桌子是擺在來往客人要經過的街路上的，上面張起布篷，客人停下來喝茶的時候，會講一兩件稀奇的事情，甚至還要有過路的說書先生，也會講幾套故事給那些喝茶人聽，這個茶館真是一個怪熱鬧，怪有趣的地方。

他在路上碰到住在對門的老實沉着的老實兄弟。他天一亮就上田裏做活，這時剛要回去吃早飯，見面時喊着說道：

「喂，不到田裏做活，你上那兒去呵？」

他帶着埋怨的口氣，十分軟弱無力地回答道：

「我的女人爲了一件連我自己也不甚明白的小事情，罵得我好苦，她心裏不高興，拚命咒罵我，夜間我就害病，嚇得她自己也驚怕起來啦。今天她叫我歇息，不要上田間做活，我現在要到

茶館裏去喝幾口熱茶，暖暖肚子。」

堂兄弟吐了一抹痰，走過去，不再說什麼。這個堂兄弟生性不歡喜多講話，他自己有些意思，是不要人家知道的。

母親的男人覺得周圍沒有新鮮的事物，只有日子的流轉，一年過去了，又是一年，直到老死，他非常厭倦他的生活，以為這是不能永遠維持下去的。曾經在小茶館裏歇腳的幾個外方客人，告訴過他許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和稀奇古怪的東西。他們說，流過這個小鎮的江，是一直通到海裏的，在江口和海口會合的地方，有一個大城市，那兒有各種皮色的外國人，賺錢一點也不費氣力，隨處是賭場，個個賭場裏面有漂亮的姑娘，那樣漂亮的姑娘是住在這裏的鄉下人從來不會看見過，而且一生一世也沒有看見的希望。那兒稀奇的景緻真不少，馬路是光滑的，光滑得像一面場，各式各樣的車子都有，樓房像山一樣高，矗立在半空中，店家的櫥窗裏陳列着從外洋運來的商品，無所不有，那些櫥窗儘夠一個人細細端詳一世，而且就是一世也瞧不完的。那兒也有

不少好吃的東西，像海魚啦，海肉啦，吃了那些好東西之後，你還可以走到大游藝場裏去逛，游藝場裏什麼玩意都有，什麼戲片都有，有的使你笑破了肚子，有的古怪可怕，有的非常滑稽，非常邪氣。那個大城市裏，通夜燃着一種燈光，照得像白天一樣，那燈先可不是用手造起來的，也不是用火燄燒起來的，而是從天空中收來的一種白光，這纔奇怪透頂啦。他聽了這些海外奇談，心裏更覺得難熬。

他也偶而和這種過路的客人，賭一回錢，客人不防在這小小的鄉村上，竟有如此精明的賭手，曾吃驚地說道：

「好朋友，你賭錢像城裏人一樣精明，我不是撒謊，不論在那一個城市的賭場裏，你都好去出手啦！」

他微微地笑着說道：

「你以為我真能夠出手嗎？」

心裏含着咒詛和渴望的意念，他又自己對自己說道：

「真的，這個死地方是沒有誰敢和我賭錢了，就是住在鎮上的人，我也不會饒讓他們的。」想到這樣事情的時候，他只願望能夠脫離他所討厭的種田生活，在田間鋤着泥塊的時候，他往往自言自語道：

「我年紀輕，人品好，賭錢又交了偏財運，我可不能夠得意，像困在井圈裏的一條魚，我的眼睛裏只看見這頭頂上的渾渾的天空，下雨出太陽，總是一樣，家裏終是那女人，一個一個的孩子生出來，哭，嚷，要吃，總是一樣，爲什麼要把我好好的身子磨成瘦骨，去養他們？爲什麼從不尋些快活的事情自己也享受享受？」

這倒是真的，在母親有了第四次的胎，並且生了最小的兒子以後，他甚至鬱鬱不樂，心裏怨恨她，因爲她太會生孩子了，生得又如此迅速。自然，他明白女人會生孩子，是值得誇獎的事情，不應該加以埋怨，女人如不會生孩子，男人可以冠冕堂皇地責罵她，但女人倘然到每年的老辰光生一個孩子，多份又是男孩子，那畢竟不能夠埋怨她的。

可是，如今他是不能夠顧着這種道理的。有些地方看來，他還是一個孩子。他的年紀比她小

兩歲，這是當地的風俗，丈夫都要比老婆年輕。他有一顆活躍的熱烘烘的心，渴望着歡娛奇事，和在遼遠的城市中所能找尋到的任何無聊的喜悅，所以他雖然做了三個孩子的父親，這對於他好像並沒有什麼關係呵。

他真是天生成的快活人。人品生得怪好，個子雖不高，但強壯，結實，精幹，幽雅，骨骼也細巧。他有一副漂亮的臉蛋，光潔而黑的眼睛，常常盈含着笑意。他和一羣相好的人處在一起，常常能夠唱一曲新調兒，他又是齒牙伶俐的，講了一句似乎是簡單不過的話，却藏着鄉下人所愛聽的那種滑稽和粗爽的意味。他能夠使一羣人聽了他的歌調和滑稽發笑，村上的男男女女都很歡喜他。他看見一羣人發笑，發覺自己已有這種力量，心會怦怦地跳盪起來，充滿了喜悅。可是，走到家裏，看見母親的嚴肅的面孔和強硬的身子的時候，他又感覺到只有母親不懂得他實在是一個好丈夫，因為她從來就沒有稱贊過他。但這也是確實的，男人在家裏不講笑話，就是和孩子們在一起，也不常快活。他的好興致，好心情，愉悅的可愛的面容，似乎專給陌生人或不是家裏人瞧的，他就是這樣的人。

母親也明白這種情形，所以每逢別家的女人對她講「你家的男人真會說話，哼的一口好調兒，臉上常帶三分笑容……」那一類話的時候，她是一半氣憤，一半傷心。

聽了那些話，她若無其事地回答道：

「不錯，他是怪快活的。」

但她連忙轉口談別的事情，掩住自己的痛苦，因為她在心裏是愛着他的。她也明白男人和她在一起的時候，他就從來沒有快活過。

夏天又到了，母親已生過第四個孩子，夫妻倆發生從來不會有過那樣兇烈的爭吵。那是六月裏的一天，初夏的天氣，隨便那個男人都會做快活的好夢，母親的男人已經做了一早上的夢啦。懶洋洋的，暖烘烘的空氣，新發綠的樹葉和草莖，光芒四射的，深藍色的上空，這樣醉人的天氣，他休想能夠去做活。就是睡覺也不成功，那天氣是太有生命，睡覺是太不相宜，該知道大熱天還沒有來啦。

鳥兒也不斷地歌唱啾啾，山上開遍了芬芳的黃百合花，淡紫色的野紫藤一球球地懸掛在樹梢山腰，輕風送來一陣陣的香氣。輕風也吹到天空，推送雪一般皓白的雲浪，雲浪在朗潔的天空裏浮過，浮到山頭上，平原上，一回兒光明，一回兒陰暗，沒有靜止。這樣愉快的天氣，上田裏去做活實在是太不相宜，這樣的天气，實在使男人的一顆心太紛亂不安了。

那一天晴朗的晌午時分，鄉下來了一個賣夏布的貨郎，肩上負着各種顏色的布料，有些還是印花的，他一邊走，一邊喊道：

「要布哦，要買好布哦！」

男人，母親，阿婆和孩子們，都坐在楊樹蔭下吃中飯，貨郎走到門口，停止了脚步，說道：

「嫂子，要我停下來，給你們看看我的貨物嗎？」

母親回答他道：

「我們沒有錢呀，至多只能買尺來尺去的便宜布，給我這小兒子做一件小衫。我們是窮苦的種田人，那裏有錢買新布，只要穿的衣裳不露着身子就得啦！」

隨便什麼事情都有阿婆的份，她的老喉嚨又尖聲尖氣地嚕嚕道：

「媳婦說的話一句也不錯，如今的布料糟糕透頂，洗了一二次，就洗成碎渣。我小時候穿我的婆婆掉下來的衣裳，那還是好好的，到我要出嫁的時候，才縫了一件新的，可是我做過新娘後，又穿起那件褂子，因為還是好好的呵。如今就不成啦，我身上穿的是第二件老衣，第三件差不多又要用得着，如今的貨色真糟糕透頂啦。」

貨郎覺得多少可以兜攬些生意，走近一點兒。他練就一套怪討人歡喜的，怪慫慫的生意經。他和母親講幾句笑話，也對老太婆恭維一下，他說道：

「老婆婆，我帶來一塊好布，這塊布是不會輸給從前人的，就是給你的小孫兒做件小衫，也是頂好。」

說到這裏，他又旋轉臉去對母親說道：

「嫂子，這是一塊零頭，今天我上一個大村上去賣布，一家有錢人家的太太，給她的獨生兒子剪了一大塊，剩下這麼一小方，那位太太從整疋上剪去一大塊，我不好不賣好價錢，現在只剩

這一點兒零頭，嫂子，任你給我幾個錢，我就賣給你，作算賀賀你懷裏的好寶兒。」

貨郎一邊講着生意經，純熟得好像一口氣滾出來的樣子，一邊從包裹抽出一塊怪漂亮的布零頭，草藍色的底子上印着大朵的紅牡丹花。

阿婆模糊的老眼，描出鮮艷奪目的顏色，禁不住叫喊起來，母親看見了那塊布，心裏也很歡喜。她俯下頭去，瞧瞧懷裏的孩子，赤裸着身子，只有肚上圍着一塊舊布，這孩子怪肥，怪好看，三個孩子中要算他最可愛，像他的爸爸，穿了那件印着紅牡丹花的小衫，他就頂漂亮啦。母親這樣思忖着，心裏漸漸軟下來，勉強問道：

「那末，你要幾個錢？就是便宜，我可還是買不成，我們要養活這些孩子，這個老太婆，要還租，已經覺得夠苦。有錢的女人能替她們的獨生兒子買好布，我們窮人那裏能買這樣的好布。」

阿婆聽了媳婦的一番話，神情顯得很淒慘，小姑娘也溜過來，把眊眼睛靠得近近的，瞧那塊顏色布。男孩子儘吃着飯，什麼都不管，男人無聊地坐在那裏低聲哼着調兒，替小孩子買布，那不他的事。

貨郎放低了喉嚨，甜言蜜語地誘勸母親，手裏捏着那塊布，靠近孩子的身邊，但並不太近，恐怕生意做不成，反惹上了油漬，他一半像耳語似地說道：

『我的手裏不曉得經過了多少匹布，但像這樣的好身骨，這樣的好顏色，我可從來沒有見過。我自己有兒子，我就留下來，給我的兒子做件小衫，我的女人可一個孩子也生不出來，不會生孩子的女人配穿這樣的好布嗎？』

阿婆聽到貨郎的女人不會生孩子，就覺得大為興奮，對他說道：

『你這樣好的人，沒有兒子，真可惜啦！幹麼不討個小老婆，試試會不會生兒子？男人要討了三個女人，還是生不出孩子，那才是他自己沒有能耐啦。』

但母親不去聽她的話。她默默地打算，猶豫不定，俯下頭去瞧瞧懷裏的孩子，那塊新布料襯着他的柔潤的金黃色的皮膚，和紅紅的面頰，真可愛極啦，她的心軟得更厲害，沒有力量去拒絕，遂問貨郎道：

『頂便宜你要賣幾個錢？我是出不起好價錢的。』

貨郎討的價錢，並不過分大，也沒有像她猜想的那樣大，她的心暗暗地跳動起來。她可還是搖搖頭，板起了面孔，照例還了一個半價。這價錢實在太小了，貨郎很快地收回那塊布，放到布包裏，裝出要走的樣子。母親因為歡喜懷裏的可愛的孩子，捨不得那塊布，就再還了一個大一點的價錢。這樣討價還價，鬧了一陣，貨郎幾次假裝要走，終於又攢下了肩上的布包，抽出那塊布零頭，比他開口討的價錢便宜一點，做成了買賣，母親立起身，走到家裏，從泥牆的隙縫中拿出錢來。

男人一直無聊地坐在旁邊，把高朗的嗓子過得低低的，哼着，有時停止了歌聲，啜滾水，不管買布的事情。但貨郎是一個怪聰明的傢伙，一分鐘的機會也不肯白白錯過的，他裝出似乎不留心的樣子，有意拋開一塊竹布，那是一種野麻織成的，熱天着在身上會發涼的，顏色像天空一般新鮮，天空一般碧藍。他偷偷瞥視男人，是不是瞧着這塊竹布，帶笑帶說道：

「你的夏長衫買了沒有？要是你沒有買的話，我這裏倒有一塊料子，我敢打賭，我的價錢比城市裏任何那一個店家都要便宜。」

男人搖搖頭，無聊的漂亮的臉上，浮起愴鬱的神情，並含着一種苦惱的意味說道：

「我沒有錢可以替自己買一點東西。我只有工作，沒有別的，吃飯的人越多，我的工作也越重，我有的就是這些。」

貨郎走遍鎮市，走遍鄉村，知道什麼樣的臉，是什麼樣的人。他一看見母親的男人，就知道他是愛快活的，却像一個給不慣常的生活所纏磨着的孩童。他假慈悲地說道：

「我看得出你的生活是怪苦的，得到的好處很少，從你的漂亮的相貌上看起來，你的生活也實在太苦了。可是，你買了一件新長衫，好比服了一貼怪有力的新藥，會加添心頭上的愉快，什麼都及不上新夏長衫那樣能夠使一個人快活，你懂得嗎？你的手指上套了那末光亮乾淨的戒子，把你的頭髮抹上一點油，梳得光光的，再穿起這一件新長衫，我敢打賭，沒有一個鎮上人像你這樣漂亮。」

男人聽了貨郎的一番恭維，心裏歡喜，高聲笑起來，一半含着慚愧，他想到了自身的快樂，隨口說道：

「幹麼我不應該也替自己買一件長衫？我沒有什麼前程，只是一個又一個地生出這些小

東西來，難道我一生一世只配穿穿舊衣裳嗎？」

他衝出身子，捏捏那塊布料，細細地瞧着，老母親忽然又轉到一個念頭，急忙對兒子說道：

「兒子，這塊布是怪好的，你真要做一件新長衫的話，我看這一件藍竹布長衫是最漂亮不過的。我記得你的爸爸也穿過這樣一件長衫——那恐怕是在我們成親的時候吧？不對，我們是在冬天成親的，冬天用不着竹布長衫，我們確是在冬天成親的，我還記得我在拜堂的時候連連打嚏，瞧熱鬧的人看見新娘打嚏，就都發笑……」

但她的兒子却急躁地問道：

「一塊袍料要多少錢？」

貨郎說出了價錢，那時母親恰好拿着錢走來，一個一個地數着，數到最後一個銅子，她纔吃驚地喊道：

「我們不能夠再多化錢啦！」

男人的一點慾望，隨着母親的喊聲，堅強起來，他拘執地說道：

『我要從這匹布上剪一件長衫料子，我歡喜這塊料子，無論如何，我一定要買！我曉得我們還有那三塊錢啦！』

提起那三塊錢，母親最寶貴也沒有，那三塊錢是她在出嫁的時候，她的媽媽親手交給她，叮囑她不要給男人知道的。那是她最寶貴的私房錢，從來捨不得去化掉。就是他們以為老太婆要斷氣，替她買棺材的時候，她也捨不得用自己的錢，甯可向人家借，棺材買得小一點。她常常想，那三塊錢是不好用出去的，應該防年荒世亂。有了藏在牆壁裏的那三塊錢，家裏人一時就不至於餓死。所以她高聲對男人說道：

『我們不能夠用那三塊錢呵！』

但男人像燕子般輕捷地跳起來，發狂似地竄過母親的身邊，奔到那個牆壁洞前，探索着，抓住那三塊錢。母親緊緊地跟在後面，看見男人拿了錢要跑，就攀住了他的身體，連人吊在他的身上。母親可不是他的對手，而且也從來敵不過他輕快柔軟的工夫的。他毫不費力地把母親摔在一邊，跌到地上，懷裏還抱着孩子，他趁了這個機會奔出去，高聲叫喊道：

「貨郎，給我剪一丈二尺，照規矩加一放頭！」

貨郎連忙剪下，急匆匆地拿了三塊錢就走，雖然三塊錢還不夠他的討價，他做成了買賣，心裏可就慌慌張張地急於要走了。等到母親出來的時候，貨郎已經走去，男人站在楊樹蔭下，手裏捏着那塊怪光亮怪新鮮的藍竹布，三塊錢已經給貨郎拿去了。老母親坐在那裏，心裏替他的兒子擔憂，看見媳婦走來的時候，她連忙咯吱咯吱地對兒子說道：

「兒子，你買的這塊竹布，藍得怪漂亮，價錢又不算大，你那件夏布衫，穿了不少的夏天啦！但男人兇狠地瞧着她的女人，臉漲得紅紅的，紫色的，怒氣十足地對她咆哮道：

「還是你自己縫，還是要我送到別家的女人那裏，對她說你不肯替我縫，出了錢叫她去縫，你說怎麼辦？」

母親一句話也不說。她坐到矮竹凳上，靜靜地坐着，摔了一交後，面色還是慘白的，心還覺得震動，懷裏的孩子還驚恐地，尖聲叫哭着。母親可不去理睬他，放他躺在地上，讓他去叫哭，把頭上鬆了的髮髻，繞繞緊，喘息一陣，嚥下了幾口氣，一眼也不去瞧男人，對他說道：

「把布給我，我替你縫！」

別家的女人替自己的男人縫衣服，母親覺得那是最丟臉，而且村上的女人聽見夫妻倆的惡聲氣，都伸出了頭子瞧，再去叫別家的女人縫衣服，夫妻倆吵架的事情就總給她們知道，那就更丟臉啦。

自從這一天起，母親牢牢地懷着一顆恨毒男人的心。就是她在剪裁那件長衫的時候，雖然因為料子好，不肯糟蹋，用出她的拿手的本領來，可是她一點不感到興味。她一邊替男人縫長衫，一邊看男人好像是冤家對頭，悶聲不響，不管村上今天有了什麼有趣的小事情，不管街上發生了什麼事情，不管什麼家常瑣事，她總不對男人講。男人因為母親在這些小地方都很嚴酷，心裏悶悶不樂，也不再歌唱。他一吃飽了飯，就走到那路邊的小茶館裏，和許多人混在一起喝茶賭錢，要賭到深夜才歸家，因為他明天一定要睡得很遲才起身啦。要是在平常時候他這樣鬆懶的話，母親就要罵他，使他心裏過意不去，自己情願聽話求太平。母親如今可不去管他，讓他睡，她獨個兒上田裏去做活，不論男人幹什麼，她終是不理睬，不給好顏色他瞧，心裏雖也覺得寂寞淒涼，她

在面子上可不肯軟下來。

母親縫那件長衫，恰巧是鄉下蒔秧的忙辰光，忙裏偷閒，所以縫了許多時候才完工，但她縫好了那件長衫，也不高興叫男人穿到身上去試試。她把長衫交給男人，他披上身，檢到幾塊破石片磨磨戒子，擦得發亮，頭髮上灑點油瓶裏的菜油，掠得光滑，昂昂然地走到場上去。

村上人你一聲他一聲地稱贊他的人漂亮，稱贊他的長衫漂亮，他自己可並不覺得有心滿意足的喜悅。母親一句話也不對他講。就是他故意在門口停留一歇，母親仍幹她手裏的事情，身子俯到矮矮的帚柄上，掃着地，從不仰起臉來問他一聲長衫配身不配身，要是在平時，她早就問啦。平時她就是做了一雙新鞋子，也要問他配腳不配腳的。男人一半有點難爲情，對她說道：

「我看起來，你縫的這件長衫，要比以前的隨便那一件縫得好，穿在身上，就好像鎮上人的長衫一樣。」

母親可還是不瞧他。掃過地，把帚兒放到屋角落裏，走去拿出一捲棉花條，坐下來紡線，因爲替男人縫藍竹布長衫把線都用光啦。她終於毒辣地回答道：

「照那樣貴的價錢，你的長衫該像一件龍袍呵！」

可是，母親仍然不瞧他，就是他向街上走去的時候，她也不去瞧他。她雖然心裏明白那件長衫很配他的身，但非常恨毒他，甚至他的背影也不願偷瞥一下。

第五章

那一整天，男人沒有歸家，母親等候他回來。

稻秧已經插在淺淺的水田裏了，一陣陣的微風吹過，綠色的嫩苗，在暖和的陽光之下波動着新生的葉尖，田裏的事情用不着管，那天她不要上田間去。

母親坐在楊樹蔭下紡線，阿婆走到她的身旁坐下，有媳婦一個人聽她說話，心裏怪歡喜，她一邊講話，一邊解開衣衫，兩只乾癟瘦削的手臂，伸到炎烈的太陽底下，骨骼裏感到一蓬蓬的熱氣，孩子們也赤光了身體在太陽光裏曬着。

母親一聲不響，靜靜地搖着紡車，大拇指和第二個手指夾着棉花條，時時濕點兒口涎，嫻出一縷縷的白線，繞到一個磨光了的小竹管上，慢慢地繞成一個挺起了肚子的線統子。像做別的事情一樣，她紡線也紡得穩，紡得好，紡出來的線也結實有勁兒。

太陽慢慢地爬到頭頂上，將近中午時分，母親放了手，立起身來。

她沒精打彩地說道：

「不管他穿了藍長衫，但肚子終會叫餓，就要回來吃飯啦。」

阿婆回答道：

「噯，穿衣是穿衣，吃飯是吃飯，身上穿了一件長衫，肚子裏就不會叫餓。」

母親走到米屯邊，一隻手拿了葫蘆瓢伸進米屯裏去淘米，一隻手把瓢兒淘出來的米撫撫平，一粒也不落到地上，再把米倒入竹篾編成的淘箕裏，遂沿着小路向池塘邊走去，眼光飄到小鎮上，可看不見簇新的藍長衫的影兒。她細心地跨下河岸去淘米，先把竹箕子到水裏浸一浸，兩隻棕色的粗手使勁地擦着米顆，擦過以後，再把竹箕子到水裏連連浸幾浸，到米顆潔白得像一粒粒濕漉漉的珍珠，才起身跨上河岸。在她走回來的路上，她俯下身子去拔了一顆青菜，投一把草給揪在楊樹底下的水牛，才踏進自己的屋子裏。男孩子手攬着女孩子也從街上回來，母親靜靜地問他道：

「街上看見你的爸爸沒有看見他在小茶館裏呢，還是在那一家的門口？」

男孩子覺得有點奇異，回答道：

「今天早上，他坐在茶館裏喝過一回茶。我瞧瞧爸爸的長衫，簇新的，碧藍的，怪好看的。我們的堂叔叔問了價錢，說爸爸不配穿這樣貴的長衫，價錢太大了。」

母親突然硬聲硬氣地說道：

「噫！我知道那價錢太貴啦！」

女孩子也和着她的哥哥說道：

「爸爸的長衫真是碧藍的，就是我也看得出那碧藍的長衫。」

母親不再說什麼。睡在搖籃裏的小孩子醒了，哭泣了，她走過去抱他起來，解開衣襟，撫在懷裏，一邊讓他啜乳，一邊走去煮飯。她對阿婆說道：

「婆婆，你旋轉身去，就坐在那裏，留心你的兒子回來，看見簇新的藍長衫，就告訴我，我把飯和菜擺到桌子上。」

老太婆快活地回答道：

「好的，媳婦。」

飯煮熟了，乾白得像棉花絮，這是男人最歡喜的，可是他還沒有回來。青菜煮軟了，母親再在菜心上加一點糖，加一點醋，這也是男人頂心愛的，可是他還沒有回來。

阿婆，母親，孩子們，等候了一回，不見他的影蹤。阿婆的肚子叫餓，鼻孔裏嗅進一陣陣的飯香，餓得要她的老命，她餓得氣沖沖地喊道：

「不要等那長不進的東西了！我的口涎都流出來啦，我的肚子空得像一面鼓啦，可是那東西還不回來！」

母親先盛飯給阿婆吃，再盛飯給孩子們吃，也讓他們吃青菜，可把菜心留下來給男人吃。她自己也跟着吃飯，可吃得很少，今天她的肚子似乎覺得不肯餓，所以賸下了許多飯，賸下了一大碗的青菜，她把青菜碗放在風吹得到的地方，不受悶，晚上複煮一下，就像日中的顏色一樣新鮮。她又給小孩子啜乳，啜飽了乳，甜蜜地睡着了，這孩子是圓圓的，肥肥的，怪壯健的，睡在強烈的陽

光下，皮膚受了熱，又褐又紅。兄妹倆也伸直了身子，睡在楊樹蔭下，老太婆也坐在矮凳上打盹。午睡的平和與午炎的恬靜，籠罩着這個小小的村莊，就是鷄犬牛羊那些家禽家畜，也昏沉沉癡迷地低頭想睡。

只有母親不睡午覺，楊樹的陰影灑到場西面，她拿了紡車，坐在樹蔭下，嫻嫻地紡着棉花線。過了一歇，她可搖不下去了。整個上半天，她也在樹蔭下紡線，既穩定，又平順，這下半年她可覺得不安寧起來。她的心裏起了一種奇怪的焦慮，好像是不能控制的偉力。她從來沒有經歷過男人不回來吃飯的事情。她自言自語道：

『他一定到鎮上去賭錢，或者爲了別的事情去啦。』

她越想越不錯。過了一歇，場對面的堂兄弟走出來，要上田裏去做活，再過了一歇，坐在樹蔭下打瞌睡的堂弟婦也醒轉來。問母親道：

『你的男人今天到什麼地方去了吧？』

母親若無其事地回答道：

「他爲了自己的事情到鎮上去了。」

堂兄弟的眼睛，在釘耙鋤頭堆裏，慢吞吞地尋索着什麼要用的東西，輕輕地說道：

「噯，我看見他穿了簇新的藍長衫，怪快活的，向鎮上走去。」

母親附和道：

「噯，對啦。」

她聽了堂兄弟的話，覺得寬心一點，堂兄弟親眼見他到鎮上去，就該沒有什麼岔兒。她又搖動紡車，比較有點勁兒。她想，他今天一定要玩個整天，玩個暢快，洩洩肚子裏的氣憤。對啦，他穿了新長衫，戴了擦得頂光亮乾淨的戒子，頭髮上又抹着菜油，他一定會這樣報復一下的。她想到這裏，似乎又懷起憤怒。然而，她的憤怒是死寂了，不能復蘇的了，因爲一種奇怪的焦慮，還是混着她的憤怒，而那焦慮却比憤怒還有力呵。

下半天的日子又長又熱，阿婆醒轉來了，喊着口渴，母親站起身，倒茶給她喝。兄妹倆也醒轉來了，在灰塵裏打一回滾，再立起來玩。小孩子也醒轉來了，快活地躺在搖籃裏，一覺睡得怪舒服。

母親可還是不能夠歇息，要是她能夠睡覺，她早就睡啦，她的身體又強壯，又堅實，平時一睜下去，就會睡得酣暢甜蜜，不用翻來覆去，今天可有點古怪，心裏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咬嚼着，使她不能夠睡，她又好像傾聽着一定要到來的什麼聲響。

她終於等得不耐煩，走過去抱起小孩子，撫在懷裏，拿了一柄鋤頭，上田裏去，臨走對阿婆說道：

『我上南山腳邊的粟田裏去刈草。』

她一邊走，一邊想，不在家裏死等，終要覺得好過些，身體挨在田裏做着吃重的事情，辰光也會過得快一點。

整個下半年，母親在粟田裏做活，頭上縛了一塊藍布巾，遮蔽太陽的熱光，鋤頭一起一落地撥動着綠綠的嫩粟窠間的泥土。這一塊種粟的田是小小的，高低不平的，凡是好一點的，可以種稻的田，都蒔下秧了，就是只要汲得上水的山脚田，種的也是稻，因為米比粟好吃，價錢也賣得高啦。

太陽光瀉到沒遮蓋的山上，射到她的身上，穿的衫子一回就濕透了汗。她可一點也不肯歇息，要小孩子哭起來，她纔一屁股坐到地上，給他啜乳，揩揩自己熱騰騰的面孔，一眼向明朗的夏之原野睇視過去，但什麼也看不見。小孩子啜飽了乳，她再把他躺在地上，自己又拿起鋤頭刈草。她做得身上發痛，腦子也痲痹，什麼事情都不想，只想到那些給她的鋤頭剷掉的野草，在酷熱的太陽光下乾癟起來。

太陽沉到遠遠的平蕪上，山谷埋在猝然而來的黑影裏面。母親直直腰，拉起衣裳角揩揩濕了汗的面孔，高高地自言自語道：

「他一定在家裏等着啦，我得回去煮飯給他吃。」

她抱起了躺在軟絨絨的泥土上的孩子，走回家來。

可是，男人還不在門口。她向屋子裏瞧瞧，也沒有男人的影蹤。

阿婆心神不安地向田裏凝視了好久，男孩子和女孩子坐在門檻上等着，怪不耐煩的，看見母親回來，就齊聲嚷着。母親苦惱地問道：

「你們的爸爸呢，他還沒有回來嗎？」

男孩子嚷道：

「爸爸還沒有回來，我們的肚子可叫餓啦！」

女孩子害怕太陽落山時候的刺目的金光，緊緊地閉住了眼睛，學着哥哥的話：「爸爸還沒有回來，我們的肚子可叫餓啦！」

阿婆立起身，蹣跚地踱到場邊沿，尖聲尖氣地向從田裏回來的堂侄兒問道：

「你在那裏看見我的兒子沒有？」

母親可突然忍耐不住，隨口對阿婆說道：

「婆婆，讓他去！不要告訴人家他沒有回來！」

阿婆偷偷地窺視着，心裏煩惱，對媳婦說道：

「可是他沒有回來呵！」

母親不再說下去。她盛了兩碗冷飯給孩子們吃，給阿婆吃的一碗冷飯裏面，澆了一些滾水，

再找一點隔夜的東西餵黃狗。趁他們都在吃飯的時候，她便抱了小孩子，向那路旁的小茶館裏走去。

小茶館裏只賸幾個茶客了。路上也稀稀落落的，只有一個兩個人回到附近的村莊去。這是男人應該歸家，一天的事情已經完畢的辰光了。母親想，要是男人還在茶館裏，他恐怕靠着沿街的一張桌子旁，可以聽到也可以看到街上來來往往的一切，或許和一個客人坐在一起談天，也未可知，因為他是不歡喜孤零零的，要是茶館裏有人賭錢，他總又是挨在中間的了。

可是，母親遠遠地睇視了一下，並沒有簇新的藍長衫的閃光，而且也聽不出骨牌的響聲。她走到茶館門口向裏面一瞧，男人却不在那兒，只有吃了晚飯後的茶館老闆，靠在茶爐邊的牆壁旁站着，歇息着，臉上膠了一層黑煙，這老闆是不歡喜洗臉的，因為他一天到晚是在烟窠裏過活，臉洗過就黑，等于沒有洗，所以他就索性幾天不去洗臉。

母親問道：

「你看見我的孩子們的爸爸沒有？」

茶館老闆把黑指甲剔着牙齒縫，嘖嘖地吮着手指頭，懶散地回答道：

「今天早上，他穿了那件簇新的藍長衫，在這裏坐了一歇，就到鎮上去。」

他感覺到一種新鮮的談話資料，遂打起了精神問道：

「嫂子，到底有什麼事情嘞？」

母親急忙回答道：

「沒有什麼，我不過問問啦。他在鎮上有點事情，不能夠早回來，今天晚上他或許要在什麼地方去過夜，要明天才能到家。」

老闆心裏突然覺得稀奇起來，追問一句道：

「爲了什麼事情呢？」

母親回答道：

「我女人家怎麼能夠知道？」

她說了這末一句話，要緊走開去了。

在路上，人家問她，她照樣回答，可是，她的心裏却轉到別的想法上去。到了家，她就走到那壁洞前，伸進手去摸索着，已經空空的了。她記得在一兩天前，男人還挑了一擔稻稈子，上城裏去賣了好價錢，帶了不少錢回來，她拿了她的錢一五一十地數得清清楚楚的放到壁洞裏，她記得該有幾枚銅子和幾枚銀角子，可是，那壁洞是空空的了。

她恍然明白男人是去了。在一陣暈眩中，她感覺到男人是去了。她突然坐在地上，抱着小孩子，慢慢地，靜靜地，搖擺着自己的身體一回兒向前，一回兒向後。他是去了！留下三個孩子，一個老太婆，他是去了！

懷裏的小孩子忽然暴躁起來，母親不自覺地袒開了胸脯喂乳。男孩子和女孩子一塊走進來，女孩子嗚咽着，擦着眼睛。阿婆也隨着走進來，撐了拐杖，一遍又一遍地說道：

「不懂我的兒子走到那裏去。媳婦，我的兒子說過到什麼地方去嗎？真古怪，我的兒子會走到什麼地方去呢？」

母親立起來對她說道：

「婆婆，他明天一定要回來的。你去睡吧。他明天會回來的。」

阿婆聽了媳婦的話，心裏安慰，也隨着說道：

「噯，他明天一定要回來的。」

她一邊說，一邊摸索到屋角裏的舖位上。

母親領兩個孩子到小天井裏，每一個人身上澆一瓢水，把他們的光滑的黃褐色的皮膚，擦得乾乾淨淨，這是她的習慣。夏天在睡覺之前，她總要替孩子們洗一次身。但他們講的話，她全沒有聽清楚，就是女孩子愁着眼睛痛，她也不留神。男孩子睡到牀上，心裏奇怪幹麼父親不回家，問他母親道：

「那末，今晚爸爸睡在什麼地方呢？」

母親在迷惘中間答道：

「他自然睡在鎮上，你的爸爸明天或者後天就要回來的。」

她忽然又憤憤地說道：

「把帶去的錢統統化光了，他自然要回到家裏的。」

她又非常恨毒地對兒子說道：

「那一件簇新的藍長衫，一定弄得很髒，又要我洗一下啦！」

母親覺得能夠怨恨男人，心裏多少可以舒服些，因為她越是怨恨男人，男人似乎越是和她接近，所以她牢牢地抓住憤怒，不肯讓牠消失。她把水牛牽進屋子裏，門上了門的時候，她還自言自語道：

「他回來敲門，就是今夜回來敲門，我也睡不着去睬他！」

可是，在這黑沉沉的夜間，在這寂寥的，暑熱的夜間，在這屋子裏的靜肅的空氣中，母親的憤怒完全消失了，心裏也恐懼起來了。倘使男人不回來，她怎樣呢？一個寂寞的年青女人呵！牀是闊闊的，空空的，她可以隨便伸伸臂，伸伸腿，不用留心。他是去了。她忽然起了一種需要男人的最熱烈的渴望。做了六年的夫妻，在這六年間，她是夜夜傍着男人睡的。雖然她在白天也許會憤恨他，但一到夜裏，她又睡在他的身邊，忘記了他的懶散，忘記了他的孩子氣。她想，他看上去是如何善

良，如何漂亮，嘴裏不粗糙，也沒有臭味，不像別家的男人那樣討厭；牙齒白得像一顆顆的米，他看上去真是一個怪漂亮的小夥子。她躺在牀上渴望着他，一切憤怒如烟般消，雲般散，剩下來的只有一種熱烈的渴望。

一清早，母親就起身，夜裏沒有好睡，人很疲乏，心腸可又硬起來啦。她起了牀，知道男人還沒有回來，就把家裏的禽畜趕出門外，叫孩子們和阿婆吃過早飯，她硬着心腸，響亮地自言自語道：『他用光了錢，就要回來的，我曉得他到了沒有錢的時候，就要回來的！』

男孩子瞧着空空洞洞的一張牀，心裏很駭怪，問母親道：

『爸爸到底在那裏？』

她突然高聲地，尖銳地回答道：

『我對你說，你的爸爸出門一兩天，有誰問起你的爸爸，你就說他出門一兩天。』

孩子們總出去玩了，母親可不上田裏去做活。她坐在門外的矮凳上，一眼就看到誰向這個村上走來。她一邊回答阿婆嘮叨不斷的話頭，一邊心裏想，男人的藍長衫是藍得耀眼的，老遠

就瞧得出那顏色的閃光。她又拿了棉花條紡線，繞一回線，向那條路偷偷地瞥一眼。她又替男人計算，他拿去的錢好用多少天，照她想，頂多也只能用六七天，過了六七天終要回來的了，要是他的賭運好，他也許要在外面多玩幾天再回來。

上半天的辰光過得怪慢，拖得怪長，阿婆老是坐在旁邊喋喋不休地嚙嚙着，母親覺得真有點受不住，可是她仍舊忍耐下去，因為她還希望男人或許就要回來啦。

到了晌午，兩個孩子玩得肚子餓，回來要吃飯，男孩子瞥見那擺在旁邊的青菜碗，向母親要吃一點青菜，她可不給他吃。男孩子還是要吃那青菜，她便重重地摑他一下，對他說道：

『不許吃，這是留給你的爸爸吃的，要是你的爸爸晚上回來，他一定是餓狠狠的，要吃這末一碗青菜。』

冗長的平靜的夏之下午，慢慢地過去，男人還是不回來，太陽又落到西邊去，滯重地，充滿了的金光，灑遍這原野，停一歇，夜又來臨了。已是深沉而黑暗的夜，母親不再拒絕了，她把青菜碗放在孩子們的面前，對他們說道：

「你們儘吃吧，今晚再不吃掉，明天就要壞啦。誰知道他……」

她不說下去，把筷子插到青菜碗裏，揀些甜的和酸的菜心給阿婆吃，對她說道：

「吃掉吧，明天他回來，我再燒一碗新鮮的。」

阿婆隨口問道：

「明天他會回來嗎？」

母親憂鬱地回答道：「噯，明天也許會回來。」

昨夜她睡在床上，還只覺得傷心害怕，今夜可不同了，她心裏明白，誰也不知道男人還有回來的
來的一天。

母親心裏雖然明白男人不會回來，但還存着在七天之內，他用光了錢或許要回來的希望。七天的光陰一天一天地過去，在她期待的中間，似乎每一天都有男人回來的希望。她是向來不歡喜在村上閒蕩，也不歡喜和村上的女人們空談的。可是，因為她的男人不回來，這村上近二十

個女人們就一個一個地走攏來，探問她的男人到底在那裏，她們大家說道：

「我們住在這個村上，都是一家人，我們都是他的親近的族人呵。」

母親突然轉到一個念頭，隨口編排一套故事，驕傲地勇敢地回答她們道：

「他在遠遠的一個什麼城裏，有一個朋友，那朋友告訴我家孩子們的爸爸，說那裏有一件事情可以做，能賺錢，我們不必再種沒出息的田。要是那件事情他做不慣，他就會回來，要是他以為做得慣的話，他就不能夠回來，一定要等他的東家允許纔行啦。」

她說得不慌不忙，好像講一件真的事情。阿婆吃驚地問道：

「我是他的媽媽，他有了這樣的好事情，好運道，你幹麼不早就告訴我？」

母親再造出一段假話，回答阿婆道：

「婆婆，他教我不要告訴你的，他說你的嘴藏不了一句話，告訴了你，一個村上人就總知道啦。他可不要人家知道，因為他恐怕不歡喜那事情，就要回來的呵。」

阿婆聽了那話，倚着拐杖，衝出身子去看看媳婦的臉，廝牙關顫顫搖搖似的，一半帶着傷心

的情緒說道：

「媳婦，他真那樣教你的嗎？我自己愛講話，那是不錯，可也不會連一句話都藏不住囉！」

這編排出來的故事，母親對人家說了一遍，又是一遍，她每一次講的時候，再加添一些新鮮的材料，使人家聽上去格外像真的。

村上有一個好管閑事的寡婦，她既不要服侍男人，又沒有孩子纏繞，有的是閒功夫，一天到晚繙繙自己的鞋頭花，聽到了什麼希奇的小事情，她會想去大半天。自從母親的男人出門不見回來以後，這寡婦就獨個兒想了不少時候。一天，她想起了什麼事情，就一扭一扭地走到母親的門口，狡乖地對母親說道：

「這村上長遠沒有信來啦，我也沒有聽說你的男人接到外鄉的來信喇！」

寡婦說完了話，偷偷地走到識字人那裏去，村上識字的只有他一個人，村上人接到了信，要請教他看，要寫信，也是去請教他，他是靠看信寫信過活的。寡婦偷偷地問他道：

「前幾天，李阿三的兒子，阿大有沒有收到信？」

他說沒有，那饒舌的寡婦就對他說道：

「可是他的女人說有那麼一封信，還沒有幾天啦。」

那個識字人恐怕他們把信送到別村上的識字人去看，搶了自己的生意，心裏懷起妒嫉的意念，他極力對寡婦否認幾遍道：

「我記得清清楚楚，這幾天沒有來信，也沒有回信，也沒有誰來要我看信，要我寫信，也沒有誰來向我買郵票，你知道這裏只有我一個人賣郵票。二十多天沒有信差經過這條路啦！」

寡婦覺得事情有點古怪，於是到處宣揚，說李阿大的女人撒了謊啦。村上沒有收到過信啦，男人獨個兒跑掉，撇下女人啦。一點兒不錯，夫妻倆不是爲了那件新長衫大起吵架嗎？不是村上人全聽到夫妻倆的咒罵，不是男人把女人捧了一交，還擊她幾下嗎？孩子們也對村上人講過啦。這話傳到母親的耳朵裏，她可斬釘截鐵地告訴人家，說她講過的話是確確實實的，說那件藍布的新長衫是故意做出來，給他穿了上城裏去的，說吵架是有的，可是爲了別的事情。她又說，信確實沒有收到，是一個人從朋友那裏帶來的口信。

母親堅定地，圓滿地撒了這樣一個大謊，阿婆澈頭澈尾地相信這編排出來的故事，常常在人面前誇耀她的兒子會怎樣發財，母親的面孔也總是裝得那末平靜無事，別家的男人跑掉，那是丟了女人的臉，她們就要哭，母親可一聲也沒有哭過。後來大家覺得母親說的話，好像是真的，就是那個寡婦也靜了下來，不再饒舌，只能繡着她的鞋頭花，暗暗地自言自語道：

「只好等着瞧啦，長點兒燈草滿點兒油，我們看他有沒有錢寄回來，有沒有信寄回來，他的入是不是再會回到家裏來。」

村上的小小的騷動，就這樣消散了，大家的心思又轉到別的事情上，把母親和她編排出來的故事忘掉了。

母親只有咬緊牙關做人。七天的希望早已過去了，男人沒有回來。田裏的稻已經成熟，金黃的稻穗重重地垂着，可以去收割了，男人還沒有回來。她一個人下田去收割。堂兄弟把自己的稻收割完畢，一捆一捆地束着，曬在田裏，幫了母親兩天的忙。她歡喜堂兄弟來幫她的忙，可是也怕

他，因為他不多說話，句句老實，問起話來很簡單，可又不能不老老實實地回答他。他埋着頭割稻，一聲也不响，直到臨走的時候，他纔對母親說道：

「到了收稻租的時候，要是他還沒有回來，我再來幫你的忙，新收租賬房是一個怪刁滑怪靈活的人，女人獨個兒和他較量是要吃虧的。」

田主的收租賬房，接手還沒有幾年，母親和他是不大熟悉的，而且城市裏的人，做事說話，總有一副假心眼，堂兄弟答允在收稻租時來幫她的忙，她自然很快活，心裏暗暗地感激他。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男人出家已有一整月了。天沒亮，母親就起身，讓孩子們和阿婆在牀上睡覺，先煮好早飯，使他們醒轉來的時候就得飽肚子，一隻手抱着小孩子，一隻手拿了刈稻的彎彎的短鎌刀，孤零零地上田裏去做活。小孩子現在也長大啦，獨個兒能夠打坐，母親把他坐在地上，讓他自顧自地玩着。他抓了一把泥，塞到嘴裏嚼一下，又吐了出來，心裏有點恨毒，一回兒可忘得乾乾淨淨，又把泥塞到嘴裏嚼，弄得滿嘴全是泥污。

母親儘讓小孩子在那裏亂攪，沒有功夫去照顧他。她如今一個人要做兩個人的事情，小孩

子要哭，只有儘讓他去哭，要她覺得疲乏，她才能坐下來歇息，把乳頭塞到孩子的全是泥污的嘴裏，讓他去啜，給孩子啜過了乳，就是沾在乳頭上的泥污，她也懶得去揩乾淨牠。

她一把一把地割着筆挺的金黃色的稻禾，再一把一把地堆成小捆。當拾稻穗的人跨進她的田裏來的時候，她走到他們的面前，面孔是給汗污和泥土膠得黑黑的，給過度的勞苦磨得惡狠狠的，對他們尖聲咒罵道：

「你們還要跨進沒有男人幫忙的孤零零的女人的田裏，來拾稻穗嗎？你們這些叫化子，這些可惡的小賊，我比你們還要可憐啦！」

母親把那一羣拾稻穗的女人和孩子們，咒罵得那末利害，那末有勁兒，他們也覺得惶恐起來，有些擔受不了，終於離開母親的田裏，不捨她落下來的稻穗。

她把割下來的稻一捆一捆地從田裏搬到場上，鋪在場上，水牛拖着石轆軸，在稻上滾過，在秋天的驕陽之下，她趕着水牛做活，也趕着她自己做活。稻打完了，就把稻稈子堆起來，再把稻粒在風裏簸揚。

如今她也迫男孩子去做活啦，要是兒子躲懶或想去玩，她便伸手去攔他。

母親做事雖不肯讓人，可不能夠堆稻草堆，她不能夠把一捆一捆的稻稈子堆放一個堆。這件事情向來是她的男人幹的，因為他最愛堆稻草堆，堆得有稜有角，有模有樣，頂上敷一層泥，弄得平平整整的。今年她只好去請堂兄弟來教她怎樣堆，下一年要是男人再不回來，母子倆就能夠動手啦。堂兄弟跨上稻草堆，做出手法給她瞧，她全瞧在眼裏，把稻稈子一捆一捆地丟到堆上去，堂兄弟完成稻草堆，這一季的稻忙就這樣過去了。

因為過度的疲勞與厭倦，母親如今是消瘦了，身上全是骨頭，不見肉，皮膚曬成深褐色，只有面頰和嘴唇上，還留一點紅潤。她的乳水可還是那末豐滿的。有許多女人吃了東西，却長了自己的肉，孩子沾不到一點實惠，母親就全不同，她生成是富於母道的女人，爲了孩子的需要，她會不顧一切地犧牲自己的身體的。

規定量稻租的日子到了。這個村莊和四面田地的主人，住在遠遠的一個城市裏，這些都是他祖上的遺產，他自己是一個吃飯不管事的有錢人。田主自然不會親身下鄉來收租的，他派了

一個收租賬房，而今年却換了一個新賬房，因為老賬房替東家收了二十年的租，手裏也有錢，已經在去年告退了。新賬房到了村上，挨戶去量稻，母親在門口等候着，稻租堆在場上，新賬房終於走到她的門前來了。

從頭上到脚上，一望便知新賬房是城裏人，個子高高的，生相也文雅，穿了一件灰色的綢長衫，足登皮鞋，一隻柔滑的大手，常常撫摸剃光了的嘴唇，他動一步，就有一股香氣飄散開來。他走到門口的時候，母親就縮了進去，他開口問道：

「當家的在那裏？」

母親不響，讓阿婆回答他道：

「我的兒子如今在城裏做事，只有我們婆媳倆在家裏種田。」

母親叫男孩子去請堂兄弟，她靜靜地等候着，向新賬房敬一杯茶，除了普通的客氣話外，別的一句也不說，她可覺得他的眼睛似乎對自己赤光了的脚和面孔，焦熱地瞥視着。

堂兄弟走來了，她站在旁邊，堂兄弟替她量好了租，又替她量一份給新賬房，這是算孝敬他

的。母親因為堂兄弟的爲人是怪老實的，自己不用說一句話，也不用去看斗，心裏滿高興。可是，她看了自己辛辛苦苦得來的稻穀，分給田主，還要分一份孝敬賬房，自然也覺得不樂意，個個鄉下人都是如此的。他們雖然全不樂意，可也沒有法子，因爲不孝敬賬房，他們就要吃暗虧，所以他們不能不送他一兩隻雞，一兩斗白米，多少枚蛋，也許幾毛錢。

收完租，除了孝敬的禮物，村上還要合辦一桌酒，每一家要做一碗好菜，請賬房吃個暢快，就是這個荒涼的年頭，母親也殺了一隻雞，隔了水蒸，蒸得又柔和，又長久，火功到了程度，一隻雞仍是完完整整的，皮也沒破碎，可是肉已經挺爛挺酥，只要筷子一叉上去，連骨節都會脫解啦。孩子們嗅到蒸雞的香味，咽不盡許多口涎，儘在灶間裏打轉，男孩子喊道：

「最好這隻雞讓我們吃，我巴望我們自己能夠吃一隻整雞！」

但母親煩惱地回答道：

「除了有錢的人之外，誰配吃這樣東西？」

到大家離開酒席的時候，她走到杯盤狼藉的桌子旁，揀起剩下來的——根雞骨頭，上面還掛

着一絲皮，粘着一絲肉，拿去給男孩子啃，對他說道：

「孩子，快點長大起來，你也能夠和他們坐在桌子上一一起吃東西啦。」

男孩子天真地問道：

「你想爸爸肯讓我去吃嗎？」

母親苦楚地回答道：

「孩子，要是你的爸爸不在家裏，你可以替他去吃的。」

一年容易，又到深秋的時候了。孩子們差不多已經忘記牀上除了他們和母親外，還睡過他們的爸爸。老太婆也不大問起兒子的事情了，因為深秋的冷風刺得她的骨節發痛，她這裏那裏地找尋吹不到風却曬到太陽的溫暖地方，也就夠她忙啦；而且風又會變方向，太陽的熱氣又好。像一年不如一年，更夠她不斷埋怨啦。

如今男孩子也天天做一點輕鬆的事情，不再躲懶。倘使沒有別的事情要做，他就牽了水牛

到山腳邊，讓牠啃短草，自己躺在牛背上，高興起來，就跨下牛背，跳上坎頭，坐在那裏捉捉草窠裏的蟋蟀，把草莖編成小小的蟋蟀籠。他晚上放牛回家的時候，把草籠掛在當門，蟋蟀唧唧地叫着，妹妹和小弟弟聽了都歡喜。

深秋又將過去，山上的野草已經枯黃，夏天盛開的花朵都結了子，小徑僻路鋪滿了活潑的紫苑花，和金錢似的野菊花，這是到山上去割取冬天的柴草的時候了。男孩子跟着母親到山上，母親整天揮着短柄的鎌刀割枯草，男孩子手裏拿了草繩，把母親割好的枯草捆起來。漫山遍野都有一顆一顆的藍點子蠕動着，那些全是割草和捆草的人們。到了黃昏時分，顫冷的夜氣從山頂上襲下來，割草和捆草的人們揀着狹窄的山徑，匆匆忙忙地向家裏走去，一個人的肩頭上挑了兩大捆的草，母親也是挑了一重擔，但男孩子挑的是兩個小捆兒。

回到家裏，母親第一件事情是抱起小孩子，給他嚼乳，乳房漲得好久啦。小孩子在白日只吃過一點米漿，肚子怪餓，就捧住了乳頭，嚼個爽快。老太婆怕冷，太陽一落山，她就鑽進被窠裏去暖身子。女孩子摸索到門外，在薄暮的淡光中睜睜眼睛，可還有點畏縮，她坐在門檻上，微微地笑着，

等候着，哥哥如今要跟着母親去做活，不能和她在一起玩，這歇看見哥哥挑了一擔草回來，心裏真快活。

秋天過去了，耕了稻田，又要種麥，母親教兒子怎樣撒麥子，使一陣風會幫襯手勢，怎樣去留心風向，教他不要把麥子撒得太密，也不要撒得太稀。

又是冬天來啦，麥子還只透出幾瓣嫩芽，氣候一天比一天冷，泥土收縮發硬，母親從牀底下拿出冬天的棉衣，曬了幾次太陽，天氣再冷，就好穿上身啦。

一個夏天，一個秋天，母親做的全是粗活，糟蹋得滿手全是裂痕，就是粗棉衣也拿不順手，上頭雖沒變樣，可也已經僵硬啦。

但母親仍不斷地做她的事情，坐在當門口，向着朝南的太陽，吹不到凜冽的西北風。因為阿婆最怕冷，母親就先照料她的冬衣。她吩咐阿婆不要起床，躺一兩天，把她穿的一件大紅壽衣脫下來，拆開了裏子，再把在夏天拿出來的棉花絮縫進去。阿婆躺在床上，心裏怪舒適，高興地談談閒事，並對母親說道：

「媳婦，你想我能夠穿破這件壽衣嗎？我在夏天還自以為能夠活下去，冬天一到，吃下肚子的東西全不生熱氣，我可沒有把握啦。」

母親茫然答道：

「嗷，婆婆，你一定能夠穿破這件壽衣的，別家的老太婆都很平常，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你一樣的好筋骨。」

阿婆的心裏充滿了喜悅，帶笑帶咳地說道：

「我知道我是一個頂不肯死的老骨頭！」

她很樂意地躺着，等那件壽衣縫好了的時候才起牀。

母親縫好了阿婆的壽衣，又要修補孩子們的棉衣，但一年的功夫，孩子們都長大了不少，男孩子的棉衣只好給女孩子穿，女孩子的棉衣只好給小弟弟穿。男孩子穿什麼呢，這就成爲問題啦。她想到男人穿了三個冬天的棉襖棉褲，棉襖的領底下和袖管，已經打過補丁，前襟還有給水牛角挑破的一個窟窿。

母親可不忍把那男人的棉衣，改做給兒子穿。她把棉衣翻來覆去，思忖着，覺得怪心痛，她自言自語地說道：

『要是他回來就怎樣辦呢？我還不好把牠改做啦。』

男孩的身上不穿棉衣，等候着，在早上和晚上的冷氣中發顫。母親終於看不過，決意把男人的棉衣改做給兒子穿，她在心坎裏自己安慰着自己道：

『要是他回來，我們好糶米買新棉衣。要是他真的在新年裏回來，他穿了新棉衣就該多快活。』

冬季一天一天地過去，母親以為到了新年，男人終要回來啦。出門的男人只要還活着，只要不是叫化子，到了新年就都趕回家鄉，自然母親的男人也該回來。所以有人問起母親的男人，她就回答道：

『他在新年裏回來。』

阿婆一天也不曉得要說多少遍：

『我的兒子在新年裏回來的時候……』

就是孩子們也盼望着那一天。

那個饒舌的寡婦，正忙着做一雙玲瓏的新鞋子，時常對母親微笑，並且含着惡意說道：

『你家的男人出門後就沒有過信寄回來，好奇怪，我知道這個村上長遠沒有信來啦，這是村上的看信人告訴我的。』

母親假裝着鎮靜回答道：

『可是一個人已經帶來過幾次口信啦。我的男人和我自己是不大歡喜寫信的，寫信一來要化錢，二來不曉得寫信的人是否把要說的話都寫了進去，三來我接到了他的信，一村上的人就會知道。他不寫信回來，我倒反覺得高興。』

寡婦聽了母親的話，也就頓口無言，母親又把男人在新年裏要回來的事情，說得確確實實，寡婦也只好信以為真了。

一霎眼，新年快到，家家戶戶都忙着新年裏的菜肴，母親自然也忙起來，她要給孩子們做新

鞋子，把他們的衣裳洗洗乾淨，給小兒子做一頂新帽子，還要替男人打算新年裏的事情。她裝了兩大箕的米，挑到鎮上去糶，價錢雖趕不上男人去糶的那樣高，可也不好算低，女人獨個兒能做成這種買賣，也就不容易啦。米換了錢，她買一對蠟燭，一炷香，買幾條紅紙的春聯，買一塊豬油和幾兩沙糖。她走到布店裏，把剩下來的錢買二丈藍布，又走到一家店裏去買五斤棉花絮。

母親斷定她的男人在新年裏回家，把買來的布料，緩緩地，小心地裁成一件棉襖和一條棉袴的面子，平平整整地鋪了一層絮，四邊縫攏來，打上又硬又緊的鈕扣兒。她把縫好的衣服藏起來，等候男人。這縫好了的衣服，在大家看來，似乎格外把她的男人帶近家裏來了。

天亮了，已經是大年初一了，男人却沒有回來。一家人穿得乾乾淨淨的，整天坐着不動，孩子們恐怕弄髒了他們的衣服，阿留婆心着吃的東西不濺到衣襟上面，母親整天微笑着，並對他們說道：

「如今還沒有天黑，還是白天，也許他在日裏會回來的。」

和男人相好的鄰居們走到門口，瞧他有沒有回來，要是他已經回來的話，他們就得向他賀喜拜年。母親請他們喝茶吃糕餅，他們問起她的男人，她回答道：

「他說今天一定可以回來的，或許他的東家捨不得讓他回來這末幾天，也未可知，我聽說他的東家很歡喜他，樣樣都要靠托他啦。」

年初二，村上的女人走到母親的家裏來，她也告訴她們一樣的幾句話，微笑着，似乎很安心，並對她們說道：

「他的人既然沒有到家，一定就有來信，說出幹麼不能夠回來的道理。」

日子便在盼望中過去了，母親講到男人的事情，總是一點也不勉強，孩子們和阿婆全相信她的話，他們一切都信任她的。

然而，在靜夜，在黑暗的靜夜她暗暗地，十二分悽楚地噙泣着。她噙泣，一半自然是爲了男人一去不返，但她有時爲了感覺到受人家的羞辱，有時爲了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寂寞的女人，一家老小四口都要依靠自己，生活實在太困苦，也會噙泣起來。

一天，母親獨個兒坐着淪眼淚，想想自己啜泣的事情，她忽然轉念，男人雖然不回來，但至少
要洗雪自己所受的羞辱。是的，她想到化了錢替男人做棉衣，而他沒有回來，她想到爲了男人買
豬油和沙糖蒸糕，買香燭禱拜，而他沒有回來，她想到長舌婦刁滑的臉相，切切密語的諷示甚至
善良的堂兄弟也露着疑奇的形狀，她想到日子過去，而他仍然沒有回來，當她想到這一切事情
的時候，她感覺得一定要洗雪自己所受的羞辱。

她拂去眼角的淚水，心裏打算，計劃，終於想出一個辦法。她把省下來的米和稻稈子，挑進城，
賣給人家，到手的是現洋，她便換了一張鈔票。拿了鈔票，她又走到文廟旁邊坐在小棚裏的測字
先生那兒，他的臉孔完全是陌生的。她在旁邊的矮凳上坐下，對測字先生說道：

「我要替我的兄弟寫一封信，我怎樣告訴你，你就怎樣寫下去。他在外面做事，沒有功夫回
家。他如今病在床上，所以我來替他寫一封家信回去。」

老頭兒知道生意上門，便不再睇視着來來往往的過路人，掏出一付眼鏡，拿出一張信紙，筆
尖上蘸飽了墨，看着母親說道：

「你說下去吧，請你先訴我嫂子的名字，家住什麼地方，你叫什麼名字。」

母親告訴他道：

「我的妹夫教我來替他寫一封信給家裏的女人，他在別的城裏做事，我就是剛從那兒來的，我的名字不必寫上去。」

於是，她把男人的名字去代妹夫，把自己的名字去代妹子，把離娘家不十分遠而在小姑娘時候就知道的一個城名，當做發信人的地址，把自己的村莊，當做收信人的址地，然後她再仔細對老頭兒說道：

「我的妹夫有這許多話要告訴他的女人，你就這樣寫吧。」

於是母親就用了男人的口氣說道：

「我到東家後做事很勤懇，地位也很好，我歡喜吃的東西都有，東家很和善，我只要替東家裝裝烟，倒倒茶，送送信。我吃東家的飯，一個月賺三塊錢，我已經積下了十塊錢，現在換了一張鈔票，寄回家中，給媽媽，孩子們和你自己買一點東西。」

母親吩咐完，靜靜地坐在旁邊等着，老頭兒慢慢地寫下去，寫了許多時候，又開口問道：

「還有什麼話嗎？」

母親隨口回答道：

「不錯，我還有幾句話要告訴她。」

她再用了男人的口氣說道：

「東家歡喜我，不肯放我走，所以我在新年裏不能夠回來，要是辦得到，我明年再回來，如果到那時候還是辦不到，我終把省下來的錢，一年寄給你一次。」

老頭兒動筆寫着，母親想了一歇，又用了男人的口氣說道：

「告訴媽媽，我下次回來的時候，我將買一塊頂好的紅顏色的布料，給她做第三件壽衣。」她覺得再沒有什麼話要寫進去了，老頭兒便在末尾簽上男人的名字，把信紙摺攏，塞進信封，地址寫好，貼上濕了口涎的郵票，並對母親說，他會替她寄出的。母親付了錢，出城向家裏走去。這就是她在獨個兒坐着揩去眼淚的時候，想起來的法子呀。

第六章

母親上城回來，過了七八天，有一個信差經過這村莊。信差送信還是近年來的新鮮事情，從前就沒有這樣的信差，遠在天邊的信也能這樣送到村上來，鄉下人覺得是一種變戲法似的奇蹟。信差從袋裏拿出一封信，捏在手裏，睇視着母親問道：

「你是一個姓李的女人嗎？」

母親心裏明白，她的信來啦，隨口回答道：

「我就是。」

信差對母親說道：

「這是你的男人寫回來的信，不要管他在什麼地方，只要看他在信封的具名就知道啦。」說着，他隨手把信交給母親。

母親於是故意高聲呼喊，假裝歡笑，對阿婆說道：

「你的兒子有信回來啦！」

她又向孩子們說道：

「你們的爸爸有信回來啦！」

一說有信，大家躁急不安，立刻要請人去看。母親洗洗臉，換上一件乾淨衣衫，把蓬鬆的髮掠掠光，她一邊在打扮，一邊聽到阿婆對堂弟婦高聲喊道：

「我的兒子有信回來啦！」

老太婆使勁地說罷了這句話，就發笑打咳，打咳發笑，場對面的堂弟婦看見老太婆這樣興奮，心裏害怕，連忙奔過來敲敲她的背脊，並真心和氣地對她說道：

「老婆婆，我勸你不要糟壞了自己的身子！」

母親打扮得乾乾淨淨走出來，面帶三分笑容，堂弟婦還在敲着老太婆的背脊，對母親說道：

「這老太婆聽說兒子有信，連氣也喘不過來了！」

母親故意笑容滿面地說道：

「真的有，這就是他的信呵。」

說着，她就拿出信來給堂弟婦瞧。

她走過場上的時候，村上人總聚合攏來，男孩子跟在後面，歡躍地告訴大家說，爸爸有信回來了，女孩子隨着哥哥走，拉了他的衣衫。因為冬天還沒有過去，要做的事情還不多，閒空的男人和女人們也跟上來，大家擠到看信人的屋子裏。看信人一見村上人突然擠滿了他的屋子，覺得駭怪，直到問明白根由，方纔寬心，便拿出信箋，默誦一歇，左轉右轉地翻閱一下，聚精會神地凝視着，然後莊重地對母親說道：

「這是你的男人寄來的信。」

母親說道：

「我猜想是他的。」

擠在人叢中的長舌婦高聲喊道：

「喂，不是她的男人還有誰呢？」

大家便轟然笑起來。

看信人於是慢慢地把信唸給母親聽，大家安靜下來，母親傾聽着，孩子們和村上也傾聽着。看信人逐字逐句地解釋牠的意思，自然，這一半是因爲信上寫的字和嘴裏說的話不一樣，但一半也是因爲要顯出他如何有才學。母親好像從來沒有知道過信裏的話句，傾聽着，逐字逐字地點着頭。看信人唸到寄回銀錢的地方時，便提高了喉嚨，唸得怪響亮怪清晰。旁邊人張着嘴，瞪着眼，大聲問道：

「錢到底在那裏呢？」

母親便點點頭，放開了手掌，把一張自己用洋錢去換來的鈔票給大家瞧，再把那張鈔票交給看信人瞧，老頭子鎮靜地，嚴肅地說道：

「上面確有一個拾字，這張鈔票一定值到十塊大洋。」

大家驚奇地瞧那張鈔票，上面印着一個大將的照相，肥肥的頰上生着鬚鬚，長舌婦以爲那

是母親的男人的肖像，便喊道：

「嫂子，怎麼你的男人變了樣啦！」

大家都不清楚，只有母親能夠明白，她說道：

「我曉得這不是我的男人。」

看信人猜測道：

「一定是他的東家。」

於是大家再瞧一眼，驚羨他的一副福相，並悄然無聲地懷着好奇，和妒嫉的情緒，大家看着母親把那張寶貴的鈔票摺攏來，緊緊地握在手心裏。

唸完了信，看信的老頭兒仍把信紙摺好，塞到信封裏，莊重地對母親說道：

「嫂子，你真是一個怪有福氣的女人。鄉下女人的丈夫不是個個能夠在大城市裏找到這樣的好生意的，即使找得到好生意，也不是個個能夠把工錢寄回來的，我聽說城市裏化錢的地方真多啦。」

大家聽了這話，都看重母親，她驕傲地走回家去，孩子們跟着他們的母親，也覺得有光榮。母親到了門口，便把所有的話全講給阿婆聽。阿婆聽了兒子要替她做第三件壽衣那句話，尤其歡喜不了，她敲着她的皮包骨的膝髁，聲音發顫抖，快活地喊道：

「我的好兒子！我敢打賭，誰家有像他一樣的好兒子！城市裏買來的布料，自然是頂好的布料啦。」

她又起一點嚴肅的感覺，含着愁思對母親說道：

「媳婦，要是兒子買的布料真有那末好，恐怕穿不破牠，我就要死啦，恐怕那是最末一件的壽衣啦。」

男孩子看見祖母的神情嚴肅，自己也跟着嚴肅起來，真心真意地說道：

「好婆，不會的，你已經穿破了兩件壽衣，這一件壽衣是抵不過兩件的喲！」

老太婆聽孫兒說話怪聰明，向他笑，心裏又快活起來，對母親說道：

「媳婦，你真能幹，把信裏的話記得這末牢，幾乎像你自已看過的一樣。」

母親輕輕地說道：

「噫，我個個字記得的。」

她獨個兒走進家裏，站在門後面暗暗地啜泣着，那封信和那張值十塊大洋的鈔票，對於她的驕傲，還不是同灰燼一樣。當她獨個兒感到寂寞的時候，信和鈔票是一錢不值的，一點也沒有意思的。

不過，母親這個計劃却也很有效力。從今以後，村上再沒有人敢嘲笑她，也沒有人敢暗中諷刺她是被男人所拋棄的女人。她如今却要硬着心腸去對付村上的人了。因為村上的人自從知道母親有了那張十塊錢的鈔票，並知道明年還有一樣的鈔票寄來之後，就有幾個鄰居偷偷地向她借錢，那個看信的老頭兒，和幾個懶丈夫的女人，都來向她借過，這村上家家姓李，全是一族裏的人，母親覺得很難痛痛快快地拒絕他們，只能再三推諉，不是說要去還一筆債，便是說已經化掉的那些話。

幾個人聚攏在一家門口閒談，只要看見了母親，就會高聲地招呼她。那個饒舌的寡婦，在母

親的面前，總是很有意味地講着，如今一小塊的布要值多少錢，連一兩隻繡花針和幾絞繡花的絲線，也買不起，大家就會不約而同地對母親說道：

「嫂子，像你這樣的好八字，好命運，男人在外面賺銀錢，寄回給你，比田上的出息不曉得要好多多少倍，幾個銅子全不在你的心上啦！」

有時候，村上的男人還說道：

「我們的村上有這樣有錢的女人，也不一定是好事，恐怕強盜會上村啦。蒼蠅鑽蜜，強盜鑽富！」

母親覺得那張鈔票一天比一天討厭起來，不單單因為長舌婦一見面總是那末嘮叨，也不單單因為村上的男人走來要細細地看看鈔票，而是因為她自己對於鈔票，也不慣常，也不安心。她恐怕鈔票會給一陣風吹去，會給耗子嚙碎，會給孩子們撕破，心裏逐漸懷着討厭的意念。她恐怕鈔票放在壁洞裏會發霉，會腐蝕，所以把牠放在米屯裏，天天要去看一次，鈔票就成了她最大的心事。有一天，她看見堂兄弟要上城，她跑去對他低聲說道：

「請你把這張鈔票帶上城去，給我換一換現洋，鈔票捏在手裏，我總覺得不值一個錢。」堂兄弟接了鈔票上城去。他爲人是怪正直怪老實的，受了人家的托，就好像是自己的事情一樣，他把鈔票換了十塊現洋，回來交給母親的時候，他又叮嚀叮嚀地敲着給她聽，現洋的身骨，塊塊都是好的。母親感激他，一半願意一半也有點勉強地說道：

「阿叔，你幫了我許多的忙，費了你許多的心，你拿一塊錢去吧，我知道你要錢用，你的嫂子又要生孩子啦。」

他盯着洋錢不放，深深地抽一口氣，連自己也不覺得，又閃閃眼睛，可是他不肯拿洋錢。他恐怕渴望得太兇要壞事，便急遽地對母親說道：

「嫂子，我不要洋錢，你是一個孤零零的女人，我可還能夠做活啦。」

母親對他說道：

「那末，你要用的時候來借吧。」

說着，她便把洋錢放到別的地方，因爲她知道不管一個人怎樣善良，看洋錢看得太久，終會

生起貪心的。

那一個晚上，當孩子們和阿婆入睡的時候，母親起來點了蠟燭火，在地上用鋤頭挖了一個窟窿，把十塊錢先包紮上一層布，然後埋到窟窿裏去，水牛轉過身來，睜開了兩隻呆鈍的大眼睛，牀底下的一羣雞，也白瞪着母親，低低地咯咯地叫着，夜裏看到這種稀奇的情景，都有點驚異，母親仍把泥土覆沒了窟窿，在上面踏了一歇，踏得像別的地方一樣堅硬，一樣平整，她纔吹滅了蠟燭火，在黑暗中躺下去。

母親躺在牀上，醒着，一半好像在做夢，她幾乎忘記了埋到窟窿裏去的，就是她自己的洋錢，就是變賣了柴米換來的洋錢，而那柴和米，她是吃了千辛萬苦，飽經風吹日曬，纔能到手的，她竟忘記了這一切。

她覺得那十塊大洋，好像真的是男人寄給她似的，心裏自言自語道：

「他拿去三塊大洋做那件藍長衫，如今却又有十塊大洋了。」

母親對於男人過去的事情，全不願追究，便安心地睡去。從此以後，倘使有誰要看那張鈔票，

母親就坦然回答道：

「我已經把鈔票換了現洋，買東西統統化去了。」

長舌婦聽了那句話，便張開了闊嘴巴追問道：

「你到底有沒有統統化去呢？」

母親微笑着，又坦然回答道：

「買罐頭，買衣料，買這樣，買那樣，全都化光啦。他明年還有錢寄回來，我幹麼要把錢措住不去化呢？」

母親走進屋子裏去，拿出她已經給男人做好的新棉衣，給大家瞧，並且對鄰居們說道：

「這些衣料，我也是用着他寄回來的錢去買的。」

大家呆瞪着簇新的棉衣，手指捏捏布料，都說那布料的身骨是頂好頂窄的，長舌婦勉強誇

獎母親道：

「嫂子，你實在是一個好女人，你把他寄回來的錢不全給你自己做衣衫，也不全給孩子們

做衣衫，却還給你的男人做這末一套新棉衣。」

母親鎮定地回答道：

「我和孩子們的爸爸，大家都是心滿意足的。我自己也非全不用他的錢，我已經吩咐一個銀匠給我定做一副耳環，和一枚戒子。孩子們的爸爸早就對我說過，什麼時候我們有錢，我就得去買耳環，買戒子。」

阿婆插嘴道：

「媳婦說的話一點也不錯，我的兒子就是那種人，他還要給我買料子頂好的第三件壽衣啦。我告訴你們，我的兒子真是最好也沒有，我巴望你們個個人有這樣的好兒子。堂媳婦，你的肚子脹得像熟西瓜那末大啦，恭喜你養一個好兒子。」

講講談談，已到黃昏時分，鄰居的女人們便一個一個地笑着回去。當大家散去的時候，母親想到剛纔撒的大謊，心裏覺得痛苦起來，暗暗地譴責自己道：

「幹麼還要撒這樣的大謊呢？難道從前撒的謊還不夠嗎？我那裏有錢去買耳環戒子呢？我

可又不得不如此硬着頭皮來顧全我的面子喲。」

她想到自作自受的一切重負，不禁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第七章

春天又來了。

母親又要上田裏去拚命做活，迫男孩子也去做活，教他怎樣趕牛。男孩子生得又瘦又小，推不動犁頭，只能跟在牛後面，抽打着石板似的厚皮。但他使盡了渾身的氣力，牛的厚皮仍不覺得刺痛，母親便在竹竿頭上縛一枚尖尖的木釘，吩咐兒子重重地抽打，去催迫那條懶牛。

阿婆年紀越老，人越懶惰，記心也越壞。只曉得肚餓口渴，別的事情全不管。可是，如果小孩子哭泣着要什麼東西的時候，她也會起身，因為她是很歡喜這個孫兒的，母親因為人手少，迫女孩子也做些簡便的事情。吃過中飯，她叫女兒到池塘邊去洗碗，但恐防半瞎眼的女兒會跌落到水裏溺死，她終是在沒有上田裏去做活之前，就叫女兒去洗碗的。母親也教女兒怎樣煮飯，她的個子可很矮小，連鍋蓋還拿不到，母親又教女兒怎樣燒火，怎樣使火焰不熄滅，這事情，小姑娘也

做得怪好，她如今明白家裏已經沒有父親，一切都要母親一個人去幹，所以，就是濃烟從灶洞裏冒出來，薰着她的眼睛，刺痛她的眼瞼，她也忍耐住，不說一聲苦。煮好飯，做完了事情，她纔獨個兒走到黑黝黝的屋角落裏，坐下身子，摸出一塊舊布巾，揩揩淌着熱淚的眼睛，咬緊了牙關忍着痛楚。

在冬天的時候，小孩子滿身着了厚厚的棉衣，臃腫臃腫的，一交跌了下去，自己也立不直身，一定要別人去扶他起來。現在是春天了，春天到了，脫去了臃腫的棉衣，他能夠走路了。他已經不一定要啜乳，歡喜什麼，他便吃什麼，身體長得很結實。母親的乳房如今雖然將近要乾枯，但仍讓兒子啃着她的癆乳頭，因為舌尖的吮吸能夠給她一種模糊的快感。就是小孩子伏在她的胸脯上，小孩子在黃昏時分看見母親從田裏回來，走上去迎接她，哭着要啃癆乳頭，這些對於孤寂的母親，多少終帶一點神祕的甜蜜的安慰。

早春過去，已是爛熱的暖春的春天了。

母親和兒子整天在田裏辛苦做活，兒子趕着牛，踏着犁頭，把田都耕過了，雖然及不上父親

耕的那樣深，那樣有稜角，但終算是耕過了。母親便在耕過的泥土上，撒下種子。她一邊種豆，一邊又要到鎮上去賣青菜和蘿蔔，接着，油菜又透起嫩苞，開出金黃色的花朵。她做得這樣辛苦，幾乎忘記了她的男人；每天晚上，她覺得非常疲乏，睡得非常酣沉，到天亮的時候，也懶得起身。

然而，使她想起男的一天終於到來了。

懷了身孕的堂弟婦，已到臨盆的時辰。她差小孩子來喚母親去幫忙。小孩子一直走到田腳邊，母親正在那兒做活，駘蕩的春風，鑽進她的寬寬的衣衫裏去，吹乾身上的汗水。

那孩子是一個小姑娘，對母親說道：

「阿姆，我的媽媽要生小寶寶啦，她叫你趕快就去，你知道她是快生快養的，她坐在家裏等你去包紮小寶寶！」

母親直直腰，回答道：

「噯，你回去告訴你的媽媽，說我馬上就來。」

她掉轉身去對兒子說道：

「你拿我的鋤頭去剷剷這些豆窠裏的野草，要是她像平時一樣的快生快養，不上一個鐘頭我就回來的。」

說罷了話，就跨上田塍，女孩子在前面跑，母親跟在後面，當她在田塍上走着的時候，她忽然覺得那是多末柔和多末可愛的天氣。

天天住在這個地方，天天要上田裏去做活，她可從來不會想到抬起頭來，看看周圍的世界，她的想念，她的眼光，完全集中在田莊上和家庭裏。但是她現在一邊走着，一邊仰起頭來，四面瞧瞧，楊樹上濃濃密密地長着碧綠的嫩葉，開足了的滿樹梨花，和雪一般皎潔，在風中飄揚。這兒那兒，又有一株兩株的石榴樹，溜出腥紅的細苞。風也是那末暖，和突然吹來一陣，突然又聲息全無。風去了，留下幽長的，溫暖的靜寂，和田間的泥土氣，風來了，吹送着一陣陣的香味，母親也辨別不出到底還是風來的時候甜蜜，還是風去的時候甜蜜。但浸在這樣靜寂的空氣中，和突然襲來的暖風中，她覺得身體充滿了氣力，充滿了生命，充滿了青春，深深地需要男人的渴望，又復蘇過來。母親差不多每一個春天都要生產一次的，在這一個春天，她的肚子可痛得一點沒有音訊。

了。

從前她以爲生孩子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一個女人也不知道要生多少孩子，從來不以爲生孩子是一種喜悅，然而她如今覺得生孩子確是一種喜悅了。當她想到如果男人永遠不回來，她便永遠不能夠在這樣柔和的春天生孩子那件事情的時候，寂寞之感重重地壓到她的心上，好像是一種苦惱，胸脯也隱隱發痛。

她的熱烈的渴望，突然溜出口邊，好像呼號似的：

「呵，回來啲！回來啲！」

她似乎聽到自己呼號的聲音，連忙收住喉嚨，以爲在小姑娘的面前，已經喊出了自己的心事。不過，她實在並未高高地喊出口來，却只有風的氣息和石榴樹上烏鴉的鼓噪聲。

母親走進暗室，看見堂弟婦的圓整的臉孔，已經變了樣，濕透着汗，收斂住平常的笑容，換了一副忍着痛楚的嚴肅的相貌。母親看見這樣情景，覺得自己的身體也飽滿起來，滯重起來，好像她自己的肚子也懷胎要生養了。

當孩子出了娘胎，母親接過來用布包紮好之後，她本來可以回到田裏去做活，可是，她不能上田裏去，却沒精打彩地回到自己的家裏。

阿婆看見媳婦這歇時候回來，就高興地說道：

「已經到吃飯時候了嗎？我的肚子可還不覺得餓啦！」

女孩子也用手掩着眼睛，奔出門外問母親道：

「媽媽，已經到點火的時候了嗎？」

母親沒精打彩地回答道：

「時候還早啦。今天我覺得怪乏力，要歇一回兒。」

說着，她便走進屋子裏，躺到自己的牀上去。

母親躺在牀上，不能夠安心歇息，又起來捧了小孩子，兇狠地摟抱着，袒開了胸脯，硬迫他去啜乳。但小孩子對於母親的這種兇狠的抱摟，覺得很驚駭，而肚子實在也沒有餓，玩得正有勁兒，所以伸手伸脚地拚命想掙開胸脯，不要啜乳。母親的心坎裏憤起一陣奇怪的，陰鬱的惱怒，把孩

子攔了幾下，粗暴地把他推到地上。孩子高聲哭叫，她却自言自語道：

「討債鬼，我不高興給你啜乳，你偏要啜，我高興的時候，你却偏不餓！」

孩子躺在地上哭叫，母親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一半自然含着痛楚的意味。阿婆聽到哭叫的聲音，便喊着乖乖不要鬧，女孩子連忙奔過去想抱起小弟弟。這歇時候，母親又回復了她柔和的心情，不願讓女兒把小孩子抱去，她自己突然把他抱了起來，拂去沾在身上的灰塵，揩去淌在臉上的眼淚，她明白孩子的遭殃，乃爲了自己的痛苦，心裏不免懷着一點羞恥，暗暗責罵自己。

然而，從此以後，小孩子却不再像從前那樣歡喜她的胸脯了，就是那一點小小的快感，小小的安慰，從此以後，她也享受不到了。

第八章

自從少女的時候起，母親就是一個富於情慾的女人，但她的情慾是深藏的，不流露在外面的。她不像一般女人那樣歡喜看看這個小夥子，那個小夥子，也不肯隨便稱贊走過的男人。她是非常矜持的，矜持到連自己也覺得有點羞怯。在沒有結婚之前，她就是獨個兒的時候，她的想念也不會轉到男人的身上去的；即使心坎裏深深地起一種奇怪的渴望，她也不去細細審察那些渴望到底是什麼東西，怎樣會發生，仍是埋頭做着她的事情，忍耐地，甯靜地煎熬住那些渴望。

直到她嫁了男人之後，知道男人的一切勢與力，從前那些隱潛的，深伏的渴望，經過了蒸溜的作用，纔漸漸地明顯起來，一邊即使詬罵男人，和男人生氣，一邊她却明白沒有男人她是不能過活的。那一種濃烈的燥急的渴望，甚至會陰霾似的堆積起來，成爲毫無原因的憤怒，加到男人的身上，可是，等到憤怒像烟般消，雲般散的時候，夫妻倆又互相依戀着，母親又像從前那樣簡單

地感到滿足，重復心平氣和了。

然而，男人是從來不覺得滿足的，他的心裏從來沒有覺得滿足過。

母親嫁了男人，就會受胎，就覺得肚子裏有小生命。當肚子裏的小生命能夠轉動並且逐漸長成的時候，她感到一種熱情的愉快。就是孩子們在腳邊纏擾着，叫嚷着要這樣，要那樣，頑強着不肯聽話，使她不得不動怒的時候，她對於又要生孩子的徵兆，也終是感到肉體上的甜蜜的滿足。

她一向歡喜小孩子，她在娘家做姑娘的時候，就歡喜小孩子的，她有許多弟弟妹妹，她是他們的大姊，也好像是他們的母親。當她辛苦了一天，身子很疲乏，弟弟妹妹們還要在她的腳邊纏擾着不放，使她覺得那是一種苦惱的時候，她也會向她們高聲斥罵，叫他們別死不肯饒她，可是，她即使這樣斥罵他們，在心坎裏她仍愛着他們的。孩子們的一種弱小的東西，常常打動她的心腸，她往往捧起了自己的小弟弟，或別人家的小孩子，緊緊地摟抱着他，狂熱地嗅吻着他，盡情地撫弄着他，她覺得去摟抱，嗅吻或撫弄一個小孩子，是一種熱情的愉快，而其中的奧妙，她是不能

夠瞭解的。

在春天的長光，她歡喜剛出殼的小雞和小鴨。要是蛋還只孵了一半功夫，老母雞爲了什麼緣故，離開雞埕，她便拾了雞蛋，放在貼肉的口袋裏，輕輕地，小心地走着路，直到小雞鑽出殼來。鰾也是她最可靠，最當心，她看牠們從螞蟻那般小，長到青蟲那般大。當蠶蛾鑽出了繭，把雌的和雄的配成對的時候，她心裏也感到那種成全好事的滿足。

當娘家的孩子們都長大起來，她自己就要出嫁的時候，却有一樣東西來挑撥起她的春情。鄰家有一個男孩子，身體肥肥的，圓圓的，還不能夠走路，整個夏天，常常是縛在他的姊姊的背上，東家闖闖，西家蕩蕩。要是那小姑娘馱了她的小弟弟到母親的娘家去玩，那時，等着出嫁的母親，便解開了布帶，把孩子抱到自己的懷裏，那小姑娘釋去了重負，像麻雀般跳躍着，快活地去玩一回。

後來，她天天想到那一個圓臉孔的小孩子，村上許許多多的小孩子中間，只有他是她的心肝寶貝，她緊緊地摟抱着他，嗅着吻着他的肥滿的手掌，瞧着他的圓潤的小頰和玫瑰色的小

嘴，心裏懷了說不出的歡悅之感。

她的母親對她說道：

「我們家裏有這許多孩子，你還嫌不夠嗎？如今我不生養，你還要去找別人家的孩子來玩嗎？」

她笑着回答道：

「媽媽，我想從來不會討厭孩子的。」

那一個鄰家的孩子，不知不覺地惹起她的一種渴望，以前她是從來不曉得有那種渴望的。她想有兒子，這和一般女人相同，沒有什麼稀罕，在做姑娘的時候，她就常常以為將來生兒子是一種正理。但那一個身體健壯的，眼睛清澄的孩子，不單單惹起她想有兒子的渴望；她最初原不過歡喜那孩子，愛着去逗他玩，後來可就超過玩的意味了，惹起了起一種幽深的，神祕的，她所不明白的情慾。

她抱了那鄰家的孩子，往往托故走到沒有人的地方，坐下來重重地摟着他，心肝寶貝地呼

着他，狠狠地撫弄着他，她覺得那小小的，肥肥的，圓圓的身體對她，實在嫩弱而不中用。

那孩子還沒有生牙齒，有的時候，她嚼碎了飯顆或糕餅，嘴唇對嘴唇地喂給他吃，他使勁地啜吸，舌尖突然捲到她的舌尖上，驚駭起來，她却好笑，但她又不明白為什麼要笑，她決不是爲了快活而笑的，實在她並不快活，因爲她的心裏起着一種猛烈的，幽深的，和苦痛的渴望，而她也不知道怎樣纔能夠去排除那種渴望。

在出嫁的前一天，她又是獨個兒抱着鄰家的孩子，到晌午時分，鄰家的小姑娘還不來抱他回去啜乳，那孩子餓得發慌，使顛頭簸簸地煩惱起來，一點也不肯安靜。她一邊看見孩子叫餓，一邊受着一種朦朧的，猛烈的情慾的驅逼，只覺得渾身的血液裏起了一種催迫的作用，便走進房裏，緊緊地關上了房門，手顫抖着，解開了衣襟，把那孩子偎靠着她處女的胸脯，孩子慌慌張張地吮住了乳頭，貪婪地啜吸着，她狂烈地耽視着孩子的臉孔，覺得渾身的血液裏起了一種從來沒有夢想到的騷亂，滿眶含着眼淚，唇邊發着顫音，那不是話語，只是斷斷續續的顫音。她重重地摟着那孩子，不明白她心裏的衝動，到底是什麼東西，那一股旺盛的，渴望的和感奮的力量，比孩子

還要強大，比自己還要強大。

但是，她的小小的乳房是擠不出乳水來的，那孩子白嘴了一陣乳頭，忍不住哭泣起來了。她便扭上鈕扣兒，想想自己幹的事情，有點害羞，趕快走出房門，鄰家的小姑娘聽到孩子的哭聲，連忙奔過來，抱了孩子就奔回去。

這一刹那，實在是她有生以來的極大的醒悟，幾乎還要超過出嫁的事情之上。後來，她所以愛護她的男人，並不是單單爲了男人自身的緣故，而是爲了男人也是屬於她的母性的一部份。

然而，她如今是母親了。

她如今有全部成熟的肉體，懂得一切，也懂得自己，她正在婦人的壯年時期，却給男人拋棄掉，孤零零地挨磨光陰。孩子們也一天一天地高大起來，可是，他們越長得高大，就越不像是她自己的孩子。

大兒子的個子長得高高的，瘦瘦的，不歡喜多說話，只是埋着頭做辛苦的，吃力的事情。黃昏

時候，他看見母親拿起田裏的粗木犁頭，要帶回家裏，他便走過去搶了那個犁頭，像囚架似的套在自己的肩膀上，蹣跚地在高低不平的泥土上拖着。母親因為常常覺得乏力，也就讓他拿去，拖回家裏。就是到井裏去吊水，去餵牛，如今總是他的事情了，就是在田裏做活，他也做過了自己的一份，好像他就是自己的父親一樣。

他和母親在田裏一起做活，非常認真，一點不躲懶，自然有時也不免要倔強一下，可是他總是神祕地想離開母親。她不歡喜靠近母親，總是遠遠地離開着，好像母親有什麼使他難堪的氣味。她覺得兒子已經和她的肉體分裂，但她又不能夠瞭解到底爲了什麼緣故。母子倆常常爲了一點小事情，就起口角，譬如母親教兒子把鋤頭柄捏捏正，兒子偏不聽，偏要照自己的樣子。母子倆爲了這樣的小事情，爲了許許多多像這樣的小事情，都會爭吵起來。大家雖然模糊地知道這些小事情，決不是口角的真原因，而是爲了一種更爲深切的事情，可又誰也不能夠明白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眼睛半瞎的女孩子，從來不會使母親感到喜悅。她如今總是竭力忍住痛楚，不再像以前那

樣訴苦了。

小兒子如今也能夠走路，能夠奔跑，歡喜在場上跟鄰家的孩子們跳跟，胡鬧和玩耍。女孩子有時候也走到田邊去瞧着母親和哥哥做活。可是，與其說她去幫忙，還不如說她去討厭。譬如她在田邊拔草，眼睛糊塗，却拔去了豆苗，哥哥便怒氣沖沖地斥罵道：

『丫頭，你還是回去吧，你在這裏是不中什麼用的。還是回去坐在婆婆的身邊吧！』

她便立起身來，一半微笑，一半也難堪，阿哥却又高聲喊道：

『你這討厭的傢伙，看你踏着什麼東西，你的腳底下全是荳苗呵！』

她連忙跨上田塍，不情願再受阿哥的悶氣。母親真是左右為難，她知道男孩子的心腸，也知道女孩子的心腸，男孩子年紀輕輕，就做這樣繁重的工作，實在太覺得疲乏了；女孩子生來就是紅眼，受了許多痛苦，總是咬緊牙關，忍耐住的。

母親看見女兒離開田邊，嘆了口氣，對她說道：

『小東西，你在這裏實在不中什麼用的。你的眼睛就是做針線生活也不成功的。你還是回

去，掃掃地，弄弄飯，點點火，這些事情，你就幹得來的。照顧小弟弟，不要讓他跌落到池塘裏去，他頂個強，頂有胆量，最容易惹起禍來，也倒一點茶水給老婆婆喝，她會得口渴。那些是你的事情，你也是我的帮手。我有空抽身，我要到城裏去給你配一個藥方，醫治你的紅眼。」

母親往往這樣安慰女兒，可是女兒却不能夠給母親什麼安慰，她常常靜悄悄地坐下去幾個鐘頭，揩着潮溼的，發痛的眼臉，總是那樣呆板地苦笑着。

母親有時候瞧瞧女兒的苦相，有時候聽聽大兒子的怨憤，有時候看看小孩子要緊去玩的，一副猴急的神情，想起他們從前對她是多末親切，多末可愛，如今却不能給她什麼安慰，她覺得非常痛苦，不明白孩子們人大心也大的道理。

黃昏，母親瞥視場對面的堂弟婦家，心裏起一陣最苦惱的嫉妒。她先看見堂弟婦的男人，他是樸訥寡言的，土頭土腦的，沒有自己的男人那樣乾淨，那樣漂亮，不過，他却是一個善良的，老實的好丈夫，天天出去做活，回來吃飯，晚上睡覺，堂弟婦也坐在那裏，膝髁頭上躺著最小的孩子，她是安閒，愉快而滿足，她愛尋快活，常嘻開了嘴，嘮叨不休，可是爲人怪和善，確是一個好鄰舍。在母

親看來，場對面是一個十分圓滿的家庭，她心裏妒嫉，又興起對於男人的渴望，深切的，愛戀的，不能滿足的渴望。

第九章

倘使母親能夠忘記了男人，不再提起他，倘使男人真的死掉，她看見他的屍首埋葬到黃土裏，永遠地，靜肅地躺在那兒，倘使她能夠做一個正正式式的寡婦，知道她和男人的生活已經結束，那末，她倒不會覺得像眼前這樣痛苦。倘使村上人總知道她的男人已經死掉，倘使她能夠過着那種純潔的，堅決的，真正的寡婦生活，那末，她走過的時候，她會聽到村上人這樣稱贊她：

『那是李阿大的女人，阿大如今是死了，她真是一個怪善良，怪正經的寡婦。阿大埋在黃土裏，她却一點也不走邪路，對待住死鬼。像這樣的寡婦在從前就有人給她造一座大理石的貞節牌坊，起碼，也要造一座青石碑坊啦。』

倘使她真的聽到村上人這樣講着，她也許會添了生命的活力，也許會覺得這是值得留戀的一樣東西；倘使村上人把她看成這樣的貞節寡婦，她也許可以安心，也許比眼前活得更有意

思。

然而，她並不是寡婦，常常有人問起她的男人近來怎樣，她一定要回答他們，她總是要假裝着笑臉撒謊，把男人常常印在腦子裏。村上人往往這樣問她道：

『喂，嫂子，你近來有沒有接到他的家信，近來有誰帶口信給你嗎？』

不管她是挑着東西上街，或拎着空籃慢慢地走回家來，她總是累得要命地回答他們道：

『有的，他托人帶來幾次口信，說他的事情做得很好，很討東家的歡喜，可是，他一年只寫一次家信回來。』

她一跨進自己的屋子裏，一顆心便給一大堆的謊話割裂開來。有時她充滿了悲哀和寂寞之感，自思自嘆地說道：

『我是多末傷心，多末孤單的女人呵！連自己的男人，也要從胡言亂語和漫天大謊中造出來！』

逢到這種辰光，她就沉默地坐下來，瞥視着那條大路，並且遲鈍地思索道：

「他的藍竹布長衫，顏色是那末新鮮，那末碧油油，要是他真的有心回來，老遠就該瞧見他的影兒啦！」

真的，不管在什麼地方，要是她遠遠地看到一點藍顏色，她的心便跳盪起來。要是有一個穿了藍長衫的路人，遠遠地走過，她不管做的是什麼事情，一定要放下手，連氣也不敢呼吸地瞧他走來，要是她在田裏做活的話，他會拋了鋤頭，把手按到額角上去遮太陽，痴痴地看他還是向這一條路走來，還是向那一條路走去，看他還是偶然經過，還是要走遠路。可是，過路的常常不是她的男人，鄉下人穿藍長衫的原頂多，原沒有什麼稀罕呵。

但母親有時也因為自己撒了謊，而恨毒男人，她會自言自語地說實在不值得如此替他包瞞，要是他就在這歇辰光回來，她的一般怒氣，完全要發洩到他的身上，痛痛快快地責罵他一頓。這樣利害的怨憤，有時會連續幾天，她對於孩子們，對於阿婆，也顯出兇惡的，唐突的神情，甚至會粗暴地揮着手裏的鋤頭，去趕走身邊的黃狗。自然，在那個時候，她心裏的煩悶，實在比怨憤還要利害。

最租的日子又到了，恰巧又是逢着母親的心裏煩悶怨憤的時候。

這一季稻忙，除了男孩子所能做的，和堂兄弟幫忙過一兩天以外，一切事情，總是母親一個人辛苦地幹下來的。

量租的一天終於又到了。

母親在這一天，似乎覺得她的渴望和怨憤，已經把她的一顆心攪成一團的嫩肉，不管什麼東西，只要一入眼，就會隱隱地刺痛她的心，就是尋常不留神的東西，這一天都清晰地投入她的眼簾，惹起平日從未有過的感覺。

她正在渴望着的時候，田主的收租帳房已經立在場上的稻堆邊了。他是高個子，穿了一件灰色的綢長衫，方面孔，又大又漂亮，更有神氣。他仍是那副老樣子，假裝客氣的樣子，母親還記得清楚。可是，他的眼睛却特別飽滿，特別有精神，半垂着厚眼皮，眼光偷偷地溜到母親的身上去。母親看到那種情形，就知道他已經聽到關於自己的事情，如何自己的男人出了遠門，至今沒有回來過一次的事情。真的，在母親的熱烘烘的心裏，這一天確有一種東西能夠猜測着那收租賬

房的心事；那收租賬房看見了任何孤零零的女人，總是要暗暗地打量她是什麼一類的女人，她的心思如何，她的身段長得怎樣。雖然他的軀幹是那末高大合宜，他的面孔是那末方正豐滿，他的聲音是那末親切和善，他的肚子裏却藏着狼心狗肺。所以他儘管裝出勉強的客氣和隨意的話語，種田人還是恨毒他，而且，他有一副頂壞的脾氣，高大的個子，逢到隨便那一個和他爭論一兩句，他就捏着兩隻粗壯的拳頭，狠命地倒撐在自己的大腿上，種田人因此對他也很怕懼。當他動了肝火的時候，他睜開半垂的厚眼皮，突出了眼瞳，那是閃耀的，烏黑的，兇殘的，怪可怕的眼睛。不過，種田人也有對他喜笑的時候，譬如他們服服貼貼地拿出孝敬，一點不用爭執，他會說一兩句笑話，作爲接受孝敬的慰藉，種田人雖然心裏不樂意，但收租帳房既然講笑話，他們自然只好喜笑，只有喜笑的份兒。

收租賬房到了母親的門口，知道她的男人不在家，她獨個兒過活着，他便裝起三分笑臉，懇切地對男孩子說道：

「喂，有 you 上田裏去做活，所以你的媽媽不要你的爸爸啦！」

男孩子聽了怪得神，搖搖瘦小的身體，起初有點怕羞，一霎眼可就大胆起來，他快活透頂地回答道：

『噯，我做自己份內的事情囉。』

他吐了一口涎沫，兩只手臂放在瘦骨嶙峋的大腿上，覺得自己長成起來，已經是一個大人了。

收租賬房一邊對着母親笑，一邊對着母親看，好像他是爲了她的兒子怪和善地歡欣着，母親只好也陪着微笑。她倒了一碗茶遞給收租賬房，這是招待過路客人的一種常禮。因爲走得太近，她不能不迎瞥着他的笑意盈盈的眼睛，她的貪婪的，飢渴的內情，也不知不覺地在自己的眼睛中流露出來。收租賬房儘量睇視着母親，嗅着她的一種婦人所特有的熱力，自己也興奮緊張起來。他拿茶碗的時候，故意把手觸到母親的手上，假裝着沒有知道她的手在那兒一樣。母親銳敏地感到他的觸摸，渾身的血液好像火焰那般熾烈地燃燒着。

她要緊走開，受了恥辱似的，遏住心底的火焰，忙着走過去弄稻。她一邊弄稻，一邊忽然覺得

對於自己也有點恐懼，便低聲吩咐兒子道：

「你趕快奔到堂阿叔那裏去，請他就來幫我的忙。」

爲了抑止心裏的一種野念，她自言自語地說道：

「要是他在這兒……要是堂阿叔在這兒……」

男孩子却老氣十足，強頭倔腦，和母親分辯道：

「媽，有我在這兒，我好帮你的忙。幹麼還要旁人來帮忙？有我在這兒啦。」

收租賬房聽了這話，高聲地笑起來，拍着他的肥肥的大腿，利用孩子的天真，不懂人事，就順

風使篷地說道：

「孩子，對啦，你的媽媽真就睡不着誰來帮忙。」

男孩子給收租賬房這末吹噓一下，膽子就愈來得大。

母親一半又像呻吟似地對兒子說道：

「孩子，要是堂阿叔在這兒，我們會覺得好些。」

可是，他却倔強地拒絕道：

「媽，我不高興去叫他！你瞧，我如今是成人啦！」

說罷，他便昂頭闊步地走過去量稻，母親心神不安地笑着，不再勉強他。就是在她的心裏，也有一種力量在牽引着她，吩咐她不要再強她的兒子。

量完了稻租，母親又量出一滿斗，孝敬收租賬房，他却把那一斗稻大模大樣地推在旁邊，摸着長長的，正正的上嘴唇，眼睛冒出火來一般地瞧着母親的面孔。他儘可放大了膽，因為除了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們，和在屋簷底下打盹的老太婆，什麼人都沒有。他對母親說道：

「我不要你的稻！你如今是一個孤零零的女人，你的男人出了遠門，這些總是你自己辛辛苦苦得來的。除了東家一定要的稻租外，我不願多拿一點。嫂子，我不要你的小費。」

母親陷入一陣新鮮的，煩悶的情慾中，心裏突然覺得惶恐起來，紛亂起來。她堅請收租賬房受領，他偏不肯。他推過那一斗稻，把自己的手按在母親的手上。停了一歇，他又拿起那一斗稻，倒入母親盛稻的大籬子裏，一準不肯受領。

就是母親也再沒有勇氣去請他受領啦。

在他的光潤的面孔和笑意盈盈的裏面，在他的華貴的灰色綢長衫的裏面，有一種古怪的，神祕的力量，從他的身上播散開來，竄過閃耀的秋天的陽光，火舌似地黏貼着她，舐吮着她。她默默無聲，低垂着頭，好像少女一樣。當收租賬房倒還了那一斗稻，笑着，鞠躬着，摸着沒有鬍鬚的長嘴唇，點點頭要走的時候，母親一句話也說不出。她靜靜地站在那裏，兩隻土黃色的光腳上，套着一雙破鞋子，一隻手捏弄着上了補丁的棉襖角。

直到收租賬房走去，她纔抬起頭來，看他的背影，恰巧他也回轉面孔，和母親來一個撲面，於是他又鞠躬着，笑着，這樣緩緩地走去。母親心裏罰咒不再去看他，一百回一千回地罰咒，不要再偷偷瞧他的背影，可是，罰咒不中用，她還是要看他的。

男孩子快活地對母親說道：

「媽，他不要孝敬，真是一個好人！我從來沒有聽到不要孝敬的好先生！」

她默默地走到灶間裏，想着剛纔過去的事情，一半像在夢中，男孩子跟在她的後面追問道：

「媽，他自己不要孝敬，不拿小費，還不是好人嗎？」

但母親還是一句話也不說，他暴躁地喊道：

「媽！媽！」

母親突然吃了一驚，急速地，古怪地回答道：

「噢，孩子，你說……」

他便繼續說道：

「媽，他爲人頂好。他知道我的爸爸不在家，你多窮，多可憐，他一點東西也不肯要你的。」

母親屹然站在灶邊，拉起的鍋蓋還捏在手裏。她呆呆地凝視着兒子，一半含着羞，一半也含着那新鮮的，煩悶的情慾。體味她兒子所說的話，心裏古怪地起一種回聲：

「他真的一點東西也不要我的嗎？」

但她對兒子還是一句話也沒有回答。

就是收租賬房也不能夠忘掉母親的一股熱力。

他時常回到村上來，不是說爲了有一筆賬弄錯，要來對對正，便是說有一家的稻租，分量不足，東家不樂意，特地來埋怨佃家一頓。

每一次來到村上的時候，他差不多總是在堂兄弟的家裏歇腳，自然那是因爲和母親的屋子最相近。他看看這樣，瞧瞧那樣，有時他帶來一種棉花子，有時帶來一包肥田粉。堂兄弟看見他下鄉如此慇懃，不免心慌意亂。起初，他恐怕收租賬房存着什麼不良的念頭，覺得焦急不安，便對他的女人說道：

「他一定懷着怪可怕怪可惡的念頭，只要等他洩漏出來就明白啦。」

他焦急地留心着收租賬房的一舉一動，陪着坐在那裏，注視着他，可是，等得不耐煩，心裏又想去做法，又恐怕得罪了那傢伙，自己要吃虧。

夫妻倆雖然留心着收租賬房的一舉一動，可誰也沒有看出他的一雙鬼精靈似的眼睛，怎樣飄來飄去地射到場對面母親的身上去，也沒有看出要是母親不在門口，他只停一歇就會動

身，要是她在門口，他就會故意面對着她儘坐下去，故意提高了喉嚨，假冒偽善地說道：

「佃家，我沒有什麼別的事情了。我也是一個普通人，頂歡喜坐在老實人家的場沿上，曬曬秋天的太陽。」

他一邊這樣講着話，一邊儘儲着坐在場對面紡紗或縫衣的母親。

如今，一切田地都靜止着，迎候冬天的到來。

麥種已經撒下了，只等天老爺賜下一陣雨，讓麥子茁芽。母親抽了一點閑工夫，坐在門口，補幾件冬衣，縫幾雙新鞋；這些事情，本來女兒可以做的，但她的眼睛看不分明，不能夠做針線，而且也永遠不能夠做那樣的細活啦。

母親坐在太陽底下取暖，一半聽着阿婆的勞叨，和孩子們的亂七八糟的話語，一半好像在做夢。溫柔的嘴唇，給太陽曬得暖烘烘的，黑蒼蒼的皮膚，烏油油的，掠得光光的頭髮，這幾天，她有工夫打扮，看來要年青許多，一點也不像將近要滿三十五歲的婦人。

她知道收租賬房坐在隔了幾尺的場對面，不肯仰起臉來，她有時覺得他的眼勢太凶惡，便

立起身來，走進屋子裏，一直看到他回去的時候，再走出門外。她明白他幹麼要上這村上來，她明白他的凝視是爲了一種希望，就是她的心裏也不能夠忘掉他。

一冬天，母親的心裏，多少總有一點牽牽着他的。後來，天氣實在太冷了，收租賬房不再下鄉，只能暫時拋棄了自己的念頭。天空飄着雪花，西北風凜冽地吹括大地的時候，母親也許可以把他忘掉了。然而，她是已經不能把他忘掉了。

又是一個新年要來了。像往年一樣，母親又上城裏去糶穀，把現洋換成鈔票，找一個陌生的寫信人，又像往年一樣，寫了一封算是男人寄回來的家信，村上又聽到他的消息，知道母親又接到男人寄回來的鈔票。

但今年的情形有點異樣了。村上人的一切妒嫉，談話和贊譽，對於她的一顆虛空的心，絲毫沒有反應，就是驕傲也不能夠安慰她自己了。她聽着老頭兒唸信，面孔是安靜而冷漠，把信帶回家去，當夜就塞在灶洞裏焚掉。她又走到房裏的一張案子邊，拉開了抽屜，掣出已往三年間算是男人所寄回來的三封信，也投入灶洞裏，放在火焰的浮面。兒子看見那情景，便吃驚地說道：

「你把爸爸寄回來的信都燒掉了嗎？」

母親的眼睛凝視着活躍的火焰，像死一般冷漠地答道：

「噉！」

兒子懷喪地問道：

「你把信燒掉，我們怎樣會知道他的地方呢？」

母親又回答道：

「我永遠知道的，你想我會忘記他的地方嗎？」

這樣做過，她就在一顆心洒刷得乾乾淨淨的了。

然而一顆心又如何能夠空空洞洞地過活下去呢？

燒去了信的不多幾天以後，她又獨個兒上城去，把鈔票換成現洋，她一個人已經做慣了那些事情，不常常去麻煩堂兄弟。當她手裏捏了十塊現洋，想轉身回家的時候，一個男人站在沿街

的門口，在那裏微笑着，摸着上嘴唇，還有誰呢，自然就是田主的收租賬房啦。

自從去年的秋天以來，他瞧母親沒有像這天瞧得那末清楚，旁邊又沒有熟人，所以他放大了膽子，凝視着，微笑着，向母親問道：

『嫂子，你幹麼上城？』

母親回答道：

『我上城來換一點錢……』

她連忙頓住，幾乎要把『那是我男人寄給我的錢』那句話也說出口來，可是那句話好像有點刺喉嚨，終於悶在肚子裏。

他睜開了厚眼皮，眼光像電一般地射到她的身上，追問道：

『還有什麼事情呢？』

她低下頭，裝得像平常一樣不慌不忙地說道：

『我想去買一枝插在頭髮上的銀釵，或者是燒銀的也好。我原來有的一枝，給我用得太長

遠，昨天折斷啦。」

她說得不錯，她原來的一枝銀釵，確是這樣折斷的。她一邊講話，一邊覺得在許多陌生人的面前，和別的男人沿街攀談，那是怪難爲情的。收租賬房的相貌又有點富貴人的氣派，個子比一般人要高，面孔又方正白淨，來來往往的人們，已經奇異地看着他們。所以，她要緊轉身走去。

母親在前面走，收租賬房在後面跟。她在前面端莊地，持重地走着的時候，知道他緊緊地跟在後面。她想起剛纔對他說過要買銀釵那句話，不買恐怕要給他笑的，她就走進一家小銀匠店裏，叫櫃台上的夥計拿出燒銀的銅釵，趁便摸摸擺在櫃台上的銀耳環。收租賬房忽然也走進來，假裝不認識母親的樣子，向那銀匠問道：

「這耳環要賣多少錢？」

銀匠回答道：

「讓我先稱一稱銀子有多重，然後照分量老老實實地賣給你，公平交易。」

一邊是穿了綢長衫的城裏人，一邊是穿了藍布衫的鄉下女人，一到眼就知道收租賬房是

一個好主顧，銀匠自然放了手裏的銅釵，來遷就他的生意。他把耳環放在小秤盤裏稱着分量，收租賬房懶散地站在那裏等待着，母親也只好站在那裏，但別轉了面孔，避開他的大膽的，神祕的眼睛。

銀匠高聲說道：

『二錢半重。』

他又放低了喉嚨，諂媚地說道：

『既然給你的好太太買耳環，幹麼不再添一對戒子呢？這兩只戒子是和耳環相配的。這是頂好的禮物，不論那一個女人都會稱心滿意的。』

微笑浮上收租賬房的面孔，他隨隨便便地說道：

『那末，就一起買吧。』

他又笑着說道：

『這些可不是爲了我的女人買的，我的女人在六個月之前死去啦。』

銀匠連忙把戒子加在一起算，做到這樣好生意，心裏怪歡喜，他又諂媚地說道：

「那末，就算買給新太太吧。」

收租賬房不再說什麼話，儘站在那裏，呆看着耳環和戒子，撫摩着嘴唇。他一點也不露出知道旁邊有一個鄉下女人的神氣。待銀匠把耳環和戒子包好，他拿了就走。母親見他轉身，嘆了一口氣，瞧着他的背影。那些銀貨她原是很愛有的，做姑娘的時候就常常渴望的了。她想：收租賬房買的那些銀貨，不知那一個女人有福消受，心裏不免妒嫉起來。而且那些銀貨也確是她告訴過村上人，說她的男人吩咐她去買的東西。長舌婦近來就時常這樣問起她：

「你說買的那些耳環和戒子呢？不好拿出來給我瞧瞧樣式嗎？」

母親不是推諉銀匠還沒有做好，便是推諉一時記不起放在什麼地方。

她終算買了一枝燒銀的銅釵，插入髮髻，轉身走去，心裏自然想着那些可愛的銀貨。她一邊嘆着氣，一邊又轉念實在不忍把辛辛苦苦掙來的洋錢，去買那些可有可無的東西。這樣想長想短，自然不免要有淒涼之感。她走出了城門，又從大路折入了一條直通村上的小路，她纔想到自

己的家，和回家後吃飯的安慰，是的，如今吃飯是她的肉體上的唯一安慰了。

收租賬房突然出現于朦朧的暮色中，黑影幢幢的，伸出巨大而柔潤的手掌，捏住了母親的臂腕。路上一個人也沒有來往。這歇辰光，鄉下人都鑽進了他們的屋子裏，天氣冷，又下着霜，沒有要緊的事情是誰也不會留戀在外面的。可是，收租賬房却不怕天暮日寒，握着母親的臂腕，母親感到他的手的摸觸，呆呆地立着不動。

他拿出一小包銀貨，塞到母親的手裏，說道：

「這些銀貨，我不是爲了別人買的，我是買給你的。」

他放了手，走到城牆的暗影下，母親獨個兒失神地站在那兒，手掌裏捏着那一包銀貨。待她清醒過來的時候，她奔上去高聲叫喊道：

「我不能夠……我不能夠受你的……」

可是，他已經去遠啦。

她奔進城門，從店家射出來的閃耀的燈光中瞥去，也看不見他的影子。她又不敢再奔過去，

只得呆呆地立着，猶豫不定，心裏覺得怪怕羞。看城門的小兵等待不耐煩地向她說道：

「嫂子，關城門的時候已到，你要走出這個城門的話，馬上就走，你知道，如今又出了一種叫共產黨的新強盜，我們一早就得把城門緊緊門上啦。」

母親再沿着城外的路上走來，走下一歇，把那一包銀貨塞到貼胸口。

太陽一落山，圓圓的寒氣迫人的大月亮在東面升起來，閃耀着輝光。她回到家裏的時候，孩子們都上了牀，阿婆也睡着了。只有大兒子還醒在牀上，一見母親回來便說道：

「媽，我真給你擔心，要不是把孩子們和婆婆撇在家裏，放心不下，我早就來找你啦。」

男孩子居然自以為是大人，母親却一點笑容也不能假裝，沒精打彩地回答道：

「噉，我回來啦，可怪乏力。」

她走進灶間，吃了一點冷飯，那一包銀貨還在她的貼胸口。

吃完了飯，瞧瞧牀上的孩子們，在燭光之下，她看見大孩子也睡着了。她便下了布帳，坐在桌子邊，掏出貼胸口的小包，解開縛在上面的一層薄紙。雪白的戒子放射着燦爛的光彩，耳環也是

那末漂亮。兩只耳環上總掛着三根精細的銀索，銀索的下端總垂着一樣玩意兒。她的僵硬的手指拎起那付耳環，送到眼邊細細地觀看，才知道第一根銀索的下端是一條小魚，第二個銀索的下端是一口小鐘，第三根銀索的下端是一顆小星，做得那樣美麗，那樣玲瓏，個個女人都會歡喜的。她的粗糙的，棕色的手掌，以前從來沒有捏過這樣好看的东西。她瞧了一歇，嘆口氣，又包紮起來，不知道如何是好，也不知道怎麼去還給收租賬房。

她鑽進了被窩，却不能入睡。感受了夜間的寒氣，身體雖然發冷，但她的面頰是燒得熱烘烘的。她在牀上翻來覆去，許久不能入睡，煎磨到後來，才能朦朧地睡下去。她一半夢想着一種閃耀的稀奇東西，一半夢想着捏在自己臂腕的熱烘烘的手掌。

第十章

母親常常想念收租賬房，但在一個春季中，却沒有看見過他。

光陰真快，又到初夏的時候了。青蔥的麥穗已轉爲淡淡的金黃色，母親撒下的稻種子，也苗出了嫩綠的秧針。從春天到初夏，她的一顆心總是蘊藏着熱力的。

初夏的一天，一點沒有風息，充滿了酥軟的，新起的悶熱。大頭蟬唱着高亢的情歌，拖着遲緩的，疲憊的尾聲，逐漸消散於甯靜的空氣中。太陽放射下來的熱氣，好像清白的暖酒的酒一樣。場沿上的石塊把太陽的熱氣反射過去，在空中閃耀舞蹈。一絲不掛的孩子們在熱浪裏奔着，玩着，光滑的身上儘淌着汗珠。

真的一點也沒有風息。

母親立在門檻上，心裏忖：她從來不會遇到初夏的天氣，就會有這樣的暴熱。小兒子奔到池

塘邊，浸在水裏，向他的同伴笑着，喊着，叫他們也鑽到水裏去。大兒子脫去了布衫，捲上了褲腳管，戴起一頂會給父親用過的闊邊的舊竹笠帽，向秧田那面走去。女兒怕陽光，獨個兒坐在家裏，母親聽到她嘆氣的聲音。

只有老太婆歡喜這樣的熱氣。她坐在太陽底下，脫去了布衫，赤裸着乾枯的上半身，日光透進她的老骨骼裏，射到她的乳部上，那髮髻是胸脯上的兩枚癩瘡子。她看見媳婦站在門口，便高聲說道：

「媳婦，我到夏天就從不怕死！像我這樣又老又乾枯的傢伙，夏天的太陽髮髻給我添了新鮮的血，換了一付嫩骨頭！」

母親可受不住外面的熱氣。她的身子裏的熱氣也就夠受啦。這一天，她的血液裏沸騰着一種熱氣，血管似乎要爆裂的樣子。她一邊走，一邊對阿婆說道：

「婆娑，今天乾燥透啦，我要到秧田裏去上一回水。」

手裏拿了鋤頭，肩上掛着水桶，母親向秧田那面的另一個池塘邊走去。天氣雖然熱，田野的

空氣可不像村上那般悶，那般死沉沉，她愉快地在小田塍上走着。

她走在小田塍上，一個人也沒有碰着，因為吃過午飯後，要上田做活的人們，都還歇息着。天氣太熱，真不配做活，就是偶然有人早到田裏去，他也不是去做活的，他是去找尋陰涼的地方，躺在樹蔭下打盹，把竹笠帽蓋着臉孔，不讓蒼蠅打擾，牛立在他的身旁，低垂着頭，渾身感到一種悶熱和睡意濃厚的鬆弛。

母親在秧田的靠河沿的一面，開了一個缺口，走到池塘邊，把水桶拋下去，汲滿了水，拉上來，倒在一道水溝裏。她這樣起起落落地汲着水，眼見秧田裏的泥土，逐漸烏潤起來，潮濕起來，似乎那是渴得就要奄氣的東西，她給牠水喝，使牠蘇醒，回復牠的生命。

她汲了一陣水，伸伸腰，放下水桶，坐在池塘邊的綠草上歇息，向北面的村上瞧瞧。她看見一個男人在自家的門前停下，對阿婆問了幾句話，那男人便轉身向池塘邊走來。她認識他的，他就是田主的收租賬房。他走來的時候，母親想起他送的一包銀貨，還藏在自己的抽屜裏，低下頭，不知道如何開口；在青天白日之下，她又不敢去拿出那一包銀貨，當面還給收租賬房，恐怕會給來

往的行人撞見，而且阿婆也沒有睡，坐在太陽光裏，會識破自己不端正的行爲。

收租賬房一步一步地走來，直到離得很近的時候，母親纔慢吞吞地立起身。他却滿不在乎地說道：

『嫂子，我沒有別的事情，不過鄉下來看看今年的麥好不好，估量估量田裏的收成吧了！』他一邊說話，一邊他的眼睛却上上下下地向母親的全身打滾。天氣熱，她的上身只穿了一件小衫，打過補丁的藍布袴，緊貼着下身，已經蝕得薄薄的了。他又目不轉瞬地注視着她的一雙土黃色的光腳。

母親的心裏，覺得惶恐不安，便粗魯地說道：

『喏，那兒就是我的田禾，你瞧罷？』

他的眼睛向那些田禾瞥視一下，和聲和氣地對母親說道：

『嫂子，怪好的田禾，今年的收成要勝過往年。』

收租賬房隨隨便便看過一遍，從口袋裏掏出一本小簿子，用自來水筆在上面記了些什麼

話，那枝筆像一根小棒，不用蘸墨，就好寫字，母親從來沒有看見過。她注視着，一半覺得稀奇古怪，一半覺得像這樣有學問有才能的城裏人，竟如此和善地瞧着自己，想起來也可以驕傲。她心裏轉念，這一回決不向他講起那一包銀貨的事情。

他寫完以後，微笑着，撫摩着自己的嘴唇，對母親說道：

『要是你有工夫，請領我去看看你的大麥田，因為那是你家的，那是堂兄弟家的，我老是記不清楚。』

母親一半不情願地回答道：

『我家的大麥田靠近山腳邊。』

母親把眼光投到地上，裝着又要拿起鋤頭做活的樣子。

收租賬房驚悟地追問道：

『靠近山腳邊嗎？』

他於是放低了喉嚨，撫摩着嘴唇，微笑着，輕輕地說道：

「嫂子，請領我去看一看啦！」

他呆呆地，大胆地瞧着母親的全身，他的凝視也使母親多少有點心動，她放下鋤頭，跟在收租賬房的背後，向山腳邊走去。

身上曬着太陽，腳底下踏着溫暖的泥土，生滿了綠色的柔軟的短草。母親走在熱烘烘的陽光下，突然覺得渾身酥麻起來，疲怠起來。她瞧瞧走在前面的男人，瞧瞧他的粗壯而白淨的後頸，淌着光亮的汗珠，瞧瞧他的穿了綢長衫而擺動着的身體，瞧瞧他的穿了白色襪和黑布鞋的一雙腳，覺得莫名其妙地會給她一種深刻的喜悅。

她靜靜地跟在收租賬房的背後，一雙光腳跨着舒適的腳步，故意走近他的身邊，嗅着從他身上散放出來的香氣，這是男人的血液，肌肉和汗汁混合起來的一種香氣，對於母親實在太嫌強烈了。當她的鼻腔裏嗅到那香氣的時候，她起了一種渴望，心神不安地興奮着。那渴望是如此厲害，連她自己也惶恐起來，不能夠控制自己。

她停住腳步，呆呆地立在草徑上不動，戰慄地說道：

「我忘記了婆婆要的一樣東西！」

收租賬房掉轉身來看她，她渾身突然烘熱而無力，又支吾地戰慄地說道：

「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去做……」

話沒有說完，母親就轉身過去，拚命地趕快地走着，收租賬房獨個兒站在那裏，目光送着她的背影。

母親一口氣走到門前，大家都睡着午覺，她偷偷地蹩進屋子裏，誰也沒有看見她。

辰光在下半晝，天氣格外悶熱。場對面，堂弟婦坐着打盹，張開了闊嘴，小孩子睡在她的胸口。阿婆也睡着，低下頭，衣裳脫光到齊腰眼，還像曬在太陽下面的樣子。女兒也走出悶氣的屋子，蜷縮了身體躺着，枕了一塊陰涼的石頭。小兒子一絲不掛地躺在楊樹蔭下，伸直了身體，舒適地睡着。

天氣又變了。

半空中黑黝黝地暗下來，充滿了更悶人的，更熾烈的熱氣。從山頂上浮出的雲陣，膨脹，烏黑，

怪異。雲陣裏的一種稀奇的光彩，閃射成一條條的銀邊。在這大自然的鬱熱的沈寂中，就是蟲聲與鳥鳴也靜止下來了。

但母親是一點也沒有睡意的。她輕輕地踏進黑黝黝的靜悄悄的房裏，坐到床上，耳朵裏隆隆地響着血液的沸騰聲。一種強壯的，飢渴于情慾的身體所起的血液沸騰聲。她明白她所需要的東西。她如今對自己雖裝出若無其事的神情，好像城市中的女人一樣，可是，她却另有一種弱點。她爲人是太嫌單純了，當她明白她需要什麼東西的時候，她是不能夠假裝得若無其事的。她所感受的恐懼，是她有生以來所最厲害的，她明白目前肉體上的飢渴，將格外猖狂，如果不把牠……然而，她如今明白她和他的飢渴是一樣的。

就是在睡夢中，她也沒有想到能夠拒絕他。她重重地吁了一口氣，對自己的良心說道：

「他能夠不要我，那便好得多。天呵！我求他能夠不要我，我好不作孽，不受罪啦！」

母親雖然呻吟着，想迴護自己的良心，但她終於從牀上立起身，離開酣睡着的村上，沿了那條小徑向田裏走去。頭上是大塊的，烏黑的，銀邊的雲層，四面是青綠色的，皓潔的山嶺，襯托在黝

暗的天空之下。

母親在這樣黑沉沉的天空之下，在羊腸似的小徑上，轉灣抹角地走着，經過一座小小的破廟前。收租賬房站在破廟的門口，等候着。

她是不能夠再走過去的了。

收租賬房跨進廟門，等候着，母親跟着走到廟門口，向裏面瞧，廟沒有窗洞，怪悶人的，他就立在晦闇的光綫中，等候着，一雙像野獸的那般亮晶晶的眼睛，從暗光中透射過來，等候着。

母親終於也跨進廟門。

在朦朦朧朧的暗廟內，兩個人面對面地瞧着，兩個人好像在夢中，不顧一切，什麼偉力都不能夠約束，他們準備了一定要幹的事情。

母親也會一度醒悟。她在昏迷迷的夢境中仰起臉來，看見神龕裏的三尊菩薩，正中是一尊嚴肅端莊的老菩薩，一雙神瞳直視着前面，旁邊是兩尊侍奉的小菩薩。她拾起已經脫下來的衣裳，拋至菩薩的頭上，掩住他們光芒迫人的眼睛。

第十一章

就在那一天的夜間，突然括起大風，像遠山中的虎吼，吹動天空裏飽和着雨的，密層層的濃雲，雲頭裏的光亮是早已消逝了。

暴雨傾盆似地倒下，沖去地面上白天的熱氣。

雨止了，陰霾散了，在灰淡而平和的天空下，清淨而涼爽的早晨，又安謐地臨到人間。

不料那一夜突然襲來暴風雨和一陣寒冷，帶來了老太婆的死訊。

她裸了上半身，當着風口打盹，太陽落山時，她還沒有醒，坐在風口，給風吹得太久啦。黃昏時候，母親走到家裏，靜悄悄的，似乎從田裏做活回來一個樣兒，看見阿婆已經躺在牀上，身體發冷，發熱，又酸痛。

阿婆對母親說道：

「媳婦，惡鬼上了我的身！我中了一陣邪風！」

她一邊呻吟，一邊伸出萎縮的癩手，母親握上去，覺得那是乾燥的，火熱的。

母親低聲說道：

「真是漆黑的可怕的壞天，我原要回來看看你是不是還坐在外面，我可又想到你會知道風雲氣色，你會躲到家裏來的。」

阿婆悲傷地說道：

「我可睡着啦！我睡着，大家總睡着，到我醒來的時候，太陽已經落山，我的身上像死屍一般冷啦！」

母親慌慌張張地煮開水，放下幾片生薑和草頭，遞到阿婆的嘴邊，阿婆把薑湯全喝下肚子。可是，到了夜間，渾身燒得格外厲害，她說有一個小鬼壓住胸口，揮着一柄小刀，向胸口裏刺進去，使她不能夠收氣，也不能夠嘆氣。停了一回，她不再講什麼話，躺在牀上。困難地，艱澀地呼吸着。

母親不能夠去睡，心裏倒反覺得樂意。一整夜，她要坐在阿婆的牀鋪邊，留心着病情，阿婆喚

着口渴的時候，就給水她喝，阿婆嘴裏嚷着發燒，身子却又顫抖，把被單推開的時候，要給她好好地蓋上。

夜深沉，天漆黑，傾盆的大雨瀉到茅草屋頂上，這裏一塊，那裏一塊地漏進屋，母親要把阿婆躺在上面的漏着的牀鋪，拖出屋角落，在孩子們已經睡着的牀頂上，她也攤了一條蘆蓆，去擋住漏下來的水滴。一整夜，她忙着這件事情，那件事情，心裏倒反覺得樂意。

早晨，阿婆的病情更壞。母親叫兒子去請堂阿叔。他來了，堂弟婦也來了，村上的鄰居們一個一個地都來了。大家同情地瞧着苦痛的老太婆，她的神志已經是昏昏迷迷的了。這個人說應該這樣辦，那個人又說應該那樣試，弄得母親手忙腳亂。

阿婆又蘇醒過來，看見牀面前圍攏了一大堆的村上人，勉強喘息地說道：

「一個小鬼壓住我的胸口，不肯放我起來。死日到啦……死日到啦……」

母親連忙走近阿婆的身邊，瞧瞧阿婆的神情，似乎要說什麼話，可又說不出口，兩隻手只是顛巍巍地拉着穿在身上的，打滿了補丁的壽衣。母親低下頭來，阿婆拉着壽衣不放手，斷斷續續

地呻吟道：

『這件壽衣……全是補丁……我的兒子……』

村上人聽了老太婆的不連貫的話句，大家莫明其妙地互相呆看着。男孩子却敏捷地對母親說道：

『媽，我懂得婆婆要的東西。她要穿第三件的新壽衣，爸爸的信裏不是說要寄回一件好布料的壽衣嗎？那就是她要的東西。婆婆說過她要穿破了身上的一件壽衣才會老死哩。』

阿婆微微地苦笑一下。

大家都嚷着說道：

『多末強硬的一副老骨頭呵！』

大家又嚷着說道：

『真是一個頂古怪頂強硬的老太婆，她說過要穿第三件壽衣，就一定要穿上了身才肯老死！』

阿婆的凹陷的，鼻烏似的面孔上，浮起一種模糊的，垂死的歡愉。她又喘息地說：

「我要等到做好新壽衣，穿上我的身，才會老死啦……」

阿婆的病勢，看上去是凶多吉少，做壽衣的布料不能不趕快去辦好。這差使，自然只有堂兄弟去當囉。母親吩咐他道：

「買頂好的頂牢的紅布，要是方便的話，錢請你先墊一下，我明天就還給你。」

母親早就下了決心，要給阿婆做一件頂好的壽衣啦。

那一個晚上，夜深人靜時，她掘開地下的窟窿，打算一下，拿出一定要化費的錢來。

兩整夜，母親沒有睡過，興奮地疲勞着自己的身子，對孩子們也不發脾氣，待將要老死的阿婆，也格外來得和善。

堂兄弟買了布料回家，母親就把布料送到阿婆的失神的，昏花的眼睛邊，高聲地對她說道：

「婆婆，你不要死，等我做好這一件新壽衣！」

阿婆掙扎地回答道：

「歌……我不死！」

她幾乎沒有什麼呼吸了，那句話是逐字逐字地，怪可憐怪痛苦地從喉嚨裏迸出來的。

母親動手做壽衣，那布料紅得像新嫁娘的衣裳一樣。阿婆躺在牀上，模糊的眼睛睜着母親的膝髁頭上的紅布料。她不能夠吃什麼東西，既不能夠嚙，也不能夠喝，就是一個村上的怪和氣的女人，從自己的乳頭裏擠出了一碗溫暖的乳漿，送到老太婆的面前，她也喝不上口，而這樣的人乳，有的時候是可以救活將死的老性命的。阿婆如今只有微弱的一口氣，等着。

母親埋頭縫着，縫着，左右的鄰舍送飯給她吃，使她不停手，一直縫下去。一天和一個晚上的工夫，她終於把壽衣做好，堂兄弟和堂弟婦，還有幾個鄰舍，走來看新壽衣。一村上的人其實都不安心去睡，大家疑慮着到底是母親先把壽衣做好，還是老太婆先斷氣。

壽衣終於做好了，大紅色的壽衣終於完工了。

堂兄弟扶起老太婆的身體，母親和堂弟婦把一套新壽衣，穿上她的乾癟的上身和下身，她的兩條手臂和兩條大腿，像一棵死樹的老柺枝那般枯黃，那般瘦削了。

她雖然不能夠說話，但心裏是明白的。她吁吁地抽了最後幾口氣，睜開了眼睛，瀟嘴微微地掀動着，知道第三件壽衣，已經穿上了身，知道她已經活過第三件壽衣。

她的希望圓滿了，所以，她是勝利地死去了。

落葬的日子過去，煩忙的需要也過去了，但母親仍然不肯使自己安頓下來，她不顧死活地在田裏勞動着，要是兒子走去帮忙，她會粗鹵地說道：

「讓我獨個兒幹吧。婆婆死去，我越想越傷心，那一天起大風的時候，我不會回去看她，不會受寒，我真不該。」

她也要使一村上的人以為她是真的傷心，真的埋怨自己，不少村上人因為她哭得哀切，就稱贊她道：

「哭得這樣傷心，真是多末賢惠的好媳婦喲！」

大家安慰地，對她說道：

「嫂子，別再哭吧。她老人家是年紀大，壽數盡啦。我們落地的時辰，就註定了老死的日子，哭又中什麼用呢？你的男人還活着，還有兩個兒子，嫂子，寬心點吧。」

可是，她覺得能夠有任何緣由去掩藏自己的恐懼和憂鬱，那倒是一種慰藉。她明白她是有害怕的原因的。自從那天暴風雨的一剎那以來就潛伏在心坎裏的恐懼，如今她就是在田裏做活，也有加以體味和顧慮的餘裕了。

她非常憂鬱地思忖道：

「老太婆還是死了的好，要是我的肚子裏有什麼三長兩短，她也不會曉得。」

一個月的光陰過去了，母親的心裏還是害怕。接着，兩個月過去了，三個月又過去了，接着，稻忙的時期又來了。

打罷稻，她天天在辛苦的工作中所感受到的恐懼，終於成爲確定的事情了。是的，這事情已經不容再有什麼可疑，她明白，她是有了幾個兒女的母親，她是給全村尊重的女人，如今最惡劣的，最不光榮的事情，已經落到自己的頭上。她咒詛起着暴風雨的那一天，也咒詛她自己的愚蠢。

的熱慾。

她當然知道，那一天，她的身體是充旺着熱力的，期待着滿足的，全副精神是給一種飢渴所吞噬了的，她當然明白，事情發生在這樣興奮的一剎那，是一定會開花結子的。而收租賬房的身體，也是那末結實，那末溫善，那末富於活力，是的，她怎樣還能夠夢想自己不會受孕呢？

這是一種異乎尋常的母性，一定要保守得十分祕密，必須在孩子們睡着的時候，在深夜的岑寂中，纔好加以驚惶的懷喪的注視。她雖然因受孕而害起病來，但不敢給人家知道。她從前懷胎的時候，一點病象都沒有，可是這一回，她吃了一口東西也要吐噁，這就古怪透頂啦。她的肚子裏的這一顆種子，是非常強旺有力，像一顆污濁的惡草般地長成起來，在她的肚子裏無情地橫撞直衝，不過，母親是連一點氣色也不能夠給人家瞧出的。

自從懷了身孕以後，母親夜夜不能安眠，只得坐在牀上，並且自言自語地呻吟道：

「我情願仍舊是一個人，不再有這樣討厭的東西，我情願仍舊是原來的一個人，那我就多心滿意足……」

她也常常胡思亂想地轉念到要在牀柱子上活活吊死。可是，她還不能夠吊死啦。她捨不得自己的善良的孩子們，她瞧瞧他們睡着的安恬的臉孔，就不忍把自己吊死啦。而且吊死了之後，鄰居們一定要追究他幹麼尋死的原因，當他們在她的屍首上發現了破綻的時候，他們那副面貌，一定是怪難看的。她只有活下去，沒有別的法子。

母親渴望着收租賬房的時候，雖然也常常恨毒他，雖然爲了收租賬房的緣故，她已經受了許多痛苦，可是，母親對於那個城裏人，仍然是懷着一顆貪婪的心的。肚子裏的小生命，天天在長大起來，那好像是收租賬房的一種祕密的力量，把她牢牢地縛住。她也曾懊悔過不該上他的圈套，不該接受他的要求，但她却早早晚晚地時常渴想着他，切望着他。即使她感覺到真正的恥辱，按捺住一切的欲求，她還是要渴想着他，切望着他的。不過，獨個兒上城裏去找他吧，她又怕羞，又恐給人家知道，她只得在家裏等，等他再來。她心裏想，如果她自己上城去找男人，那是怪丟臉的，女人不是隨便給那一個男人好用的。

可是，這事情就古怪死人啦，收租賬房和母親在破廟裏幹過那一回勾當後，就不再到村上

來找她，把她丟啦。整個夏天，他沒有下過鄉一次，直到收租的時候，他纔下鄉。

他來了，臉上卻沒有微笑，他是那末兇狠，那末掂斤播兩。母親的稻租，他毫不客氣地，如數量去。

兒子奇怪起來，問母親道：

「媽，收租先生去年待我們是怪和善的，幹麼今年全不是去年那個樣兒？我們怎樣觸犯了他啦？」

母親悽慘地回答道：

「我怎能知道？」

但她是知道的。當收租賬房一眼也不去瞧她的時候，她是明白其中的奧妙的。

收完了稻租，全村的佃戶，照例公請收租賬房吃酒，那一天，母親收拾得鮮鮮齷齪的，頭髮上抹點兒豆油，掠掠光，打個大髻，換了一套乾淨的衫褲，穿上了襪和鞋，可是，收租賬房却不去瞧她。打扮得這樣齊整，臉頰上泛起希望與怕羞的紅雲，眼睛裏放着萬分祕密的一切恐懼的光。

彩，她在收租賬房的面前，這裏那裏地匆促着，忙迫着，一回兒和這個人講話，一回兒又和那個人講話，勉強提高了聲音，裝出快活的樣子。

村上的女人知道母親在男人的面前，向來是很安靜的，這一天，看見她的燃燒着火燄的面頰，閃耀着光彩的眼睛，高朗的喉嚨，與高朗的笑聲，大家都驚奇起來。

母親儘那樣興奮着，收租賬房老是一眼也不去瞧她。他喝着新米釀的甜酒，夠有味兒，便高聲地對佃戶說道：

「田家，這酒的味兒不錯，倘使你們有多下來的話，我要帶一兩壺回去，給我把壺口用泥封得好好的，別讓牠走了氣，失了甜味。」

但他從不朝着母親瞧一眼，就是母親走到他的面前，他也好像看普通不熟悉的鄉下女人一樣，兩只眼睛在她的身上飄過去，沒有什麼特殊的表情。

母親可受不了他的冷漠啦。

她雖然明白，他如今不再需要自己，這是她應該歡喜的事情，可是，她却忍耐不住，按捺不住。

到中午時分，她離開熱鬧的酒席，獨個兒走回去，從祕密的地方，摸出收租賬房送給她的耳環和戒子，渾身打着顫抖。她先把耳朵眼裏的一根小線抽了出來，戴上那付新耳環，又把一對閃耀的新戒子，套上粗硬的強健的手指兒，她再走出去，站在酒席的旁邊，許多女人都等在那裏時候她們的男人，母親趁這個機會，還要看他一次，心裏纔舒服。

坐在女人淘裏的長舌婦，今天穿了一雙新花鞋，怪快活，故意伸出了腳給人家瞧，看見母親戴了新耳環新戒子，便嚷道：

「嫂子，你真的買了首飾，不等男人回家，你就戴起來啦！」

長舌婦嚷得這末响亮，女人統別轉頭來瞧，別轉頭來笑，就是在酒席上的男人，看見女人這末歡喜，也微微地笑着。

收租賬房聽了哄然的笑聲，和作弄母親的調謔的話語，滿不放在心上似地，驕傲地抬起頭來，一邊瞧着那一羣女人，一邊咀嚼着嘴裏的東西，又滿不放在心上似地，故意高聲的問道：

「那一個女人是誰？」

他的眼睛向母親的緋紅的臉頰，冷漠地瞥視一下，好像從來不認識她的樣子，隨即低下頭去吃飯。

母親聽了收租賬房的說話，有如冷水澆頭，覺得面頰上的緋紅色，異常迅速地消褪，她急忙鑽出了人叢，奔回家裏去，大家瞧她怕羞逃走，快活非凡地哄笑着。

自從那一天以後，母親總是躲避村上人，不願見他們的面，總是和孩子們混在一起，瞞住村上人的眼睛，使他們看不出正在長大起來的肚子裏的小生命。她日日夜夜地沉思默想着，可有什麼辦法。在表面上，她是照常做着事情的，堆草堆啦，棧稻穀啦，一切事情她都做得有條有理，準備過冬，和往年一樣。

中秋節到了，這小小的村莊又熱鬧起來，家家戶戶備了豐富的食物，藏了多餘的稻穀，一家有一家的歡欣，一戶有一戶的快樂，場沿上是喜氣洋洋，愉悅非凡。母親雖然沒有什麼歡欣，但也替孩子們做了幾個小小的，圓圓的月餅。

八月半的月兒從東邊升起來，母親和孩子們坐在場沿上的楊樹底下吃着月餅，月光如水

般地瀉到地面，幾乎同太陽一樣明亮。

一家人嚴肅地吃着月餅，孩子們似乎感覺到他們沒有快樂，母親也沒有快樂，大孩子終於嚴肅地說道：

「爸爸從沒有回來過，我有時候想他一定是死了。」

母親迅速地插下去說道：

「你這個壞孩子，竟敢說你的爸爸已經去世的不吉利的話。」
但她的心裏却起了一種想念。

大孩子又說道：

「我有時候想，我要出門去找尋爸爸。今年種完了麥，我或者就可以出門去的，只要你能夠給我一點錢，但恐怕一時找不到他，要在外面多耽擱日子，那末，我在出門的時候，好把冬天的衣裳打一個包兒，馱在背上。」

母親恐怕兒子真的會這樣幹，就用話語去移轉他的想念，對他說道：

「孩子，你再吃一個餅，且等一年或兩年再說吧。要是你出了門，也像爸爸那樣，不再回來，你想我將如何是好呢？且等你的弟弟長大起來，能夠替你做活，到那個時候再說吧。」

小兒子的想念常常刁滑的，他倔強地說道：

「阿哥要出門，我也要出門。」

他一邊在那裏撇撇嘴唇，一邊憤怒地瞧着母親。

母親便責備大兒子道：

「你瞧，你自己胡說亂道，他聽了，就胡思亂想起來啦！」

她表示不願意再聽那種話。

但一個想念是緊貼在她的腦子裏的，過後，她還是考量着那種想念。

她過着孤獨的生活，已經有五年了。是的，已經有五年了，倘使男人還活着，還想到家，會有五年的工夫不回來一次嗎？五年的光陰是過去了，男人定然是死去了。她定然是一個寡婦，也許在幾年以前，就是寡婦，而自己沒有知道。田主的收租賬房却還沒有女人，她自己是寡婦，收租賬房

是鏗夫；她曾經聽他說過，他的女人在去年死了，當時她可沒有留神，當時她還沒有想到自己是寡婦，就是留神那句話，又有什麼用呢？然而，她想，如今她定然是寡婦啦。

那一夜，她瞧着懸在天空的滿滿的大月亮，凝視着靜夜的遠處，孩子們睡着了，村上人也統統睡着了，只有一隻狗汪汪地向大月亮吠着，她越想越像是寡婦。倘使真是寡婦，倘是他開口要娶她，她答允嫁他，這又要多少時候呢？是不是很快的呢？

事情十分奇突的，急促地降到母親的身上來。

大兒子在八月半的晚上，說過要出門去找尋他的父親，這個計劃就牢牢地印在他的腦子裏，他一點也沒有忘掉。耕田啦，種麥啦，他發狂似地做着工作，打算那一天幹完，就那一天動身。

他如今長得差不多和父親一樣高，又瘦削，又堅硬，好像一根竹竿，已不是說一句聽一句的小孩子了。他生就一副沈靜而拘執的性氣，永不會忘掉自己所打算的計劃。在田裏的事情統統幹完的那一天，他向母親說道：

『如今你得讓我出門找尋爸爸啦——把那個城名和爸爸的東家的地址，統統告訴我。』

母親感到失望，便推諉地說道：

『我可把你的爸爸的來信統燒去啦，我們得再等一個新年。』

他嚷着說道：

『可是，你說記得的啲！』

母親匆速地回答道：

『那時候，我以爲是記得的，可是，後來忙着這樣那樣，又忙着老太婆的喪事，我把地方忘掉啦。要是我沒有忘掉，老太婆病得要死的時候，我就該寫信給你的爸爸啦！』

兒子含着譴責的神情瞧着她，好像不相信她的話。

母親便怒氣沖沖地說道：

『如今你的人剛長大，剛有用，你就要出門去，把一切事情全都丟給我，我怎麼知道你會有一樣的心思呢？我從來連夢也沒有做過，你會丟掉你的媽媽，你別猴急，信總有來的，新年裏他總有信寄回來的。』

兒子暫時只好放棄了他的願望，因為他已經下了找尋父親的決心，所以他是在一種陰鬱的性情中期待着。他記不清楚父親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但他以為父親是一個善良的，歡喜尋快活的人，他非常想念父親，因為近來母親似乎常常對他發脾氣，說話老是不投機，他已經不怎樣歡喜母親，心裏只惦望着他的印像模糊的父親了。

母親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有一點她是明白的，她一定要迅速地想出一個辦法。因為，就是在新年裏她不上城去寫信，兒子仍然要對她煩擾，遲早他要原原本本地把事情告訴兒子的。是的，她將如何使兒子明白，當初原是爲了挽回自己的驕傲，撒了一個小謊，到如今，這個小謊却長成得根深蒂固，牢不可拔呢？

她又想到怎樣去安慰自己，想到男人一定是去世了。誰聽說出門的男人，如果他還活着，會不回來看看他的田地，兒女和老家嗎？他是死啦。她確定他是去世了，她說了許多遍，心裏隨着也確定起來，相信他準死啦。是的，只要一種表面上的說法使大兒子和村上人相信就得啦。

母親又上城裏去幹她的老公事。這一回，她可找到一個從未見過面的陌生的寫信人，先嘆

口氣，再對他說道：

「我要寫一封信給我的阿嫂，你說，她的男人死了。怎樣死的呢？你說，東家的一個用人在夜裏打翻了一盞油燈起火，東家的房子統給燒掉，他睡着，給火燒死，連骨頭的灰也撈不出，所以沒有屍首送回去。」

她照例又把自己的名字作爲阿嫂的名字，再造出一個報信人的假名字，並且叫寫信人用另外一個城市的名子。寫信人覺得有點古怪，但這不干自己什麼事，自己又收了寫信錢，也就只好不管啦。

母親是這樣得救了。但她總要使收租賬房知道她如今已經是寡婦。於是她這裏那裏地詢問着田主的舊住宅在什麼地方，雖然收租賬房如今已不住在舊房子裏，但那兒自然有人會知道他的下落的。真是天保佑，她看見收租賬房一個人走來，在門口和他碰面，他却想跨進門去。母親叫了一聲，連忙趕上去握住他的臂膀。

收租賬房往下瞧了她一眼，看看捏着臂膀的一隻手，開口問道：

「女人有什麼事啊？」

母親輕輕地說道：

「先生，我是寡婦啦！我今天纔接到男人的死訊，纔知道我是寡婦啦！」

他擺脫了母親的手，高聲地說道：

「那干我什麼事！」

母親痛苦地看着他，他又粗暴地說道：

「我已經不虧負你啦，已經給你不少東西啦！」

街上和收租賬房相熟的人，突然笑起來，胡調地說道：

「朋友，什麼一回事喲？那位嫂子是頂括括的，頂有勁兒的，嘿，抓住了一個男人，就死不肯放手！」

收租賬房的心裏，可不甘服，冷淡地回覆他一句道：

「喲，只有你歡喜那種皮膚又粗又黑的女人，我可不稀罕！」

說着，他自管自地走了。

母親呆呆地站在那兒，又駭怪，又丟臉，可又什麼都不明白。他說已經不虧負她了，但他怎麼不虧負她呢？他到底給了她什麼東西呢？她突然想起了他給她的那一包銀耳環和銀戒子。那就是她的肉體的代價啦！

是的，收租賬房送了那些不值什麼錢的小物件，就算卸去他的一切責任，就算贖了他的一切罪孽。

一切事情總明白了，她還能夠有什麼辦法呢？

滯重的脚步踏着歸來的路程，懷了一顆死寂的心，她翻覆來去自言自語道：

『哭的辰光還沒有到啦，還沒有到好哭的辰光啦！』

所以，她不讓自己哭出來。她不哭，把要哭的情緒，蘊藏在心裏頭，硬着心腸，安靜了一兩天，等候死訊的到來。

她自己在城裏寫的信，終於送到這村上來了。她拿了信，送到看信的老頭兒那裏，沉着地對他說道：

「老伯伯，這封信來得太早啦，我恐怕裏面有不好的訊息。」

老頭兒拿過信，讀了一遍，吃驚地對母親嚷道：

「嫂子，不好啦，這是報的壞訊息，你得準備起來啦！」

她仍是那樣沉着地問道：

「他病了嗎？」

老頭兒放下了信，拉去眼鏡，凝視着母親，嚴肅地回答道：

「他死啦！」

母親聽了那句話，遂把布裙兜着面孔，號啕起來。

如今她是可以哭啦，她可以千穩萬妥地哭着，哭着，好像她知道男人真的是死了一樣。她哭着，想到過去的寂寞的光陰，想到過去的困頓而淒涼的生活；她哭着，想到自己內命重

這樣不好，想到男人一去不返；她哭着，想到肚裏的小生命不敢見人面，不敢讓他長成；最後，她哭着，想到她是一個被輕視的女人。以前她不敢放聲大哭，怕給大兒子或鄰居們知道；如今她儘管痛痛快地哭下去，人家是分辨不出她的哭聲裏到底有幾種傷心事的。

村上的女人聽了這個死訊，都走出來安慰母親，她們勸她不要哭得太兇，糟壞了身子，因為男人雖然去世，却還留下孩子們，而且還有兩個好兒子。她們便走到母親的家裏，把兩個兒子領來安慰她，他們站在母親的身邊，大兒子一聲不响，臉色慘白，好像中了什麼急病，小兒子因為母親哭，也隨着嗚咽起來。

在紛擾的中間，驟然發出一陣比母親的啼哭還要喧嚷的號陶聲，那原來是長舌婦在號陶着。

長舌婦在人叢中，因為周圍充滿了悲哀的空氣，自己忽也傷心起來，油光燦顯的大顆的眼淚，直淌到面頰上，她高聲地啜泣道：

「可憐蟲，瞧瞧我吧，我比你苦多啦，我沒有兒子，一個也沒有！嫂子，我比你還要可憐，我比隨

便那一個傷心的女人還要傷心！」

舊時的悲哀，都新鮮地活潑地湧上她的心頭，女人們統覺得驚駭起來，大家反而過去安慰她。

在一陣紛擾的中間，母親離開了人羣，向家裏走去，兩個兒子跟在背後，她一邊走，一邊輕輕地哭着。一到門口，她又坐下身去，號啕起來。大兒子已放低了哭聲，手背抹着眼睛，小兒子還是哭着，他是不懂得死了父親究竟有什麼意思的，因為他壓根兒就記不清楚父親是怎樣的一個人。女兒也哭着，手按着眼睛，輕輕地哀泣着，並且說道：

「我的爸爸死啦，我準要哭，不管眼淚辣得怎樣兇，怎樣痛，我一定要哭我的死去的爸爸！母親不能夠再哭下去了。她明白她一定要總自己身上的事情幹好。她一邊停止了哭泣，略略地安慰孩子們，一邊思索着自身的辦法。」

起初想起來，她覺得只有一條死路，但除了死路以外，還有一條生路，那就是把肚子裏正在長成着的，貪婪的小生命，活活地毀滅掉。不過，獨個兒是幹不了這件事情的，一定要有一個女人

來幫她的忙，自然，可以幫忙的只有她的堂弟婦啦。

母親雖然很不願意把自身的祕密告訴第二個人，但要她獨個兒幹這事情，她是一點沒有辦法的。堂弟婦又是一個粗中帶細的女人。怎樣告訴她才好呢？

事情真巧，一兩天以後，這兩個女人偶然在一條小徑上遇着，沒有第三個人，站在那裏攀談着。堂弟婦高聲地，和善地對母親說道：

「阿姊，你該多吃些東西，放寬點胸懷，別再傷心，你的臉孔黃得可怕，好像肚子裏有什麼蟲在咬你啦。」

母親的腦子裏浮起那一個想念，便低聲地，痛苦地回答道：

「我的肚子裏真的有一個蟲，要把我的性命都吃掉啦！」

堂弟婦正待凝視的時候，母親把手按在肚皮上，躊躇地，猶豫地說道：

「弟婦，我的肚子裏真的生了一樣東西，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莫非是中了一陣邪風。」

堂弟婦說道：

『讓我瞧！』

母親解開了衣衫，堂弟婦摸觸着她的膨脹起來的部位，吃驚地說道：

『阿姊，肚子裏像一個孩子啦，要是你有男人，我就準說你懷了胎啦！』

母親一聲不響，淒慘地低垂着頭，眼睛也抬不起來。堂弟婦看見她的肚子裏猛然起了一陣騷動，恐怖地嘆道：

『我敢打賭，真的是孩子啦！可是你的男人有這末許多年不回家，怎樣會有孩子，莫非你受了神胎？我聽說神道會下到凡世來，找尋像神道一般聖潔的女人，從前就時常有這種事情的。我相信你是怪好的女人，大家都尊重你，可是有的時候，你還會發脾氣，不快活，性子也暴躁，還不是一个像大神道一般聖潔的女人。我問你到底有沒有覺得神道壓到你的身上來過呢？』

母親還想編排一套謊話，要想說在某一天的狂風暴雨中，她躲避在路旁邊的小廟裏，覺得有一個神道附上她的身，可是，當她撥開了嘴唇要想出口的時候，她又忽然頓住了。一半是因為她不敢去污辱那個相貌堂堂的老菩薩，一半是因為她如今十分厭倦，不能夠再撒謊了。她抬起

了頭，苦惱地瞧着堂弟婦，紅潮浮上她的慘白的面頰。堂弟婦看出其中的情形，不再問她什麼，不再問身孕的來歷。僅僅說道：

『阿姊，你把衣衫蓋住肚皮吧，恐怕着了冷。』

兩個人走了一歇，母親帶着十分痛苦的情緒說道：

『弟婦，事到如今，不必管究竟是誰給我受的胎，旁人也永遠不會曉得的，只要你肯幫忙，把這個孽種打下來，我活着一天，就感謝你一天。』

堂弟婦低聲說道：

『我的歲數不大，我還沒有親眼看見過女人打胎。』

母親覺得眼前有一種希望，使耳語似地問說：

『到底怎樣辦呢？到底怎樣辦呢？』

堂弟婦回答道：

『有錢的話，要買許多藥料，那東西的性子怪兇怪強，有的時候，大人和小孩會一起送掉性

命的，常常比生產難，也比生產痛苦，不過，你能夠用了足夠的藥料，那就不會出什麼亂子。」

母親說道：

「只要能夠把這小東西弄死，使我的兒子們和旁人總不知道這回事，我就是送掉性命也情願的。」

堂弟婦停了脚步，凝神地瞧着母親，莊重地問道：

「阿姊，我準帮你的忙，可是，你的男人如今是去世啦，以後再會有這樣事情嗎？」

母親當天罰咒，苦惱地回答道：

「決不會的了，要是以後我再覺得像夏天那般渾身焦熱難熬，我會投到池塘裏面去，給水浸個透涼。」

那一個夜間，她挖出藏在窟窿裏的一大半的現洋。

趁着沒有旁人的機會，她把錢交給堂弟婦。

藥料總買好了，總製釀妥當了，在一個晚上，堂弟婦從黑暗中走來，低聲地對期待着的母親

說道：

「喂，你到什麼地方去喝藥？這事情太麻煩，太齷齪，要流許多血，在家裏是辦不了的。」

母親想起那路旁邊的小廟，白天很少過路人，夜裏簡直就沒有，那是一個怪冷落的地方。兩個人便一同走到小廟裏，母親喝了藥，躺在地上，等候着。

在深寂的夜間，藥性發作了，渾身痠軟絞痛，母親從來沒有夢想到如此凶險，那時她只打算一死了之。她除了痛苦以外，幾乎把什麼都忘掉了，但她牢牢記住，不管怎樣痛苦，她不得叫喊起來，她們也不敢點火，恐怕偶然有人走過，會從老遠的地方，就瞥見廟裏的稀奇的火光。

母親不能不咬緊牙關，忍受痛苦，汗珠像雨點般淌下來，她什麼都不覺得，只覺得一種可怕的絞痛，鬚髮有一個野獸抓住了她，要撕去她的心臟。在最後的一刹那，好像真正把她的心臟撕去似的，她叫了一聲。

堂弟婦走過去，手裏捏了一條簾，把出胎的小性命撿在簾子裏，摸觸一下，悽然地，低聲地說道：

「也是男的。你真是一個怪有福氣的女人，肚裏有這許多兒子。」

母親呻吟着，說道：

「可永遠不會再有啦！」

她躺下身去，在地上歇息一回，當她能夠立起身來的時候，她們就離開小廟，向家裏走去，母親倚靠着堂弟婦的臂膀，止住呻吟。當她們經過池塘邊的時候，堂弟婦把蓆捲丟到水裏去。

自從那一晚的事情發生之後，母親接連許多天病在牀上，不能動彈，絲毫沒有氣力，善良的堂弟婦時常走過來，儘量幫忙。那一個冬天，她老是有氣沒力地病着，要挑一擔柴或者一擔米到城裏去賣，真是一種難受的罪孽，然而，她又不能夠不上城去賣柴糶米。後來，天氣好的日子，她起床要比較容易些，可以在太陽光下坐一歇。到了春天，她似乎覺得好一點了，可還不會復原。

堂弟婦時常送些有味道的菜來給母親吃，來安慰她，母親會捏住堂弟婦的手，按在胸口，並且說道：

「我好像什麼都不能夠嚙下去。好像有一種東西重重地壓在這裏。我這顆心又重又大，擋住胸口，什麼也嚙不下去。我的心裏好像塞滿了痛苦，不能夠哭個痛快。只要能夠痛痛快快地哭一回，我就會好的。」

母親的情形似乎確是這樣的。可是，她不能夠哭。一個春天，她既不能夠哭，也不能夠如往年一樣做活。大兒子拖了瘦削的身子，做着必須做的事情，堂阿叔能夠幫忙的地方，總來幫忙。

母親却躺在牀上，既不能夠哭，也不能夠做活。

又到大麥長着芒鬚的辰光了。

一天，母親坐在太陽光下，沒精打彩的，早晨因為怪疲乏，頭髮沒有掠過，亂蓬蓬的。忽然傳來脚步的響聲。她抬起頭來一看，却是那個收租賬房站在那裏。

大兒子看見收租賬房，走上前去，對他說道：

「先生，我的爸爸死啦，媽媽這幾個月來一直有病，如今一切事情總歸我來擔當。先生，你這一次下鄉要是爲了看看田禾，我得陪你一塊兒去，我的媽媽是不能夠動彈啦。」

這個頭髮掠得光光，鬍鬚也剃得光光的城裏人，毫不介意地直視着母親，他是知道她已經遭遇過什麼事情的，而母親的心裏也明白他是知道的，她低垂着頭，靜靜地不聲不響。收租帳房却毫不介意地說道：

「孩子，你跟我一塊兒去。」

說着，大兒子便跟着收租帳房走去，母獨個兒坐在太陽光下。

母親如今十分明白，對於收租帳房，已經沒有一點希望。她的身體軟弱得很久，也不再需要他了。不過，這最後一面却是她所需要的最後接觸。她感覺到一種刺激，感覺到閉結的一顆心，有點融化起來，眼淚直衝到眼眶裏。她立起身，蹣過一條不慣常走的小路，蹣到一個冷清清的荒墳邊，這荒墳的年代是太久遠了，誰也不知道埋葬在黃土裏的究竟是男人，還是女人。她坐在草墩上，等待着，終於哭出聲來。

起初，眼淚是流得慢慢的，澀澀的，過了一歇，纔自由自在地淌着。

當女人的心頭充滿了悲哀的時候，她們是管不了一切，只要能夠哭個痛快，使心裏多少能

夠舒暢些就得，因為她們的一生實在是太苦惱了。所以，母親把頭埋在草堆裏，像一般女人那樣地哭着。

春風把她的哭聲送到小小的村莊上，婦人們聽到哭聲，大家面對面地瞧着，輕輕地說道：

『真是可憐鬼，讓她去哭吧，讓她哭個痛快吧。她做了寡婦，這幾個月來，却不會痛痛快快地哭過一頓。叫孩子們別去勸她。』

大家就讓她在荒坟上哭着。

哭了許多時候，太陽落山，母親聽到旁邊有一種聲音，輕輕的沙沙的聲音，便仰起臉來，從蒼茫的暮色中瞥去，看見女兒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摸索着，一邊走，一邊喊道：

『媽喲，阿媽叫我們別來勸你，讓你哭，哭得心裏舒服，你哭了這末久，可還沒有哭爽快嗎？』
母親這纔給女兒喚醒過來。她瞧瞧女兒的臉，嘆口氣，坐起身，把亂蓬蓬的頭髮，往後掠掠光，摩摩發腫的眼睛，慢慢地立起來。女兒伸手去捏着母親的手，閉着眼睛，抵住落山時候的通紅的，

閃耀的太陽光，哀切地說道：

「我但願一世不要哭，我一哭起來，眼淚就把我炙死啦！」

母親聽了女兒的話，神志突然清明，回復了平和的心境。

是的，在這黃昏時分，女兒說的這幾句話，女兒伸出的這一隻嫩手，確把在絕望的泥潭中生
活了幾個月的母親，拯救出來了。

她是回復了母親的心境了，瞧着自己的女兒，清醒地問道：

「孩子，你的眼睛更壞了吧？」

女兒回答道：

「我覺得總是這樣，可格外怕見亮光。如今我不像從前那樣看得清你們的臉孔，阿哥的
個子如今長得這末高，這末大，要是你們走過來不說話，我就分不出到底是誰，還是阿哥。」

母親怪慈愛地領着女兒走，埋怨着自己道：

「這幾天我到底忙了些什麼？孩子，明天一發亮，我准上城裏去，給你買眼藥，醫好你的眼

睛！

那一個晚上，孩子們覺得他們的母親似乎剛從什麼遠地方回到家裏來，怪親暱的，怪和善的。她給孩子們盛好了飯，擺在桌子上，振作起全副的精神，臉孔雖然慘白，顯出疲頹的神色，却很安恬，充滿了一種幽微的平和。

她瞧瞧每一個孩子，好像有一兩年沒有看見過他們的模樣。她對小兒子說道：

「孩子，我明天要把你的衣服洗洗乾淨。我沒有看見你的衣服會糟得這樣髒，這樣破爛。你是怪漂亮的，孩子，不配這樣齷齪，連你的媽也要給人家笑啦。」

母親又對大兒子說道：

「前天你對我說，砍傷了一個指頭，發着痛，伸出來給我瞧瞧。」

她把兒子的手洗洗乾淨，在傷口敷了一層油，問他道：

「孩子，怎樣受傷的？」

兒子睜大了眼睛，覺得奇怪地說道：

「媽，我告訴過你啦，因為不多幾天就要刈大麥，我在刀磚上磨鏢刀，一個不小心就割傷手指頭。」

母親急急回答道：

「噯，我想起來啦。」

孩子們雖說不出所以然的道理，但他們覺得周圍忽然全是溫暖的氣氛，而這溫暖的氣氛，似乎全是從母親的身上放散出來的。他們充滿了歡愉，有說有笑，講講這樣，講講那樣。小兒子告訴母親道：

「我今天又贏了一個銅子；我總是贏的，運道怪好。」

母親熱切地瞧着他，越看越是一個怪可愛，怪結實的孩子。她是長遠沒有這樣熱切地瞧過他了，所以，她一邊驚奇着，一邊帶着戀戀的突然的愛悅說道：

「乖孩子，你把銅子省下來，別去買糖，白白化掉！」

他却嚴重起來，不安地說道：

「媽，我准不去買，可只有今天，明天就不成，我早想到明天要買糖吃啦。實在也不用把錢省下來，我差不多天天可以贏到一個銅子的。」

母親溫柔地回答道：

「孩子，你就去買糖吃吧，橫豎銅子是你的。」

接着，沉默的大兒子開口說道：

「媽，我有一樁古怪的事情要告訴你，今天收租賬房和我到田上去的時候，他說就要往別的地方去碰碰運氣，這是他下鄉的最後一年了。他說：老是走着這樣鄉下的土路，老是看見這樣平常的佃戶和鄉下女人，過了一季又是一季，什麼也沒有變動，他實在覺得討厭了。他說就要到一個頂遠頂遠的城市裏去做事。」

母親留心聽着，甯靜地坐着，從搖閃的黯淡的燭光中，凝視着兒子的面孔。兒子講完了話後，她等了一刻，讓那些話語滲入心的深處，好像雨點打落在乾燥的，枯渴的泥土上一樣。她帶着輕和的，溫暖的語氣對兒子說道：

「孩子，他真的這樣告訴你的嗎？」

兒子講的關於收租賬房的一番話，似乎並不干母親什麼事，接着，她就快快地說道：

「我們得睡覺歇息啦，明天一發亮，我就要上城裏去，給你的妹妹買眼藥。」

她說話的聲音又飽滿，又柔和，黃狗也搖着尾巴討食吃，她好好地餵牠。黃狗快活地，疑奇地，狼吞虎嚥地，一古腦兒吃下肚子，吁了一口滿足的氣。

那一個晚上，她是睡着了。大家總睡着，總給酣暢的睡眠圍罩着，享受深長的充分的安息。

第十二章

第二天，夏雨還沒有止歇，天空像鉛一般灰黯，低低地壓在地面上，山頭全掩藏在雲霧裏。

母親一早就起身，把事情收拾好，要帶女兒上城去醫紅眼睛。她是一天也不能夠再等的了，她已經等了這許多日子，甚至讓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成爲幾個年頭。如今，在給眼淚沖洗得清白的母親的新生活中，她對於孩子們的心腸，是既不會過份溺愛，也不會過份暴躁的了。

小姑娘活到如今，從來沒有離開小村，她一邊梳着長頭髮，用桃紅色的頭繩編起一條長辮兒，穿上一件藍底白花的褂子，一邊興奮地顫慄着。當她打扮好的時候，她渴望地對大家說道：

「但願我的眼睛今天能夠明亮，我好瞧瞧城裏千奇百怪的東西。」

小弟弟聽了這話，却尖刻地，乖巧地回答道：

「你的眼睛要是明亮的話，今天你就用不着上城去啦。」

但小弟弟的話是很對的，她只微微地笑着，一時也說不出什麼去回答他，因為她說話總是慢慢的，溫和的，不能夠隨機應變的。

想了一陣，才說道：

「我可終巴望眼睛明亮，不然，我就永遠看不見城市。」

母親並不去聽孩子們的說話。她自己，也準備起來，打扮起來。她遲疑地拉開了抽屜，拿出一個小包，凝神地瞧着，揭去了一層裹着的薄紙，耳環和戒子閃耀在眼睛的面前，她思忖道：

「還是藏在家裏，還是到銀匠店裏去換了現錢呢？」

她遲疑了一番，又思忖道：

「我已經算一個寡婦，今後我永遠不能夠再戴銀貨，我也沒有再戴這些東西的心腸。話雖如此，但這些銀貨是可以留到女兒出嫁時候用的。」

她瞧着手裏的一包銀貨，沉思着。可是，突然記憶起從前的情形，惹起她的厭惡和憤怒，她一心要想無牽無掛地不再受那些銀貨的累，毅然地說道：

「我決不再把這些東西藏在家裏了。他或許還會回來，是的，我的男人或許還會回來。要是他真的回來，尋出了這些奇怪的銀貨，他就會不相信我，即使說是我自己買的，也不中用。」

她把紙包塞到胸口，喚女兒動身，上城裏去。

她做動身的時候還很早，村上沒有一點騷動，路上也沒有什麼行人。

恢復了健康的母親，自由自在地走着，昂然地衝着清晨的霧氣，一隻手攙着女兒，女兒也竭力迅速地移動着脚步。可是，她一向沒有知道自己的眼睛，實在是糊塗得看不出什麼東西的了。在熟門熟路的家裏，她可以不費力地，穩當地走來走去，却沒有知道她在家裏並非靠着眼睛的光線，而是靠着摸觸和氣味的。她如今走的是陌生路，路面上的石塊時常有陷下去的，一回兒高一回兒低，要是沒有母親攙了她的手，她準會接一連二地摔交。

母親看了這情形，心裏怪驚怖，不安地對女兒說道：

「可憐的孩子，醫你的眼睛恐怕已經太遲啦。你可從來沒有對我說過瞧不出東西我也以爲你給眼淚水辣痛，眼睛糊塗，所以看不清楚。」

女兒一半啜泣地回答道：

『媽，我本來也以爲看得清楚的，我想如今也是一樣看得清楚的，這條路可高高低低的，怪不平的，你走路又是這樣快，我沒有走慣。』

母親放慢了脚步，不再說什麼話，母女倆緩緩地趕着她們的路程。將近藥店的時候，母親的脚步又不知不覺地急促起來，她是十二分切望的了。

辰光還很早，藥店裏的夥計剛在卸着店面的排門，慢吞吞地，時常停下來打呵欠，手指插入茅草堆似的長頭髮裏，搔着頭皮，母女倆是第一批的主顧。

當他抬起頭來，看見這個鄉下女人和鄉下姑娘站在櫃台前面的時候，他吃驚地開口問道：

『大清早起，你們要什麼東西？』

母親指着女兒問道：

『有沒有醫紅眼睛的藥？』

夥計的視線投到鄉下姑娘的身上，瞧着她的眼睛，怪枯焦，眼角邊全是紅筋絡，一點也睜不

開，他問母親道：

「她的眼睛怎令糟成這個樣子？」

母親回答道：

「起初，我們以爲她的眼睛是給烟薰壞了的。你知道，我的男人去世了，我要上田裏做活，有時候我回去得太遲，她使到灶窠裏去燒火。可是，照近幾年的情形看起來，就不是這末一回事了。我已經不叫她燒火，她的眼睛已經薰不着烟，可是，身子裏好像冒起一種熱火，燒炙她的眼睛。她是一個頂和善的姑娘，從來沒有發過脾氣，那到底是什麼熱火，我却不明白。」

夥計搖搖頭，又懶懶地打着呵欠，不甚關心地說道：

「有許多人因爲受了身子裏的熱火，患着這樣的紅眼睛。熱火也有各式各種，却沒有醫治的靈藥。這熱火越來越旺，實在沒法醫治。」

這幾句話像鐵一般壓到母女倆的心頭上。母親輕和地迅速地說道：

「這城裏總該有眼科醫生喲。我們是窮人，拿不出很多的錢，你知道有便宜的好醫生嗎？」

夥計沒精打彩地搖着亂髮蓬鬆的頭，走到一個小木箱旁邊，那裏面藏着一種涼藥，他一邊走，一邊說道：

「要是她的眼睛再看見東西，那實在沒有辦法，這樣的紅眼睛，我不知道看見過多多少少，每天有許多帶着這樣紅眼睛的鄉下人，到我這兒來，他們都說給一種內火燒着我聽說就是外國醫生也沒有真正的好辦法，他們把眼睛割開來，却不能夠把身子裏的熱火也刮掉，那種內火仍舊旺盛起來，燃着眼睛。我這兒有一種涼藥，雖醫不好紅眼睛，却可以清涼一下。」

他拿出幾顆麥子那般大小的褐色的藥丸，裝進一根鵝毛管裏，再對母親說道：

「嫂子，她的眼睛是瞎啦！」

小姑娘聽到這個消息，受了重大的意外的打擊，面孔怪悽慘，當夥計看見她的可憐的表情時，又一半好意地對母親說道：

「傷心又有什麼用呢？這是她的命運。她前世一定作了什麼孽，或者說她的爸爸作孽，嫂子，或者是你也說不定。知人知面不知心，誰能曉得呢？不管是誰作的孽，却輪到她來活受罪，這是天

意，誰也挽回不了。」

總算盡了一番簡單的好意，他又打着呵欠，接過母親給他的錢，蹙到別的房間裏去。

母親却不服夥計的話，非常憤怒地反駁道：

「她的眼睛沒有瞎！誰聽說紅眼睛會變成瞎子？我的阿婆從小就是紅眼睛，可是她到死也不瞎！」

夥計來不及回答，她就急速地離開店門，重重地捏住女兒發着顫抖的手，走到一家銀匠店，她從胸口掏出一個小包，遞給店堂裏的老頭兒，低低的說道：

「我的男人已經去世，我不能夠再戴這些銀貨，請你算一算好換多少錢。」

當老頭兒秤着那些銀貨，計算好值多少錢的時候，母親等着，女兒却把袖口掩着眼睛，輕輕地嗚咽起來，並且帶泣帶說道：

「媽，我好像看見秤盤裏有亮晶晶的東西，我不相信真的就是瞎子，要是我瞎了眼睛的話，我就一點也瞧不出來啦！媽，那亮晶晶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耳環和戒子離開女兒的面孔不到兩尺，雪亮的，清清楚楚的，她却瞧不出，母親這纔明白女兒的眼睛確是瞎了。她的心裏怪痛苦，對女兒說道：

「孩子，你說得不錯，秤盤裏是一只銀戒子，你知道我如今是不能夠戴銀貨啦，所以我帶來變錢化用。」

母親陷入新的愁慮中，既不想到把銀貨出賣的事情，也不想到當初銀貨的來歷，到底有什麼意思。她只想到銀貨儘管閃耀着光亮，女兒却一點也瞧不出。老頭兒把耳環和戒子，放到一個小盒子裏。瞎眼的女兒再也看不見光亮的東西，母親就只有這樣的一個想念。

但女兒的眼睛既然真的是瞎了，母親知道還有一樁事情要辦，而且是一定要辦到的。她牽了女兒的手，沿街走去。這時候，街上已經擁擠起來了，有的走來買，有的走來賣，鄉下人沿街擺着蔬菜的籃頭，賣魚人也擺着魚攤，母親一邊走，一邊把身子擋住了女兒的身子，到了一家店面前，她吩咐女兒站在門口，自己走進店裏。夥計過來問他要買什麼東西，她指着一樣東西說道：

「那個。」

那是一面小銅鑼，懸在一起的，是一個小木錘，是瞎子走路時候敲着給人知道的。夥計把銅鑼先敲了一兩下，試試響聲。小姑娘聽了那響聲，急速地抬起頭來說道：

「媽，我聽到像鐘一般清楚的鑼聲，這兒有一個瞎子吧。」

夥計瞥見小姑娘自己就是瞎子，高聲地笑起來，並且喊道：

「沒有瞎子，只有……」

母親滿面怒容地睨視着他，他纔沒有把下半句說出口來，趕快把那面小銅鑼交給母親，呆地立着，傻頭傻腦地瞧着離開店門的母女倆。

早晨逐漸過去，街上逐漸充滿了喧鬧，騷聒，和駭人的聲音，小姑娘總沒有聽慣。有些人拉破了喉嚨講生意經，有些人粗暴地碰到她的身上，她跨着小脚步，小心地摸觸着，無意識地微笑着，忍住苦痛。

母女倆又離開城市，女兒也滿想回去。但母親的心裏十分酸楚，十分悲哀，一只手緊緊地握

着瞎子用的那面小銅鑼和那個小木錘。

她買了小銅鑼，却又不能夠就給女兒，她還不能夠以為女兒的眼睛是全瞎啦。

母親等過夏天，又割罷稻，把租量給新賬房，新賬房是一個老頭兒。

秋天又來了，可是，她還不能夠把那面小銅鑼交給女兒，還有一樣事情，她一定要辦到，就是要上廟裏去求神。天天看見瞎女兒，母親總記着藥店裏的夥計對她說的幾句話：

『或許她的大人作了什麼孽，知人知面不知心，誰曉得心底的事情呢？』

她默念着要上一個她所知道的廟裏去燒香，自然不是那個路邊的小廟，也不是那些給她掩過面孔的幾尊菩薩。她所知道的那座廟，離開三十多里路，聽說那裏有一尊怪和氣怪靈驗的女菩薩。她對兩個兒子說出要上那座廟去燒香的原因，他們都嚴重起來，恐懼着不知道什麼事情已經降落到姊妹的身上了。大兒子像老年人般說道：

『我早就防她有什麼岔兒了。』

小兒子却吃驚地說道：

「我就從來沒有想到過她的眼睛有什麼毛病，我是看慣了！」

母親也對女兒說道：

「孩子，我要上南面的那座廟去，那裏有一尊百求百應的菩薩娘娘，你知道村上李阿六的女人年紀頂大，老不會生孩子，李阿六不耐煩，恨她的薄福相，要討小老婆，她急得沒法，到那個菩薩娘娘的面前去燒香，後來就養了一個好兒子。」

女兒回答道：

「媽，我記得的，她還替菩薩娘娘做了，一雙綢鞋，養了兒子的時候纔送到廟裏去。媽，你趕快去，那位菩薩娘娘的心腸真是怪軟的。」

母親就獨個兒動身。

自從這一個月來，北風括着不停，樹枝上的葉兒，已經萎縮，路邊的野草也乾癟枯黃，地面上的一切，統呈現着凋謝死滅的跡象。

母親整天和北風掙扎。

可是，母親心裏的恐懼，如今是比北風還厲害，還酸烈了。她恐懼自己的罪孽，已經降到女兒的身上。

她終於走到那座廟裏，漆着淡紅色的牆頭，金碧輝煌的菩薩，出出進進的許多香客，這一切，她却全沒有瞧入眼，她一點也沒有看出那座廟的高大精緻。

她一到廟門口，買了一炷香，就匆匆忙忙地走進去，找尋那一尊菩薩娘娘。她問和尚道：

「活娘娘在那裏？」

天天有許多女人到這廟裏來求兒子，和尚瞧着母親那副平常的相貌，以為她也是來求兒子的，就用他的歪嘴指到黑角落裏的一個又小又老又醜的菩薩娘娘。母親走過去，站在旁邊等候着，一個老太婆跪在菩薩面前，正唸唸有詞地替兒子禱告着，說她的兒子病在床上，已有幾年，年頭不能夠動彈，病得非常沉重，不能夠再生兒子。那個老太婆又喃喃地禱告道：

「要是我們的家裏作了什麼孽，我們還沒有贖清，要是我的兒子真是爲了這一點事情，不

能夠起床，求娘娘指點我，我一定來贖清，我一定來贖清！」

老太婆立起身來，打着咳，吁着氣，自顧自地走開。母親接着跪下去，向菩薩禱告。但她忘不掉老太婆在菩薩面前所說的一番話。在母親看起來，菩薩好像粗暴地瞧着自己，那裝金的光滑的面孔凝視着下邊，好像知道，自己是不乾淨的女人，不受感動的樣子，她心裏想，自己作的孽是沒有方法贖清的了。

禱告了一歇，她只好立起身來，重重地嘆口氣，不相信自己的禱告到底有什麼用處。到菩薩面前去燃着了香，她便離開那尊活娘娘，離開那座廟。

當她走完了三十來里的路程，又到自家的門口的時候，她渾身覺得又寒冷，又疲乏，一屁股坐到矮竹凳上。孩子們問她那個菩薩娘娘到底怎樣靈驗，她傷心地說道：

『我怎樣能夠曉得天意呢？我只能在菩薩面前禱告，我們只能看後來的事情，到底有什麼報應。』

在她的心坎裏，她一點也不願作過什麼孽，可是，她越這樣想，越奇怪自己竟會幹過那樣的

事情，因為自己作了孽，因為如今不能夠消去自己的罪過，她對於那個光面孔的收租賬房，懷着一肚子的憤恨，一肚子的憎惡。所有年輕女人的那種熱力，也隨着消散了，她如今也不再是年輕的女人了。

對於母親，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麼男人還會發生男人的那種特殊的意味，她所有的，只是三個孩子，一個是瞎眼的女兒。

第十三章

如今母親再也不是年輕的女人了。

她已經四十三歲。有時候，她在夜裏數着手指，計算男人離開家裏到底有多久，實實足足已經滿十二年，就是村上人知道他的死訊，也有五年多了。

身上雖沒有肉，但她走起路來，還是那末昂挺挺的。別的女人上了四十三歲，也許要枯萎，或者肥胖起來，堂弟婦和長舌婦就是一年比一年肥胖着的，母親可還是那末瘦削，那末有勁兒，好像年輕的時候一樣。但她的乳部是逐漸縮小乾癟起來了。因為這許多年來，她時常在強烈的太陽光下做活，眼圈已顯出繃紋，皮膚也給灸得黝黑了。如今她行動起來，多少總比從前慢一點，自從那一次打胎以後，就把從前的輕快失去了。

孩子們都長大起來，他們看母親是老了，大兒子如今是一個年輕力旺的小夥子，田裏的事

情，他總得上手。他總是勸着母親在家裏歇息，不要去鋤撥那些又大又重的土塊，他總是想法叫她做些輕鬆的事情，尤其歡喜看見母親坐在夏天的樹蔭底下的矮竹凳上，安靜地縫着一件東西，讓他獨個兒上田裏去做活。

可是，母親却並沒有那末老。對於田裏的事情，她比誰都要歡喜，她愛上田裏去做活，回到家裏的時候，滿身濕透了乾淨的汗水，一陣一陣的風涼爽地吹着那汗水，身子雖感到疲乏，却怪甜蜜。她的眼睛也是看慣了田地，山嶺和粗大的東西，一時要把眼睛的光線，收斂到像針子那樣纖細的東西上，實在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一家人如今總知道女兒是瞎眼。就是那可憐的姑娘也知道自己是瞎眼了。自從那一天跟母親上城回來以後，她就暗暗地明白了。母女倆對於那個菩薩娘娘，誰也沒有多大的信心，因為母親一直在恐懼着她作了的孽，女兒則以為瞎眼是她的命運。

一天，母親問道：

「你把鵝毛管裏的藥都用完了嗎？」

女兒坐在門檻上，輕輕地回答道：

「早就用完啦。」

母親又說道：

「我得再給你去買一點藥。你幹麼不早對我說呢？」

女兒搖搖頭，溫柔的嘴唇忽然暴躁地溜出刺心的話來：

「媽，我的眼睛是瞎啦，我知道我的眼睛是瞎啦！我如今一點也看不清你的面孔。我跨出門檻，走到場沿邊，就辨不出方向。我如今不是老悶在家裏，連田裏都不能夠去嗎？」

她哭着，咬着嘴唇，因為她哭起來的時候，眼睛還是發痛的。

母親再不說什麼話。對一個瞎眼的孩子，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停了一歇，她立起身來，走到房裏，拉開從前安置着銀耳環和銀戒子的抽屜，拿出那一面小銅鑼，又走到女兒的面前，對她說道：

「孩子，這面鑼還是前些日子買的，打算……」

母親不能夠說出下面的半句話，就把那東西塞到女兒的手裏。女兒接過手來，馬上覺得那是瞎子的小銅鑼，緊緊地捏着，重又安靜地，悽惋地說道：

『媽，我就要這樣東西。』

晚上，大兒子回來的時候，母親吩咐他去砍了一根硬樹枝，削削光，給女兒做拐杖。女兒一隻手敲着小銅鑼，一隻手撐着拐杖，走路來可以比較地自由自在，比較地不必提心吊膽。要是女兒遇着什麼不測的事情，要是有人不留意地推了她一下，或者把她撞倒在地上，因為母親已經使人家知道她的女兒是瞎眼，她也就不會受到人家的指摘了。

從此以後，女兒跨出大門，總是隨身帶着這兩樣東西，一面銅鑼和一根拐杖，她懂得怎樣輕輕地，清晰地敲着銅鑼，發出叮叮玲玲的響聲，移動着安詳的，穩妥的腳步。

這瞎眼的姑娘，對於家裏的事情，也處處顯出特別聰明的地方。在家裏，她既不需要銅鑼，也不需要拐杖，能夠淘米，能夠煮飯，自然，母親是不再讓她燒火的了。她能夠掃地，掃場，能夠到池塘邊去打水，能夠在壁角落裏拾出母鷄生的蛋，能夠嗅氣味，聽聲音，知道豬狗牛羊在什麼地方，把

吃的東西送到牠們的面前。她幾乎什麼事情都能夠做，自然她不能夠做針線，因為太細巧了，也不能夠上田裏去做活，因為她沒有那末大的氣力。

母親看見女兒的這種情形，一顆心好像要融化開來，想到女兒出嫁後不知道要遭遇怎樣的運命時，她覺得痛苦極了。女兒總須出嫁的，要是女兒不出嫁，恐怕在母親死後，就沒有誰去顧憐她，她也沒有真正可以靠托的人，因為一個女人不能夠靠托娘家，是要靠托夫家的。母親時常想起這件事，她疑心有沒有人家要娶一個瞎眼的媳婦，假使沒有人家要，那末，她會有怎樣的結局。

每一次母親說起這件事情的時候，大兒子總回答道：

「媽，只要她能夠管應份的事情，一切我會照顧她的。」

兒子的話多少給予母親一種安慰，但母親知道一個男人的心，不是完全靠得住的，一定要看他娶的老婆，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女人。所以，她的心裏這樣思忖着：

「我給他娶的媳婦，準要能夠好好地照顧我的瞎眼女兒，能夠和氣地待她。我給他娶的媳

婦，一定要能夠照顧兩個人，一個是男人，一個是姑娘。」

母親給大兒子配親，實在也已經是時候了。

不知不覺地，他已經是十九歲的小夥子。但他從未對母親說過要娶老婆，也從未向她表示過需要一個女人。刻苦地做活，從來不苛求什麼東西，他一向是頂善良，頂溫和的兒子。

他是一個十分完美的兒子，但有一點壞處，他不肯饒讓他的兄弟。這真是稀奇透頂的事情：他對於外面的一切，甚至對於家畜，都是心平氣和的，就是母親要給他買一件新褂子，他也不說歡喜什麼顏色，他的爲人是這樣沉默。可是，當他居於大阿哥的地位時，待他的兄弟就一點也不客氣，假使孩子躲懶玩耍，他便嚴厲地對付他，責罵他，並且毫不體恤地迫他做田裏種種煩重的生活。

屋子裏也往往充滿了爭吵的聲音。

小兄弟高聲嚷着，全是尖刻的，忿怒的話語，大阿哥閉口不響，直到按捺不住的時候，就隨便

拉起什麼東西，或者用拳頭去打小兄弟，他打起來是不肯停手的，總是那孩子拚命掙脫了他的手，一邊哭，一邊奔，在樹林裏掩出掩進地逃到堂阿叔的家裏去躲藏。後來，一村上的人總怪大阿哥太兇辣，大家出來幫孩子的忙，於是他的胆子格外大，老不上田裏去做活，躲藏在堂阿叔的家裏，跟一般孩子們混在一起玩，瞧見他的哥哥去到田裏之後，他纔無拘無束地走回家裏。

有時候，大阿哥覺得心裏怪痛苦，突然丟開手邊的工作，回到家裏，却遇着小兄弟，他便揪住那孩子的頭，憤憤地攔他，母親可憐小兒子，奔過來嚷道：

「讓他去吧，讓他去吧，你這樣惡打你的小兄弟，嚇壞了你的妹妹，孩子，你太不顧你的臉！」

大兒子可嚴酷地回答道：

「我是他的哥哥，我們的爸爸又去世了，你說我不該管束他嗎？他是一個只吃飯不做事的懶蟲，人雖小，倒已經賭起錢來啦，媽，你總明白的，可是，你一向就最歡喜他。」

母親確然是最鍾愛小兒子，只有小兒子最能打動她的心。

在母親看來，大兒子眼睛一霎時就長成了大人，怪沉默，跟誰都沒有話講。母親不知道他的

不愛講話，是因為他時常疲乏，沒有興趣。大兒子正當十分疲乏的時候，她却以為他是有意使氣。女兒呢，母親自然是很歡喜她的，但常常含着一種苦痛，因為女兒的瞎眼睛總是一件問心有愧的事情！她從來不能夠忘記掉那個菩薩娘娘沒有理睬自己的禱告，她也沒有再去燒香許願的心思，恐怕犯的罪孽已經不是自己擔受得了，所以報應到女兒的身上去。因此，母親對於女兒，雖然終懷着一副可憐的柔軟的心腸，但她在女兒的身上，從來尋不出什麼愉悅，就是女兒愛嬌地走近身邊，微笑地微着，坐下去聽着母親說話的聽音，母親會藉故立起身來，忙着別的事情，因為她實在不忍看那些緊閉着的瞎眼睛。

只有小兒子是活潑的，十全十美的，快活的，往往看起來，他和他的父親好像是一個樣子的。母親溺愛他的心思，一天比一天濃，所有從前對於男人的鍾情，如今總移到小兒子的身上了。因為溺愛的緣故，她時常站在小兒子和大兒子的中間，做一面擋箭牌。每當大兒子捉住了小兒子的時候，她便挺身衝進去，大兒子恐怕打着母親，不得不停手，小兒子就趁着機會溜出去。

在不久的以後，小兒子時常會這樣溜出去。他本來是躲藏在堂阿叔的家裏的，慢慢地，他從

堂阿叔的家裏，這兒那兒地到別的地方去浪蕩，甚至會上城去遊逛。出門玩了一兩天，他仍又趕到堂叔阿的家裏，從場對面的門口走出來，好像一向是躲藏在那兒的樣子，一雙眼睛整天瞞着阿哥的神情。要是他過了一兩天還不回家，母親等到大兒子上田去做活，便帶着一點好吃的東西，走到堂阿叔的家裏，勸他回去。

但近來母親一半也有點怕懼大兒子起來了。

有時候，母親和小兒子一起上田裏去，有時候，她會先回到家裏，叫小兒子先吃飯，儘挑揀好的菜給他，她實在是太溺愛小兒子啦。

她歡喜小兒子的輕鬆愉快的話語和舉動，歡喜小兒子的光滑的圓面孔，歡喜小兒子的柔順輕軟的身體，這跟他的父親一樣。大兒子因為刻苦做活，背脊已經彎屈，手也變得粗笨，小兒子可全不是這樣。他是活潑強健，滿身是光滑的皮膚，兩條輕快的腿走動起來，就好像一頭小雄貓，所以母親怪歡喜他。

遲鈍的大兒子感覺到母親對於小兄弟所有的熱情，他便深深地思索起來，懷恨起來。他如

今想起天天所做的事情，想起爲了體諒母親而做的一切事情；爲了母親，他從孩子的時候拚命吃苦到如今，她却從來不以爲意，全沒有放在心上；他這樣想來，似乎他的母親是全世界上最殘忍的女人。一切的痛苦怨憤，漸漸地，深刻地集中在心坎裏。

他恨毒他的小兄弟。

第十四章

大兒子的心坎裏，如今堆積了一切的恨毒，就是母親也不知道那恨毒究竟是怎樣深刻。直到爆發起來的一天，牠纔像圍在堤壩後面的江流那般奔騰，頓時漲滿了滔滔的大水，沒有人懂得那細微而祕密的來源，所以，當堤壩給大水衝破了的時候，大家都駭怪起來。

那是秋天收稻的時候，大家從天亮到天黑，都要忙迫地，吃重地在田裏勞苦着。小兒子雖然往常想到別處好玩的東西，那一天他也做着田裏的生活。母親曾經暗暗慰勸過他，一邊撫摩着他的瘦削的手，一邊對他說道：

『孩子，這幾天稻忙的時候，你好好地做活，給你的哥哥聽得心裏舒服。要是你能夠好好地做活，使你的哥哥歡喜，等到過了稻忙，我會給你買一樣你所頂愛的好東西。』

他答允下來了，嗽起紅潤的嘴唇，挨磨着輕軟的身體，事情雖做得不十二分的好，却也可以

過去，可以不受阿哥的毆打。

那一天，天空好像就要下雨，大家都做過了尋常的時間，母親覺得非常疲乏，她嘆嘆氣，伸直了發着酸痛的背脊，對大兒子說道：

「兒子，我要先回去，煮好了飯等你，我是怪乏力怪酸痛啦！」

大兒子粗率地答道：

「你回去好啦。」

他說這句話是不含一點惡意的，因為他從來就不叫母親多做事情。

母親獨個兒回去，讓兄弟兩個人在田裏收稻，辰光實在已經太晚了，就是在場上打稻的人也瞧不清楚了。

煮飯的水，剛起滾，坐在門檻上的女兒忽然嚷着說，她聽到小兄弟的哭聲。母親竄出了灶間，確然聽到哭聲。她便奔到稻田裏去，大兒子正把他的小兄弟兜頸地揪在稻稈子堆上，揮着鐮刀柄，一點也不留情地擊着，小兒子拚命咆哮，兩個小拳頭反打過去，使盡氣力，想掙脫阿哥的掌握。

可是，阿哥却緊緊地揪住他，用粗重的鐮刀柄打着他。

母親三步改做兩步地拚命奔上前去，抱住了怒氣沖沖的大兒子的身體，並且懇求他道：

「呵，兒子，他還是小孩子啦！呵，兒子！呵，兒子！」

小兒子趁着母親和阿哥扭纏的時候，便如小兔子一般輕捷地跑開去，消失在灰暗的夜氣中。

田裏只賸下兩個人，一個是母親，一個是發恨的大兒子。

母親纔遲疑地說道：

「兒子，他還是孩子啦，他還只有十四歲，還是一心想去玩。」

大兒子却反駁道：

「我在十四歲的時候還是孩子嗎？我在忙辰光會去玩嗎？會要我給我一只戒子，一件新長衫，和這樣那樣我賺不到的東西嗎？」

母親纔明白笨拙的小兒子，已經在阿哥的面前，誇張過她允許給他的東西。她默默地站着，

感覺自己的過錯，呆視着她的大兒子。

大兒子的恨毒還從心裏爆發出來，接着又嚷道：

「你把錢藏起來，我們所能賺到的錢，我全交給你。我自己不用一個銅子，不抽一口烟，不喝一杯酒，也不給自己買一點歡喜的東西。你可要允許去買那些我從來不會有過的東西給他！到底是為了什麼呢？他要吃飯，要穿衣，就應該做活！」

母親帶着低微的，苦惱的聲音說道：

「我沒有允許給他買戒子和長衫喲。」

她一半也怕懼她的憤怒的兒子，他在平日是怪嚴肅，怪沉靜的，這一天却全不是那樣子。

大兒子又充滿了火氣說道：

「你允許給他的，要不是戒子和長衫，那就更壞啦！他說，糶了稻，付過錢糧，他要什麼，你就給他買什麼。他說，你這樣允許過的！」

母親在善良的兒子面前，覺得慚愧，無可奈何地回答道：

「我原只允許給他值一兩個銅子的小玩意。」

但他不還是她的兒子嗎？這樣一想，她又鼓起了勇氣，對大兒子說道：

「我允許給他一樣小玩意，也無非使他不受你的糟踢。他不管做什麼事情，你總是把那種兇惡的相貌和話語去嚇倒他，如今，你又把他痛打起來啦！」

大兒子可不再說什麼。他又俯下身去捆稻，做得那樣起勁，那樣急速，好像着了魔似的。母親瞧着他，不知道怎樣纔對，覺得大兒子待他的小兄弟實在太潑辣，可是自己也明白多少有些不對的地方。

他看見大兒子快要流出眼淚來，緊緊地咬着牙關，遏住了啜泣。當她看見他的這種痛苦的神情時，她的心腸，就軟下來。大兒子一向是那末平淡，滿足，沒有任何慾望的，她從來不會瞧出他有那樣的神情，所以，她也特別地感動起來，連忙對他說道：

「兒子，我是錯的，我知道我是錯的。我近來沒有好好地照顧你。我也沒有用心怎樣你就變成了一個大人。我如今可看出你是一個大人啦。你該做我們家裏的當家人，你該管我們家裏的

錢。是的，我如今看出你確是一個大人，給我耽擱了許多的事情，我要給你趕快辦妥。我要給你找一個媳婦，這個家應該是你和你的女人去管了。我可還沒有找到中意的媳婦，如今，我要好好地給你去找了。」

這樣，她算補了自己的壞處。

大兒子咕嚕地說了一句話，沒有給母親聽清楚，就仍舊掉轉身去捆稻。但母親的心裏覺得是舒服得多了，一邊走回去，一邊匆匆地說道：

「鍋子裏的飯，恐怕總給燒焦啦。」

她說這句話是要使氣憤平服過來。

當她走到家裏後，她又這兒那兒地忙着，忘掉了自己所有的困頓。

女兒問道：

「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母親急速地回答道：

「孩子，沒有什麼大不大的事情，你的弟弟要躲懶，或許是你的阿哥故意這樣說，也不一定。我以為弟兄們吵架是常事。」

她要緊走過去，切好一碗蘿蔔絲，澆上酸醋，蒜油和醬油，這樣菜，她知道大兒子是頂愛吃的。她一邊做菜，一邊思索着自己的辦法。在她想來，大兒子似乎真的應該成親了。她雖然當他是一個大人，要靠他做大人一樣的事情，他却沒有得到大人一樣的報酬，她暗暗地埋怨着自己。所以，她決心要把對兒子所說的話，完全做到。

大兒子終於也從田裏回來了。

辰光要比平時晚，已經完全烏黑了。他走進了屋子，母親還不能夠看出他的面孔。直到他靠近桌子上的燭光，她纔看得清楚。她仔細地瞧着他，但兒子是沒有留心到母親在注視他的。她看出他又恢復了原來的心境，她講的一番話，顯然使兒子高興，所有的氣憤，統統消失了。因為大兒子的面上，浮着和平的神情。母親看見小兒子攀住門樞，不敢走進去，便喊道：

「孩子，你進來吧！」

小兒子就走進去，眼睛溜到阿哥的身上。大兒子可全不去留心他的小兄弟，這時候，他是沒有氣憤的了。

母親怪滿意，懂得自己所抱定的主張是很對的，怎樣允許兒子的話，就應該怎樣做到底。

像平時遇到任何疑難的事情一樣，她又去找堂兄和堂弟婦商量。她自己不知道那裏有姑娘；村上姑娘是不能夠做媳婦的，因為一村上的人家全是同姓，全有親密的血統關係。她也不知道鎮上有沒有好姑娘，因為只跟鎮上幾家來往的小店相熟。

時光雖近初秋，天氣却還暖熱，母親就揀了一個晚上，走到場對面去。大家坐在一起閒談，堂弟婦給頂小的孩子喂乳。母親最後對大家說出她的心事，並且問堂弟婦道：

「那末，你知道你娘家的村莊上有沒有姑娘呢？我就頂歡喜像你這樣的姑娘，脾氣好，容易生孩子，最吃苦做活。家裏的事情，我還能夠當心許多年，即使我的媳婦管不了家務，我倒不會怎樣計較的。」

善良的堂弟婦聽了母親的話，高聲地笑起來，看看她的丈夫，再對母親說道：

「你的兒子娶一個像我這樣的媳婦，到底以爲是苦惱還是福氣，我可不知道，這要請問我們孩子的爸爸啦。」

堂弟婦的男人遲鈍地仰起頭來含意地答道：

「噫，怪好的，怪有福氣的。」

堂弟婦笑着男人的陰陽怪氣的神情，又對母親說道：

「阿姊，這就好啦，我可以給你去找媳婦啦。那村上有兩百多個人家，總有一家的姑娘打算要出嫁。」

大家談論着這件事，母親明白地講出娶媳婦不能夠化太多的錢，她說道：

「我的家裏沒有錢，我的兒子又沒有多少田，我們還得借人家的田來種，所以我不能夠仰攀一個樣樣都滿意的頂括括的好媳婦，我是很明白的。」

堂兄弟開口說道：

「你自己到底還有幾畝田，如今許多人連一畝田也沒有，能夠有幾畝自田，也就不算容易。我甯可把女兒嫁給有幾畝自田，沒有幾塊現洋的人家，不情願嫁給有幾塊現洋沒有幾畝自田的人家。好的男人和好的自田，那就是隨便那一個姑娘的最可靠的終身。」

她的女人說道：

「孩子的爸爸，只要你肯讓我去，我就上娘家，給姪兒子做個媒，一兩天的工夫就能夠回來。」

他簡括地回答道：

「你真好啦。」

過了不久，堂弟婦打扮得乾乾淨淨，要回到娘家去。她帶了幾個大的和小的孩子，叫他們坐在一部獨輪車上，自己騎着男人種田用的灰色驢子。她領了一羣孩子，動身到娘家，去了三天多。當她回來的時候，一肚子裝滿了許多關於姑娘的話頭。母親要緊奔過去聽好消息，堂弟婦仔仔細細地對她說道：

「我娘家的村上，不曉得有多少姑娘。在別的地方，生出來的女孩子會給活活悶死，我娘家的村上就不是那樣，一個女人不管養了多少女孩子，全讓她們長大起來，所以，那裏多的是姑娘。阿姊，我自己認識的就有十二個姑娘，又長又大，肌肉又飽滿，皮膚又好看，不管那一個姑娘來做我的媳婦，我總滿意。可是，你只要一個媳婦啦。我瞄準了兩只眼睛，瞧瞧這一個，瞧瞧那一個，挑出了三個姑娘。我又把這三個姑娘留心看一遍，第一個姑娘會打咳，第二個姑娘的眼睛有病痛，第三個姑娘最齊整。她又尖利，又聰明，講話做事，又是怪細心，據他們說，她是那村上手段最好最快的女裁縫。她自己穿的衣裳，家裏人穿的衣裳，全是她一個人做的，有時候，她還給人家縫幾件衣裳，賺點兒錢。她會許配給人家，沒有成親，小官人就死掉，要是小官人不死的話，她早就嫁出去啦。她的年紀比你的兒子要大幾歲，但這也沒有什麼壞處，因為她的爸爸急於要把她嫁出去，不要多少錢。她或許沒有別的幾個姑娘那樣漂亮，因為針線生活做得太吃苦，面孔有點黃，可是，她的眼睛是清清爽爽的。」

母親急速地回答道：

「我們家裏的紅眼睛太多啦，我們就要一個能夠做並且歡喜做針線生活的媳婦。弟婦，倘使她的年紀比我的兒子大不上五歲，就決定娶她。」

事情就這樣講定了。

男的和女的年庚八字，送到鎮上的算命先生那裏去合一合。大兒子的馬，姑娘的鼠，這兩個生肖是不沖尅的，夫妻可以白頭到老。命裏註定做夫妻，誰也不好勉強，應該過門的禮，便得趕快過門。

母親拿出幾塊錢，買些好布料，給新娘縫兩件大衫，依那個地方的風俗，新娘的大衫是要有福氣的女人開剪的。這村上的女人還有誰比堂弟婦更有福氣呢？母親捏了那匹好布料，走到堂弟婦的面前說道：

「弟婦，你在這兒開剪，你的福氣好落到我的媳婦身上。」

堂弟婦便照母親的吩咐開剪。

母親又拿出錢去租大紅轎，假珠的頭冕，假珠的耳環，和一切要用的東西，尤其是一條紅褲

子，在那個地方，新娘是一定要穿的。

娶媳婦的黃道吉日看定了，一天一天地過去，吉日終於臨頭，是一個清明而寒冷的冬天。

母親做那個屋子裏的主人，已經有不少個年頭，這一天，她却要把一個陌生的，年輕的女人接進門來。

當她打扮得齊齊整整，站在自己的房門邊的時候，當她看見坐了新娘的紅轎子抬進門來的時候，她突然覺得從前自己坐了同樣的紅轎子進門，死去的阿婆立在她今天所立的地方，她的男人立在她的兒子今天所立的地方，這一切好像只是過去了不久的事情。近來，她很少想起自己的男人，他似乎真的是死了一樣，可是，當紅轎子進門，她立在房門邊迎候着的時候，一種對於男人的最古怪的渴望，縛住了她。這並不是對於肉體上的渴望，她知道肉體是死了，消滅了，而是別的一種渴望，一種老年人的圓滿的渴望，因為她自己覺得是冷清清的。

她換一種眼光去瞧兒子，他如今不單是她的兒子，而是另外一個女子的丈夫了，他穩靜地站在那裏，低垂着頭，穿了母親給他做的黑顏色的新長衫和新鞋子，身體是昂挺挺的。

她又嘆口氣，又想起她的男人，想起當年她怎樣從紅轎子的門簾，偷偷地瞥視他，看見他是那樣漂亮，那樣和善，什麼都使人樂意，想起當時怎樣心跳的情形，是的，她的男人比今天的兒子要漂亮得多，她暗暗思忖，自己的男人實在是她所遇見的最好看的男人。

紅轎子上村了。先進門的是喜菓，一隻雄雞和女家配來的一隻雌雞，紅轎子停在門外面，堂弟婦，長舌婦和村上許多大年紀女人，握了新娘的手，要攙她走出轎門。新娘裝出怪不情願的樣子，但終於走出轎門，眼睛盯着脚尖，不抬起眼皮看一看。

母親連忙躲到堂弟婦的家裏，因為據說媳婦太容易見了阿婆的面，恐防後來就不怕阿婆，那一整天，母親是躲在堂弟婦的家裏的。

但她仍然站在靠近大門的地方，聽村上人對於她的新媳婦說些什麼話。

有人說道：

「一個面相怪善良怪老實的新娘。」

有人說道：

「他們說她是一手的好針線，她穿的鞋子要真是她做的話，那就真的算得上十指尖尖的好針線啦。」

好幾個女人走近新娘的身邊，摸摸她的紅大褂，又揭開了紅大褂，瞧瞧裏面的衣裳，件件縫得怪好，怪整齊，鈕扣和鈕結打得又硬又精緻，她們奔過去告訴母親道：

「嫂子，新娘是一個懂禮的，能幹的姑娘，相貌也不壞。」

男人淘裏却粗蠻地講着，一個男人這樣說道：「我嫌她太瘦太黃！」

別一個男人接下去說道：

「老哥，不消幾個月的功夫，她就會發肥發胖啦，要使女人肥胖起來，什麼都趕不上男人！在這快活而又下流的談笑中，新娘嚴肅地，正經地移動着脚步，跨進她的新家，和新郎拜過天地，完成婚禮。」

如今，母親必須離開了許多年的牀位，不得不把牠讓給兒子和媳婦了。那一夜，媳婦給母

親整理屋角落的墊鋪，那一張墊鋪，從前是阿婆睡的，阿婆死了以後，大兒子就睡在那裏。瞎眼的女兒也睡在屋角落的另外一張墊鋪上，小兒子總是關在灶間裏的。如今，大兒子和他的女人是關到真正的一張牀上去了。

那張牀，那個房間，向來是母親和她的男人所有的，如今，母親要把那些讓給兒子和媳婦，自然也有點難堪。夜間，當她躺在阿婆的墊鋪上時，她自己覺得似乎是老了，在白天，她能夠若無其事地過去，到處忙着，吩咐着這樣那樣，講起話來也怪有勁兒，可是到了晚上，她的人是老了。她時常醒轉來，似乎自己不應該躺在這張墊鋪上，另外的一對男女，不應該睡在那張牀上，她驚奇地思忖道：

『我如今想起來，當我從前做新娘，把死鬼的老太婆擠出了那張牀，我和她的兒子睡在一起的時候，她恐怕覺得也是像我一樣痛苦的。而如今却是另外一個女人和我的兒子關在一張牀上了。』

一種潛藏着的車輪的旋轉，一種沒有盡頭的鏈索的循環，是非常神祕而無窮，母親就是模

糊地思索一下，也會頭昏腦暈，因為她是不慣於探求事情的真意的，不管事情如何發生，她終以爲牠原是那個樣子的。但從那一天以後，她在自己的眼睛裏看來，已經沒有以前那樣重要了。雖然她在名義上是家裏年紀最大，輩份最高的女人，自己可不以爲是頂有用頂重要的當家女人了。

母親細心地留意着媳婦。媳婦是循規蹈矩的，天天彎着身子向母親行一回禮，後來母親覺得討厭，對她嚷道：

「得啦！」

她可找不出媳婦的什麼錯處。這沒有錯處，却正是一種錯處，爲了這，母親自言自語道：

「她準有一種祕密的，隱在裏面的錯處，我的肉眼一時可瞧不出罷啦。」

母親的媳婦不像別人家的媳婦那樣沒收沒放。她做事勤懇，又光精，又迅速，做完了事情，便坐下去給她的男人縫些東西，她所做的事情，是照她自己的一套細心手法的。

世界上原來沒有兩個女人，會同樣地做着同樣的事情。母親沒有明白這一點，以爲別的女

人總是像她一樣傲的。但她的想念是錯的，她的媳婦就有她自己的做一切事情的手法。煮起飯來，媳婦總是多盛水——或者是母親以為如此——母親不慣也不歡喜吃那樣的軟米飯。母親告訴過媳婦不愛吃，媳婦却平穩地閉着沒有多少血色的嘴唇說道：

「我一向是這樣煮慣了的。」

她並不變換她的手法。

對於一切事情，也統是如此的。家裏的這樣那樣，都照她自己所歡喜的情形變換過來。但這變換不是急驟的，不是突然任性的，而是細微的，小心的，緩和的，所以，母親找不到憤怒的把柄。

夜裏，媳婦不歡喜嗅到牲畜的氣味，向男人埋怨，男人就在那個冬天添造一間房屋，把一張大牀搬進去，夫妻倆睡在那裏。母親看見這種新花樣，大大地吃驚起來。

起初，母親對瞎眼的女兒講過，她是不會和媳婦生氣的。實在，她要和媳婦馬上生氣，也不是容易的，因為媳婦做事又有條理，又很小心，母親不能夠說「這是錯的，」或者說「你做得不對。」

但她多少總有厭惡的事情，最厭惡的自然就是軟米飯，她時常埋怨着，後來索性高聲地說道：「吃這樣的軟米飯，我的肚子從來就沒有覺得飽過，牙齒邊嚼不出勁來，這水一樣的東西，好比一陣風括過肚腸，一點不像結結實實的飯顆。」

母親因為媳婦不聽她的話，一天，她便暗暗地走到田裏對大兒子說道：

「兒子，你幹麼不吩咐她把飯煮得燥一點，硬一點，我想你是不愛吃那樣的軟米飯的。」大兒子停手，在鋤頭柄上靠了一歇，平和地答道：

「她煮得怪好，我就愛吃那樣的軟米飯。」

母親覺得冒起火來，憤憤地說道：

「你向來是不愛吃軟米飯的，照你的話，你是不要我了，走到你的女人一邊去了。你這樣歡喜她，不歡喜你的媽，多丟臉！」

大兒子的面上又紅又熱，簡單地答道：

「哦，我是怪歡喜她的。」

他又揮起鋤頭。

從那一天以後，母親明白夫妻倆纔是這家裏的主子，大兒子跟平時一樣和氣，事情做得怪好，賺的錢總放在自己的手裏。他不會瞎化錢，媳婦也不會瞎化錢，夫婦倆怪做人，這是實在的，但兒子是男主人，媳婦是女主人，這屋和田地是屬於夫妻倆的，在他們看來，母親不過是一個老太婆。

母親講起田地，下種，和一切她所知道得很清楚的事情，他們儘讓她講，等她講完的時候，他們就當她沒有講過一樣。他們有自己的主張，他們歡喜怎樣幹，就怎樣幹下去。她覺得她似乎是一錢不值的東西，比什麼都來得愚蠢。

當大兒子造好了一間新屋，夫妻倆搬進去居住的時候，母親的苦惱是誰也受不了的，她怨忿地對睡在身旁的瞎眼女兒訴說道：

『我就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古怪的東西，好像豬狗牛羊的老老實實的氣味會是什麼毒！我敢打賭，他們造那一間新屋，無非要離開我們，夫妻倆好自由自在的講長講短，不會給我們聽』

到。他們從來沒有對我說過什麼，這不是爲了畜牲，而是爲了你的阿哥歡喜你的嫂嫂，太不成體統。他們不當心你，不當心你的弟弟，甚至也不當心我，我全明白。」

女兒沒有回答，她又接下去問道：

「女兒，你不是也以爲這樣的嗎？我說的話對不對呢？」

女兒遲疑了一番，在靜寂的黑暗中開口說道：

「媽，我真的有話要對你說，我想說，可又說不出口，恐怕你會傷心。」

母親催着說道：

「孩子，你講出來吧，我想，我是傷心慣了的。」

女兒纔細聲地，悽慘地問道：

「媽，我是瞎眼，你打算把我怎樣？」

母親一向以爲女兒是要和她活在一起的，至少在她活着的時候，總要養這個瞎眼的女兒，所以她吃驚地問道：

「什麼意思？」

女兒婉轉地解釋道：

「我不是說嫂嫂不和氣，媽，她倒並不待我粗蠻。可是，她以為我就要把我出嫁的，你不就把我嫁出去，她連夢也恐怕沒有做到。我前天還聽見嫂嫂問起弟弟，我的婆家攀在什麼地方。弟弟對她說，我還會攀給人家，她奇怪地說道：『一個大姑娘却還沒有婆家！』」

母親就說道：

「孩子，你是瞎眼，瞎眼姑娘要嫁給人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

女兒輕聲地說道：

「我懂得的。」

停了一歇，她又說道：

「可是，媽，你知道我還能夠做許多事情。或許有怪可憐的窮人，一個死了女人的鰥夫，會貪圖像我這樣不要他什麼，却能夠做些輕鬆事情的膽子。我自己也就有一個歸宿，到你百年老死

之後，我也就可以有一個顧憐的親人。媽，我想嫂嫂是不會要我的。」

她講這幾句話，好像嘴也乾燥，呼吸也急促。

但母親拗執地答道：

「我不願讓你那樣去墊補人家的房子！我知道我們是窮人家，可是你飯總可以吃飽的。孩子，鰥夫往往是心腸頂硬，貪心頂狠的男人。你趕快去睡，不要想起這樣鬼事情。我還是怪壯健，還可以活許多時候，你的阿哥也從不曾粗蠻地待過你。」

女兒嘆着氣，說道：

「媽，那時候他可還沒有娶嫂嫂啦。」

說罷，她便安靜下去，似乎要睡。

在平常的夜間，母親總是睡得很酣暢，很恬適，這一夜，她一歇也睡不着。她躺在牀上，苦苦地思索着，一天一天地計算着過去的日子，想想女兒講的話究竟對不對。她不能夠想起一件單獨的事情，可以證明女兒的話，但在她看來，媳婦終似乎不親暱。對於小阿叔，她是不十分親暱的，至

少對於瞎眼的姑娘，她並不如何親暱。

這是母親所感受到的新的苦痛。

第十五章

母親天天留心女兒的話究竟對不對。

女兒的話是確實的。

媳婦並不粗蠻，講起話來總是那末光滑，總是常常好像怪有禮貌。但她對於瞎眼的姑娘，慣會施展許多乖巧的小手段和小花樣。在母親的眼睛裏看來，媳婦不給女兒添滿碗的飯，桌子上有什麼好菜，瞎眼的姑娘老是沒有份，因為她瞧不出，所以不知道桌子上有好菜。

大家肚子餓，要緊吃飯，不注意到這種事情。但母親的目光是特別銳利了的，她嚷道：

「女兒，我們今天燒的豬肝湯，你不是愛吃的嗎？」

女兒輕柔地，駭怪地答道：

「媽，我不曉得有這樣菜，我是很愛吃豬肝的。」

母親便把調羹伸到菜碗裏，掬了肝和湯，送到女兒的飯碗上，並且故意使媳婦瞧個明白。媳婦微微地掀動着慘白的厚嘴唇，圓穩地，有禮貌地說道：

「姑娘，對不起，我沒有看得清楚你不曾吃到。」

但母親知道媳婦撒了謊。

阿嫂給姑娘做鞋子是應該的，自然，母親的媳婦也得給瞎眼姑娘做鞋子，但她把鞋底縫得薄薄的，也懶得在鞋頭上繡一朵花，母親看入眼裏，便問媳婦道：

「什麼，女兒穿的鞋子上，沒有像你的鞋子上的那樣一朵小花嗎？」

媳婦睜開微黯的，不發光彩的眼睛，回答母親道：

「婆婆，假使你說要的，我就繡上一朵。不過，我以為既然她是瞎眼，她實在看不出什麼顏色和花樣。我又要給許多人做鞋子，小阿叔忙得到鎮上去玩，一兩個月的工夫，會穿破一雙鞋子。」

坐在門檻上的瞎眼女兒，聽到阿嫂所講關於鞋頭花和埋怨小兄弟的話，連忙高聲說道：

「媽，嫂嫂的話一點也不錯，我實在不貪圖什麼鞋頭花。瞎子看不出花樣，給我繡鞋頭花有

什麼意思呢？」

這看起來並不是爭吵，所有許多小事情，看起來也都不是爭吵。

可是，有一天，當母親獨個兒往屋後面的豬窠邊去餵豬的時候，大兒子走到她的而前，開口說道：

「媽，我有一件事情要對你講，我並不是要強迫妹妹離開我們的家，也不是要埋怨她什麼。一個男子漢可也得想想自己的前途。媽，妹妹的年紀還很輕，她的做人還是剛起始，你說，我要養她一世嗎？阿哥一定要養她的姊妹，這話我在別人家沒有聽到過，除非是有錢人家，吃飯不用擔憂，那自然不成問題。一個男子漢的責任是養他的父母，女人和兒女。妹妹的年紀可還是那末輕，會活得像我一樣長久，要是她不出嫁，那對她是很壞的。女人還是統統出嫁的好。」

母親注視着兒子，一臉孔的怒氣，責罵他道：

「兒子，這個念頭是你的女人起的。你和她兩個人睡在那間房裏，講這樣，講那樣，她在你的耳朵邊夜夜告狀，使你怨恨你的親骨肉。你却像所有的男人一樣，跟一個女人睡在牀上，就好比

水溝裏的泥土那樣軟綿綿。」

母親覺得痛苦透頂，旋轉身去，把餓豬的東西倒入豬窠，站在那兒，瞧牠掀動着鼻頭，喉嚨裏咯咯地響着。但她實在沒有看得清楚。

她又慘然地連下去問道：

「你的妹妹到底好嫁給什麼樣的一個人呢？除了窮得不會和善的男人，或者窮得娶不起第二個好老婆的鰥夫，我們還想有誰來要她呢？」

兒子急忙答道：

「我也替他打算的。我確會替她打算過，她即使不能夠像一個沒有殘疾的姑娘，嫁到一個如何稱心的丈夫，我終以爲她還是嫁人的好。」

母親格外傷心地說道：

「兒子，這是你的女人講的話。」

可是，兒子却照常拘強地答道：

「我們對於這件事情的心思是一樣的。」

母親氣憤地嘲笑道：

「恐怕你們對於各種事情的心思，都是一樣的。」

他不再講什麼話，走到田裏去，表面雖然沉靜，心思可一點也沒有變換。

但母親存心不去打算女兒出嫁的事情，她告訴自己，告訴女兒，告訴小兒子，並且告訴隨便那一個人，說她還沒有老到自己不能夠做主，也沒有老到像小孩子般可以隨便聽人家的吩咐，做這樣，做那樣，或做自己不願做的事情。她一個人跟兒子和媳婦作對，好好地看護女兒，使她不受什麼糟蹋，或者待遇上的不平。

媳婦講話，愈來愈明顯，愈有埋怨的意思，漸漸失去了禮貌。她時常在人家聽到她講話的地方，或者在許多女人聚在一家門口做針線生活的時候，坦爽地說道：

「一家人穿的着的，全要我一個人縫，我生了孩子後到底將怎樣，我如今還不明白。阿婆是老下去了，我應該替她做事，做她的手足和眼睛，做她所需要的一切，我知道這是我的責任。可是，

小阿叔只吃飯不做事，小阿叔還好，因為她終有一天要娶老婆，他的老婆會去照顧他的衣食。最壞的要算是沒有出嫁的瞎眼姑娘。聽說阿婆不打算把她嫁人，我疑心，恐怕她一生一世要我來照顧的了。」

女人們愛聽這些話，要是瞎眼姑娘離開不遠，她們便凝視着她；她甚至也會暗暗地感觸到她們的凝視，低垂着頭，自己的過活，竟是阿嫂的這樣的一種重壓，想起來真覺得羞辱。

也有女人插口說道：

「瞎子要有多少！有些人家教瞎子算命，或者教他們可以賺些小錢的本領。瞎子常有一種神明眼，我們不能夠瞧的東西，他們却瞧得出。瞎了眼睛倒反是一種威勢，旁人會起一種怕懼的心理。你們也可以教瞎眼姑娘去學算命，或差不多的事情。」

別的女人又說道：

「也有沒錢給兒子成親的窮人家，要娶一個媳婦，不管她是呆子，瞎子，跛子還是雙子，只要能夠不化錢，他們終以為娶了媳婦比沒有的好。」

母親的媳婦就不安地對鄰居的女人們說道：

「我很想能夠知道有這種人家，假定你們聽到有這種人家的話，謝謝你們，請來告訴我。」大家好意的滿口答應：在這愁窮嘆苦的年頭兒，要養多活一個人，實在不是容易，這一點，大家都同情的。

一天，長舌婦走去對母親說道：

「嫂子，要是你有意思想把瞎眼女兒嫁出去，我倒知道在北山裏有一個人家，要給十七八歲的兒子娶一房媳婦。他們從北方逃難出來，就住在公家的荒地上，比山腳邊我的娘家的村莊還要高一點，跟着又來了一個兄弟，也同住在那裏。山田沒有多大出息，他們自然是窮苦的，但你們也是窮苦的，何況你的女兒又是瞎眼。嫂子，只要你肯給我一點路費，我就好動身去給你打聽便明白。老實對你講，爲了這件事情，我早有意思想回去走一趟，帶便張望張望我的娘家，我可不願向討厭的阿叔開口要路費。在別人家做寡婦過活，真是一件怪難過的事情。」

起初，母親不要聽長舌婦的話，高聲地回報她道：

「嫂子，我自己的瞎眼女兒，我自己能夠當心！」

過後，母親又把這話去告訴堂弟婦和她的男人。堂兄弟的神情嚴肅了一陣，終於開口說道：

「阿嫂，你一直活着，自然能夠當心她。但要是你死了，我們也死了，或者老得不中什麼用，那時候，請問還有誰去當心她？或者逢到年荒世亂，做父母的總得先顧到自己的孩子們，要是你死了，請問你的女兒又怎樣？」

於是，母親一聲也不響。

她是不能夠一直活下去的，母親不久就真實地覺悟到這一點：隨便什麼時候，她的生命會結束，或許就會結束也不定，因為自從那祕密的、苦惱的一夜之後，她不再有原來的堅強的活力了。

那一個夏天，母親就患起劇烈的吐瀉。

她一向是愛吃的，而且歡喜盡量地吃個暢快。

那一個夏天，是異乎尋常的熱，蒼蠅到處亂飛，吃的東西上棲滿了蒼蠅，趕了又來，愈捉愈多，

母親覺得沒法，就索性讓牠們去胡纏。

那一個夏天，又是西瓜的大熟年，剖開的西瓜瓢，紅的像血一般鮮艷，黃的像蘋果般嬌嫩，而母親是怪愛吃西瓜的。

凡賣不出去的，或者給太陽曬得太熟的西瓜，她盡量地吃下肚子，就是肚子裝滿了，她還是要吃，不肯把東西糟蹋掉。她的病却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

不曉得是她多吃了西瓜，還是有什麼鬼風上了她的身，還是有誰咒咀她，還是爲了別的緣故，她全不知道。但她是患着寒熱病了，肚子裏的東西，瀉的瀉，吐的吐，把大腸都絞空，她病了好多天。

當母親十分枯竭，十分衰弱的時候，媳婦待她怪好，溫順地，周到地服侍她，就是小地方也不會脫節的。

瞎眼的女兒也想極力去奉承母親，但她是那末遲鈍，不能夠在恰當的時候知道母親需要些什麼。阿嫂時常推開了她，厭惡地說道：

『好姑娘，你還是坐在一邊，不要來撞碰我，這樣，你纔是幫了頂大的忙啦！』

母親在病痛期間，雖然心裏不願意，她只好依靠又敏捷又細心的媳婦。她實在是太沒有力量再去照顧瞎眼的女兒了。小兒子也不時常見面，他走來瞧瞧她的病況，就溜到別處去，因為她是軟弱到不能夠在大兒子的面前，替小兒子說一句話辯護的了。在病痛中，母親覺得媳婦待她溫順周到，這給她一種活力。當她掙脫了病魔，最後能夠起牀的時候，她是大大地依靠着媳婦，固然，母親並不是歡喜媳婦，而是需要她罷了。

很久很久，母親纔有點復元，可是大病之後，不再能完全健康起來。她一向愛吃的粗菜，是不能夠再咽下肚子的了，也不能夠再吃什麼瓜，或者咀嚼地上掘出來的落花生。自從患了這一場病之後，她得考慮吃的東西，怎樣纔配胃口，倘使她覺得麻煩討厭，嚷着要吃什麼，就去吃什麼，想吃什麼，就去吃什麼，以為肚子終裝得下，不會出亂子，可不知怎的，那寒熱病又會上她的身。就是她多做了事情，或者坐在一陣小小的冷風口，那個病也會去纏住了她的。

她在軟弱無力的心情中，看出瞎眼的女兒實在給兒子和媳婦厭惡，一定要把女兒嫁出去，

使她有一個歸宿。是的，當她病得用不出氣力的時候，她瞧見女兒不安心的樣子，女兒覺得自己是不需要的東西。

一天，女兒偶然領悟到這一點，便對母親說道：

「媽，我是不能夠在阿哥的家裏過活的。媽，我想來想去，還是早點出嫁，我好在要我的人家去過活！」

母親再也不反對女兒的話。她安慰了一兩句。

那一年的一個冬天，母親覺得比較康健，便走出去找尋長舌婦。

長舌婦坐在自家的當門口，還是繡着花；因為年紀老，眼睛看不清楚，線用得那末粗，花繡得那末沒有稜角，給人見了都好笑。

母親看見了她，疲乏地說道：

「你講過的話不差。我明白我的女兒還是出嫁的好，就讓她嫁給你知道的那個人家吧。我實在打不起精神替她東找西尋，我自從一兩年之前惹了那討厭的寒熱病以來，常常總覺得有

點怕事。」

長舌婦有了一件新鮮的事情好幹，自己又不要化費什麼，心裏怪歡喜。她雇了一輛獨輪車，坐到離開約摸有三十里路程的娘家的村上，住了一兩天。

回來的當晚，她就走到母親的家裏，把母親喚到屋角落裏低低地耳語道：

「嫂子，一切做得怪順利，一個月之內事情就能辦好。我也覺得怪吃力，我可想到總是爲了你，嫂子，如今我們是老朋友啦。」

母親從胸口掏出一塊錢，挨給長舌婦，長舌婦却推開了母親的手，罰咒不要那一塊錢，說老朋友之間是用不着這些東西的，可是這樣那樣地客氣了一陣，結果她還是接了那塊錢。

當事情總辦妥，而且母親以爲一切做得很好的時候，她纔告訴媳婦。媳婦的心理自然覺得快活，顯出一副高興的樣子，但講話却不能不當心，她說道：

「婆婆，你用不着這樣趕速的喇，因爲我對姑娘，並不懷什麼惡意，她是還可以等一兩年出嫁的。假使我們不是這樣窮，窮得要計較吃飯的人頭，就是養她一世，我也不會放在心上的。」

媳婦這一回是格外要好的了，她自願給姑娘縫出嫁的新衣，一件是新褂子，一條是深藍色的褲子，一條是做新娘那一天穿的紅褲子，還給姑娘做一兩雙新鞋子，鞋頭上繡一朵小花，葉兒是紅的。

因為女兒是瞎子，不是好賣買，不要另家的錢，沒有什麼嫁粧；所以在她出嫁的一天，他們不會預備喜事的場面，一面也不熱鬧。

女兒對這件事情，一句話也不講。母親告訴她辦妥了什麼，她總是不聲不響地靜聽着。只有過一次，那是在夜間，她伸出手去摸觸就在旁邊的母親的面孔，突然輕輕地咬着母親的耳朵根說道：

「媽，有時候你要去看看我，那不是太遠了嗎？我又是瞎子，不能夠爬山過嶺，走那條陌生路，回來看看你。」

母親也伸出手去，覺得女兒在顫抖，暗暗地泣着，把被單揩着眼淚。她翻來覆去地對女兒說道：

「孩子，我要來的，我一定要來看你的。我來的時候，你要把什麼話都講給我聽。要是他們待你不好，我就極力替你爭一口氣。你終不會給他們糟蹋。」

接着母親又怪和氣地說道：

「今夜你可還沒有睡着過啦。」

女兒答道：

「是的，每夜我只睡了一歇。」

母親熱情地安慰女兒道：

「孩子，你用不着害怕，我所看見過的瞎眼姑娘，你要算頂好頂快的了，他們知道你是瞎子，他們不能夠怪你，也不能夠怪我們有什麼隱瞞的地方。」

過了許久，女兒終於朦朧地睡着了，母親躺在牀上，十分嚴酷地責備自己，因為不知怎的，她總覺得自己的一種罪譴，報應到女兒的身上。

她也埋怨自己不該把女兒嫁得這末遠，恐怕碰巧還能夠找到一個比較相近的人家，一兩

個月好去看女兒一趟，或許還能夠找到一個窮人，情願出一點錢搬到村上來住。不過，她就是想到這點，還是在心裏愁悶着，不知道她的兒子和媳婦肯不肯出這一筆小錢，因為跟錢如今是總由兒子媳婦掌管的了。

所以，她十分沉重地思忖道：

「我可也不能夠巴望她永遠不挨打，男人或阿婆不打新娶的媳婦像這樣的人家是很少的。要是看見女兒挨打，或者女家的路途近，能夠聽到挨打的事情，或者女兒能夠跑回來，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告訴我，可是，女兒一朝嫁了出去，我就沒有辦法，那就真要撕碎我的心，要我怪難過的。還不如把她嫁到遠地方去，我既不能當面去看見她，也不能親耳朵聽到什麼，這樣，我至少受苦痛。」

她躺了一歇，覺得生活的擔子，是怎樣的苛重，她想起有一件事情，她可以辦到，那就是，她可以把幾塊現洋給女兒帶過去，當她自己出嫁的時候，她的母親也是這樣做的。所以，趁天還沒有亮，她就在黑暗中起身，細心地移動着脚步，不去驚擾那些家畜和家禽，走到窟窿的旁邊，撥去了

泥土，掘出那一個布包，把布包揭開，揀了五塊現洋，塞進胸口，再把那窟窿蓋好。

胸口帶了現洋，她感到小小的安慰，自己思忖道：

「窮人家的瞎眼姑娘，總不是個個都能夠帶過去幾塊現洋的，我的女兒總算有了這一點私房錢！」

牢牢地執着住這小小的安慰，她終於睡着了。

日子便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沒有一天是過得愉快的。

母親甚至對於小兒子，也不感到喜悅，不大去關心他的來來去去，她只看見他是好好的，露出微笑的面容，忙着自己的事情，那事情，母親亦不明白。

女兒要離開娘家的日子是到了，母親以最憂感的心情期待着，究竟是誰來迎接女兒。是的，她急於要知道來迎接女兒的，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他來是在早春的一天。

這一個年頭還沒有完全開始，只見幾顆耐寒的茅草，和楊樹梢頭上的嫩綠，象徵着春意，挑

樹上的褐色的花苞，也少有脹大起來的。

田地還罩上冬天的氣息，統是荒荒涼涼的，麥桿子還不會長出來，只有小小的葉尖兒透在泥塊間。

風還是冷的。

在這樣的一天，來了一個老頭兒，他騎着一匹灰色的驢子，沒有坐鞍，屁股蹲在一疊破舊而齷齪的布褂子上。他走到母親的家裏，報出了自己的姓名。母親一見面，就不歡喜老頭兒的那種神氣，一顆跳躍着的心，頓時靜止下來。

他對着母親斂笑，故意伸嘴曬舌，裝出和善的樣子，可是在這老狐狸的兇狠的臉孔上，是沒有一點和善的表情的；一雙怕人的眼睛，陷入深深的縐眶裏，一張沒有嘴唇的狹嘴邊，飄着幾根白鬍鬚，那兩嘴角實在向下彎曲得太利害，笑起來是不會含着什麼真情實意的。

他穿的一件長袍，也像破布一樣，既沒有補端整，也沒有洗乾淨。他跨下了驢背，也沒有普通的禮貌。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破舊的長袍攔腰束住，一拐一拐地蹣跚過場沿，走到母親的面前粗暴

地問道：

「我是來領一個瞎眼姑娘的，她在什麼地方？」

母親頓時厭惡起這個老頭兒，就回報他道：

「你來領那個姑娘，可有什麼憑據？」

老頭兒又癡笑着，答道：

「我認得那個胖大嫂，她告訴我們，說我們可以不用化錢，給我的姪兒娶一個瞎眼的老婆。」

母親就說道：

「且等一回，讓我去叫她來。」

她吩咐小兒子去喚長舌婦，長舌婦使盡了老勁，急匆匆地走來，凝視着那老頭兒，帶笑帶喊

道：

「呵，這是新官人的阿伯。老人家，你好，今天你吃過東西沒有？」

老頭子又癡笑着，露出沒齒的牙根，回答長舌婦道：

『噯，吃是吃過的，我打賭可沒有好好地吃過。』

這時候，母親睜大了眼睛，一轉也不轉地瞧着那老頭兒，然後又粗直地向長舌婦埋怨道：

『我不歡喜這種相貌！我以為我的女兒總不會嫁給這樣的人！』

長舌婦一邊笑，一邊高聲地答道：

『嫂子，他不是新官人，他是新官人的阿伯，他的侄兒是怪溫柔的。』

堂弟婦走來了，兒子和媳婦也走來了，堂兄弟和村上的人總走來了。大家站在那裏，凝視着那老頭兒。真的，大家看起來，他的相貌不是一個好人，沒有一點善良的形狀。

可是，事情已經允許過了，所以有人在旁邊說道：

『嫂子，你要明白，你的女兒是瞎眼喲。』

媳婦也說道：

『婆婆，事情已經定當，已經允許過，到如今是不便反悔的了，如果你一反悔，我們就總要遭殃。』

兒子聽到她的女人講這句話，一聲不響地站在旁邊。

母親於是可憐地瞧着堂兄弟。堂兄弟瞥了母親一眼，掉轉他的視線，搔了一歇頭皮，因為他不知道講什麼話才好，他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好人，對老頭兒的那副相貌，他也不十分信託得過去。但貧窮和兇惡是不是一樣的東西，這就很難說，或許因為他穿了破衣裳，看起來才像窮兇極惡，也未可知，而且事情全定當，全辦妥，這時候要反悔，也不便開口。他因為不知道講什麼話才好，索性一句話也不講，掉轉頭去，拾起一根小草桿，含在嘴裏嚼着。

長舌婦眼見她的面子要坍下來，翻來覆去地說道：

「嫂子，這可不是新官人喲！」

事情倘使不馬上辦妥，她是怪丟臉的，所以，長舌婦就問那老頭兒道：

「老人家，你的姪兒像小孩子般軟和，是不是呢？」

老頭兒掀掀嘴唇，點點頭，乾枯地笑了笑，帶喘帶說道：

「哦，不錯，他像小孩子般軟和！」

他終於又不耐煩地說道：

「晚上要把姑娘領到家，我該動身啦！」

母親沒有別的辦法，只得把女兒擁到驢背上，女兒是穿了簇嶄全新的衣裳。她把一小包的現洋塞到女兒的手裏，性急慌忙地私語道：

「孩子，這是給你自己的，不要讓他們拿去化用。」

老頭兒踢着驢子的腿，叫牠起步。

母親突然感到一陣苦惱，高聲對女兒囑着說道：

「孩子，不上幾個月，我就要來看你，瞧瞧他們待你到底怎麼樣，你總要記在心裏頭，到那時候，一件一件地告訴我。要是有什麼三長兩短，我會得把你領回來。」

瞎眼女兒掀動着乾燥的，發顫的嘴唇回答道：

「媽，那我就放心。」

母親還不肯讓女兒動身，拚命在腦子裏顛來倒去地思索着，要想出吩咐的最後幾句話。她

緊着女兒的身體，對老頭兒說道：

『老人家，我的女兒是不去燒火的，烟會炙傷他的眼睛，燒火是不行的。』

老頭兒轉過臉來，呆看了一歇，等到明白了母親講的話，他纔獐笑起來，對母親說道：

『噯，那好，就這樣吧，回去我會得告訴他們。』

他又踢了驢子一脚，倚在驢子的身旁，跟着一起走。

女兒去了，手裏捏着瞎子的記號——小銅鑼和小木錘，一個小衣包縛在後面的驢背上。母親呆立着看女兒動身，心酸痛，眼眶湧出淚水。

她呆呆地立着，直到山頭遮斷了她的視線，再也瞧不出女兒的影子。

第十六章

如今母親不得想法做些事情，去消除她的恐懼，忘記女兒出嫁以後的空虛。

家裏似乎是靜寂的，場沿上也似乎是靜寂的，從前女兒出門時候，敲着那面小銅鑼，發出清晰的，淒惋的響聲，母親如今是聽不到那種響聲的了。她受不住這難熬的靜寂，又上田裏去做活，這是違反了兒子的意思的。

當兒子看見母親捏着鋤頭的時候，就對她說道：

「媽，你用不着去做活了；人家瞧你這末大的年紀，還要在田裏做活，我是怪丟臉的。」

母親含着老怒說道：

「我還沒有老到那樣。讓我上田裏去做活，舒散舒散吧，心裏的愁悶，非這樣去排解不行，你難道看不明白嗎？」

兒子倔強地回答道：

「媽，我看起來，你好像總是自尋煩惱，你用不着先去愁長愁短，不吉利的事情，也許永遠不來。」

母親近來終不脫冷漠的心情，聽了兒子的話，十分沒精打彩地說道：

「你不明白。你還年輕，一點也不懂得什麼。」

兒子不懂母親說的話，到底有什麼意思，呆呆地瞧着她。但她不再開口，拿了一柄鋤頭，蹣跚地走過躺在靜寂中的田地。

真的，她再也不能夠做吃重的事情了。她一上田裏做活，汗就像水般洩出來，身上吹了一陣風，就是一陣暖風，她也會打着冷噤，寒熱病馬上又發作起來。

所以，她不得不貪懶，病好了以後，她不再去做活，只能懶洋洋地坐在門口歇息。家裏的事情也用不着她去費一點神，因為什麼事情都有媳婦去做，而且媳婦做得又好又細心。

母親怪不願意地想：媳婦對什麼事情都做得好，只差她不生孩子。

母親空虛地坐在門口，不停地瞧着門檻，她從前是看慣了小孩子們，在那門檻上滾着鬧着玩的一天到晚，她坐着想起過去的光陰：怎樣她從前坐在門口的時候年紀是很輕充滿了生命與工作，有男人，有孩子，自己是年輕的媳婦，還有一個年老的阿婆，於是，她想起男人一去不返，後來從沒有聽到過他的訊息。接着，她又想起如今是怎樣空虛，怎樣寂寞；大兒子整天在田裏做活，或者和收租賬房爭論着收成——收租賬房又是一個新傢伙，又矮小，又瘦弱，據說是地主的堂兄弟，母親可從來沒有瞧他一眼——瞎眼的女兒也出嫁了，小兒子常常在鎮上忙，在家裏的時候很少有。

但她到底還有一個小兒子。她獨個兒坐着的時候，時常會想起他，因為在三個孩子裏面，小兒子仍然是她頂歡喜的。在她的寂寞空虛中，他時常會闖回來，只有他的回來，能夠帶給她一點光明。

當小兒子回來的時候，母親立起身，擺脫了淒涼的心情，笑着瞧他的善良的相貌。小兒子像他的父親，是一個最可愛最漂亮的孩子，好比一隻小雄鷄像鵝牠出來的老雄鷄一樣。

他如今可以安心回來，不像從前怕懼他的阿哥，因為他在鎮上找到了一種生意，能夠賺到錢。

他從來沒有明明白白地說過做的什麼生意，家裏人只知道他很能賺錢，有時候，他身邊帶了一堆錢，有時候，他身邊會空空的，他可從來沒有錢給阿哥瞧一次，只是衣裳穿得好好的，他也有閒着沒事情，却充滿了一種興奮的時候，達到這機會，他會暗暗地塞一塊錢給母親說道：

「媽，這塊錢給你自己去買點東西吧。」

母親拿了這塊錢，稱贊小兒子，心裏歡喜他。大兒子自從當家以來，所有現洋統給他掌管起來，從沒想到塞一點錢給她化用。不錯，她是吃得好好的，只要能夠吃，總是儘量地吃的，因為她愛的就是吃。而且，她和媳婦在一起過活，也比從前舒適不少，媳婦做衣裳給她穿，給她做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就是她的壽衣也做好了，自然，她以為一時還不會老死。她要什麼東西，兒子和媳婦總是想法給她，好比一個烟管，一包好烟絲，或一勺熱黃酒。可是，他們想不到給她一點錢，並且這樣說道：

「你隨便去買一點歡喜的東西吧。」

母親知道，就是她問兒子和媳婦要錢，他們也會男的瞧着女的，女的瞧着男的，不自然地說道：

「你到底還要什麼呢？你要的東西，我們不是全給你了嗎？」

所以，當小兒子給了她一塊現洋，她是怪歡喜他，比歡喜大兒子和媳婦所做的一切事情，還要利害。她把那塊錢塞在胸口，到了夜間，她從牀上爬起來，又把那塊錢藏到窟窿裏。

小兒子並不時常在家裏，母親不能夠時常看見他。母親和媳婦這兩個女人，坐在空虛的門口，在母親看來，一屋子全是空虛。她坐在那裏，嘆着氣，吸着烟管。她如今唯一可做的事情，是回想她的一生，或者差不多是她的一生，因為有一件事情她是不願意想起的。當她想起那一件事情的時候，瞎眼女兒的影子，就映上她的腦膜，以為母女倆總是受着菩薩的聯帶報應的。她想什麼時候要上一座廟宇去求求安慰，可是，她從前犯的罪，作的孽，如今去求菩薩饒赦，似乎也太遲了。她索性丟了這個念頭，嘆着氣，有時候，傷心地講講瞎眼的女兒。

每逢她講起女兒的時候，媳婦常常尖利地回答道：

「她一定做得好好的，你給她找到一個兩相情願的婆家，那是頂巧的事情。」

母親熱烈地說道：

「她也是一個伶俐的姑娘。我知道你從不相信她能夠做許多事情。可是，在你沒有進門之前，她確確實實的等你進門以後，你不讓她做，所以你從來沒有知道她到底做得怎樣好。」

媳婦縫着一塊布，放近眼睛邊，看看針線對不對，隨口說道：

「哦，也許是的。我可慣常獨個兒做一件事情，一直把牠做完，瞎眼姑娘就難免礙手礙腳。」

母親又嘆了口氣，瞧瞧冷清的門口，對媳婦說道：

「我望你就會生一個孩子。一個人家總要一兩個或者三個孩子的。這樣冷，冷清清，空空洞洞的家裏，我是過不慣的。要是你不生孩子的話，我想小兒子也好成親，可是，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他總不情願。」

媳婦雖然嫁來了將近五年，她還沒有生過孩子，也沒有要生孩子的訊息，這是她的心事。她

曾經暗暗地到一座廟裏去求菩薩，凡是她所知道的方法，全去試過，可是她的肚子仍然是那末
癩癩的。

她爲人怪驕傲，自己怎樣擔憂着的心事，不肯給人家知道，所以她平靜地對母親說道：

「我不久一定會生兒子的。」

母親急燥地答道：

「噯，可已經是時候啦，我從未聽到過我們這村上的女人，有了男人，會沒有孩子。這村上的
男人一娶了老婆，就做起爸爸來，女人也常常是會生會養的——種子好，田地也好。你的身子裏
準有一種暗病，使你不得胎，不自然。我給你做了那些衣服，又飽滿，又寬大，要是你不生孩子，那有
什麼用處呢！」

母親也去向堂弟婦訴怨，把她的嘴邊緊貼着堂弟婦的耳朵根說道：

「我很明白她幹麼不會生孩子，我的媳婦是沒有那種熱氣的。她是一個白蒼蒼，黃僵僵的
傢伙，今天像明天，明天像後天，總是那副模樣，從來不會有過好好的衝動。當初我請你開剪新娘

的衣裳，你的福氣却敵不住她的陰冷。」

堂弟婦點點頭，笑着，並且說道：

「像這樣又蒼白，又沒血氣的女人，受起胎來怪遲慢，這是確實的。」

她的一雙笑迷迷的小眼睛，含着深意，又帶笑帶說道：

「老阿姊，不是個個女人能夠像你年輕時候那般充滿了熱氣。你懂得，一個女人有了那種熱氣，也不一定好事情！」

母親急迫地答道：

「哦，那我懂得的……」

她靜了一歇，不情願地接下去說道：

「不錯，她是一個細心的女人，愛乾淨，幾乎是愛得太過份，時常刮鍋子，洗油瓶，或這樣那樣，我敢打賭，她浪費掉不少東西。過了不多時，她就要洗一回澡，她不會得胎，也許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洗澡洗得太多，不一定總是好的。」

母親不再講到媳婦的熱氣，恐怕堂弟婦又會提起她從前所犯的罪孽；堂弟婦是最和善的女人，這許多年來，從未有過岐視的地方，母親也從末知道堂弟婦已經把事情告訴過她的男人，如果母親不是爲了這兩件心事——瞎眼女兒和沒有孫子——她自己也許把那傻事情忘掉，因爲肉體上的日子如今似乎是過去得很遠的了，是的，如果她不怕那傻事情是一種罪孽，而那兩件心事就是罪孽的報應的話，她也許早把牠忘掉了。

可是，她自己還好好地活着，瞎眼的女兒已經嫁出了門，媳婦不生孩子，家裏只有黃狗或那些畜牲，就是那些畜牲，她也不敢去喂食的了。

母親想，近來只有一件事情是好的，這就是兩個兒子不大爭吵了。大兒子做了當家人，心裏怪滿意；小兒子在別處有自己的事情，回到家裏一轉，馬上又走出去。逢到這種時候，大兒子最多也不過帶着微渺的輕蔑說道：

「小兄弟穿的那些漂亮衣服，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得來的，不知道他做的到底是什麼事情，我真覺得奇怪。我就不能夠穿那樣的好衣服，我可做得怪苦。他似乎總有點錢，但願他不和鎮上

的小賊或別的壞蛋在一起鬼混，幹不法的事情，他一天給官廳抓了去，連我們也受累。」

母親精神十足地給小兒子辯護，對大兒子說道：

「兒子，他是頂好頂有志氣的小兄弟，他自己在外面找到了一件事情做，不在家裏分你的田地種，你應該稱贊他，心裏應該多高興啦！」

大兒子又輕蔑地說道：

「噯，我敢打賭，他什麼事情都會得做，只不願在田地上吃苦。」

媳婦一句話也不講。如今，這個家全是她自己的了，她覺得怪歡喜。阿叔做的事情是不與她相干的。如今，她也不須再給阿叔縫衣服，因為他穿的衣服，都是從別處買來的，所以，她也不再埋怨。

時光如飛，春天過去，早夏又臨頭，母親還是不能夠忘掉女兒。

一天，她坐着數數手指頭，計算女兒嫁了出去，已經有多少日子，兩隻手數了十二遍，還不會

數完。她沒有心思再計算下去，傷心地想道：

「我一定要去瞧瞧她。我不該讓這件老心事壓在身上，我早就該動身啦。如果我的女兒不是瞎眼的話，如今她已經好回到娘家，我可以問問她到底過得怎麼樣，摸摸她的手，臂膀和面頰，看看她的臉色。」

母親坐在門口，瞧着那些山頭，時光又交了盛夏，山腰山腹全是綠葱葱的，田裏的稻禾總長得高高。

她勉強支撐着常常感到疲乏的身體又想道：

「我一定要去看看女兒。我馬上就要動身，橫豎如今田裏又用不着我做活，我一天到晚閒坐在這裏，沒有一點事情。我要在大暑前去，恐怕在大暑後那寒熱病又會鬼鬼祟祟地纏住了我。眼前是好天氣，天空是碧藍的，沒有一絲雲，我明天就得動身。」

她仰着頸子，瞧瞧天空，天空是那末碧藍，頓時回憶到過去得很久很久的生活的片段。她想到有一次男人買的藍竹布長衫，他穿了出去，永遠不會回來。她嘆嘆氣，含着一種模糊的舊苦痛思忖

道：

「也是像這樣的一天，他買了一件長衫，我們爭吵起來。真的，恰像這樣的好天氣，我記得那長衫的顏色，是和那一天天空的顏色相同的。」

她又嘆嘆氣，立起身，不願再想到那種事情。剛巧大兒子回來，她便匆急地對他說道：

「我想明天去看看你的妹妹，看看她嫁了出去到底過得怎麼樣，她是不能夠回到娘家來看看我的。」

大兒子不安地答道：

「媽，明天我有事，不能夠陪你一起去。要等到過了稻忙，打好穀，量好租，我纔有幾天的空。」但母親忽然不能夠再等下去了。當她決心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他還有不少的老力，一天到晚死坐，不做一點事，她實在也覺得厭倦。所以，她堅持着說道：

「不，我明天準要去！」

逢到突然臨頭，而又不能夠馬上想出辦法的事情，大兒子常常容易煩惱。他聽了母親的話，

自然還是煩惱着，只好反問一句道：

「媽，你怎樣去呢？」

他回答道：

「要是堂阿叔肯把驢子借給我，我就騎了他的驢子去。你吩咐堂阿叔的隨便那一個孩子去找你的兄弟回來，叫他在我的身邊領驢子，我們母子倆就好平平安安地去啦。如今附近一帶，我們不會聽說有過強盜，只聽說在鎮上有一種叫共產黨的新派強盜，他們可不害我們窮人。」

媳婦在旁邊低低地說道：

「如果阿叔跟她一起去，我看確實不會出什麼岔兒的。」

大兒子終於也勉強表示願意。

他們叫堂兄弟的孩子到鎮上去尋小兒子，吩咐一定要把他找到。那孩子果然找到了他，回來睜大眼睛回報道：

「伯母，二阿哥就要回來了。」

那孩子想了一歇，搓搓鈕扣，又說道：

「伯母，二阿哥住的地方，又古怪，又祕密，很難去找尋。他住在一個店家的樓面上，那房間是長長的，排了二十只左右的床，房裏堆滿了書本和紙張。他可並不在那店裏做事。我不知道二阿哥能夠看書。要是他看得懂那些書本，他準是頂有學問啦。」

母親驚奇地答道：

「他不能夠看書。他從未嘗過。他是住在書堆裏的。這事情就稀奇古怪透頂啦。我一定要問個明白。」

第二天，母親騎在驢背上，小兒子跟在旁邊，母子倆灣灣曲曲地穿過山坳山谷，母親趁着沒有旁人的機會，問起小兒子道：

「來找你的堂阿叔家的孩子，告訴我，你們住的房間裏全是書本和紙張，那些到底是什麼東西呢？你從未對我說過你能夠看書，也沒有說過你是住在書堆裏。我也從來沒有看見你唸一個字。」

小兒子有一口好嗓子，愛唱歌，一邊走，一邊唱，聽了母親的問話，就停止了歌聲，回答道：

「歌，我已經學得一點啦。」

母親從來沒有聽到過這種奇怪的話語，她知道誰富誰窮，全是天命，人只得聽天由命，萬萬拗執不來的。她恐懼地嚷道：

「兒子，但願你不和小賊或什麼壞黨混在一起！你講的話就帶着強盜的氣味！除做強盜以外，窮人要發財是沒有別的法子的，這樣去發財也不吉利，一天給官廳捉了去，你就會失掉性命！」

他聽了發怒，憤憤地說道：

「媽，你什麼都不懂得！我如今不能夠把事情告訴你，我們立誓要守住口，你可總有一天會知道的。到了那一天，我不會忘掉你。可只有你，沒有跟我一同吃苦的人，我不會許他跟我一同享福。」

這末後一句話，他說得怪響亮，母親知道他的意思是反對大兒子，她便安靜了一歇，不再多講，恐怕惹起他的氣忿。

但母親不能夠就此不追問下去。

她坐在驢背上，緊貼着毛毯襪的背皮，想想這個古怪的小兒子，偷偷地瞧着他。他走在她的前面，手裏捏着韁繩。他又在唱着歌，那是一首她從未聽過的歌，是一首跳動的，熱烈的歌，她不能夠懂得歌的意思。她自己想，對於小兒子的生活，她必須多知道一點。是的，她總要使他和她裏格外親近。給她娶一個媳婦，爲了女人的緣故，他將時常回來，也許會住在家裏。她應該挑選一個俏麗的，動人的姑娘，要能夠給小兒子看上眼，因爲大媳婦只能夠做事情，小媳婦應該是另外一種

的女人，她想到這裏，心頭覺得安慰，再也接不住口，便對小兒說道：

「兒子，你如今是近二十一歲的人啦，我想就給你成親，那是一件快活的事情，你覺得怎樣？可是，誰又能料定年青人的心腸呢？」

一般年青人聽到婚姻的事情，總是一半歡喜，一半怕羞，微笑地默默無語，小兒子可不是這樣。他停了脚步，掉轉身來，十分頑強地說道：

「我早就等你講起這種事情呀。我相信，母親們的腦子裏裝滿了娶媳婦，抱孫兒的念頭！同志們告訴過我，做爹娘的最要緊的事情，就是喊着成親，成親，成親！我不要成親！要是違反了我的意思，給我娶了女人，你將永遠不能夠再見我的面！我將永遠不再回來！」

說罷，他又掉轉身去，迅速地移動着脚步，母親看見他這樣憤怒，不敢再說一句話，驚惶地呆坐在驢背上。小兒子也不再唱歌了。

但臨到眼前的事情，使母親忘記一切。

母子倆從一清早就沿着走的那條路，漸漸狹窄起來，將近晌午時分，狹窄得格外利害了。圍

繞着家鄉田原的山頭，顯示着那末沉靜的模樣，那末柔和的曲線，那末綠油油的草叢和竹林，如今山頭是愈聳愈高，成爲創立的，粗壯的線條了。

到了正午，太陽的熱氣從頂上直瀉下來，沉靜的，柔和的山頭已經不見，突兀地懸延着的是光禿禿的，多岩石的一帶峯巒，殘酷地插入天空。

這條路蜿蜒於巨大的，蒼白的峯壁下面，石塊不是黑的，也不是深褐的，却像光線一樣蒼白的，實在古怪透頂；因爲到處沒有水，所以到處沒有東西生長起來。

路越轉越高。

午後一兩點鐘，母子倆忽然走到山頂上一個又圓又深的豁谷，那兒有水，一個四方的小村莊，圍在石壁的中間，石壁的外面圍着幾畝發綠的田禾。母子倆在那村莊的門口停下來，問起他們要去的地方還有多遠，村上人就指着還要高的一個山脊說道：

「在那山脊下邊，有兩座房子，那是最後一帶的田地了，從那兒再上去，就只有石塊和天空。」

母親驚恐地注視着這些山嶺，注視着奇怪的，粗野的形狀和蒼白的色調，注視着稀少的發綠的土地，她一向是在山腳邊的平原上過活的；如今這條路又從那個村莊轉上去，她駭愕地四面注視着，看見那地方是怎樣窮得可怕，敷在蒼白的石塊上面的土層是怎樣淺薄，收成是怎樣稀少，她提高了喉嚨對兒子嚷道：

「兒子，我不歡喜這地方的模樣！我想，你的阿姊住在這地方恐怕是太苦了！我們還是領她回去。要是她在這地方真的過得太苦，我們就叫她坐了驢子回去，我還能夠走路，看他們怎麼說。他們娶你的阿姊的時候，不化一文錢，我如今也只要把她領回去，不要他們什麼東西。」

小兒子可不會回答。他覺得乏力，肚子又餓，因為他們在路上只吃了一點隨身帶的冷東西。他渴望着走到阿姊的家裏，想在那兒過夜。他用力拉着韁繩，母親在驢背上坐不穩，幾乎不怕兒子的憤怒，要責罵他。

母子倆忽然走到那房子的前面了不錯，那兒有兩座房子，縛在山脊的一邊，黏貼着石塊。母親知道那就是女兒住的地方，因為面目猙獰的老頭兒站在一家的門口。那老頭兒看見了母親，

吃驚地注視着，好像他不相信那是母親。他奔進屋裏，又走出來。鬚鬍人，一個黑而瘦的，相貌兇狠的男人，兩個女人，和一個陰陽怪氣，鬆懈沒勁的小夥子，可不見瞎眼的女兒。

母親從驢背上跨下來，走上前去，那些人統統地覷着她，她也瞧他們幾眼，心裏害怕起來。她從未見過像他們那樣可怕的相貌，女人的頭髮沒有梳，亂蓬蓬的全是結，臉孔給太陽炙得枯焦黑，穿的衣裳從來沒有洗過，他們統是這個樣子的。

他們聚攏着，還有一家的門口，走出一兩個給一種熱病燒得黃僵僵的孩子，嘴唇是乾焦的，破裂的，身體是骯髒的。大家都默默地凝睇着，不說一句客氣話，他們的眼睛像野獸的眼睛那般兇惡，那般沒有理性。

母親充滿了恐懼，心突然破裂，衝上前去嚷道：

「我的女兒在那裏？你們把我的女兒藏在什麼地方？」

她衝到他們的人叢中，但小兒子站着不動，懷疑着，靠緊驢子。

一個女人乖戾地說道：

「嫂子，你來得正好，她今天恰巧已經死去啦。」

她講的是一種粗蠻的北方話，不容易明白。

「死啦！」

母親低低地說了一聲，不再講什麼。她的心靜止了，呼吸也靜止了，她是沒有聲音的了。

她衝進一間頂相近的草屋裏，瞎眼的女兒就躺在着地的蘆墊上。女兒安靜地躺着，沒有一絲氣息，還是穿了出嫁時候的衣裳，可不會洗過，也不會補過。屋子裏是空空洞洞的，只有一堆茅草和一兩張粗矮凳，一點沒有新東西的影蹤。

母親奔過去跪在女兒的身旁，凝視着寂靜的面孔，陷落的眼睛，和默忍的小嘴，女兒的面部上的一切，她是怪清楚的。她頓時號啕地哭起來，伏在女兒的身上，握了死人的兩隻手，掠起破爛的袖管，瞧瞧兩隻小臂膀，又把女兒的褲管捲上，看看有沒有打壞或受傷的地方。

可是，一點痕跡也沒有。女兒的軟皮膚是好好的，瘦骨頭也是完整的，不會破裂，也不會斷折，一點也看不出什麼。她是慘白的，瘦得可憐，但她常常是瘦的人，死，面色總是慘白的。母親於是

俯下身子去嗅着女兒的嘴唇，是不是有毒藥的氣味，可又嗅不出什麼，只有一種微薄的，悽慘的死人氣味。

但母親終不能夠相信這是尋常的好死。她又旋轉身去，對着默默地立在門口的那些人，瞧着她們的粗蠻的臉孔，全是陌生的。她一邊號啕大哭，一邊向他們呼喚道：

『我知道她是給你們弄死的，要是你們沒有把她弄死，她怎樣會死得這末快，她離開娘家的時候是好好的呵！』

第一眼就給母親厭惡的那個老頭兒，猶笑着說道：

『嫂子，你講話得小心！你說我們弄死你的女兒，這不是可以說着玩的小事情。』

那個乖戾的，亂頭髮的女人尖聲地嚷起來道：

『你要問她怎樣死的嗎？她是受了寒死的，人怪瘦弱，她就是那樣死的！』

她吐了一抹痰，又尖叫似地說道：

『一個毫不中用的姑娘，什麼都不知道，她還不能夠到池塘邊去拎水，一去總是跌跌倒倒，』

「認不得回來！」

母親果然看見一條全是石塊的狹徑，一直通到山下的小池塘邊，她嘆了口氣，開口問道：

「你說的就是那條路嗎？」

可沒有誰回答，她又苦惱地嚷道：

「你們一定打她，我的女兒一定天天挨你們的打！」

聽了這話，那個女人就迅速地答道：

「你去找吧，她的身上有沒有傷痕！我的兒子因為她走得太慢，曾打過她一次，可只有那末一次！」

母親仰起臉來，微弱地問道：

「你的兒子呢？」

大家就把她的女婿，推到前面，他站着，是一個痴頭痴腦的孩子，母親看他是一點人事也不懂得的。

於是母親又把頭伏在女兒的死屍上，盡情地，狂烈地哭着，當她想起女兒一定在這些人的手裏吃了許多苦的時候，她哭得格外厲害。在旁邊注視着母親的那些人，都給她哭得憤怒起來。母親覺得誰觸了她一下，抬頭一看，原來是她的兒子。他俯下身子，急迫地對母親耳語道：

「媽，我恐怕我們在這裏是危險的，我們不能再挨磨下去。媽，如今姊姊是死啦，你還有什麼法子好想呢？他們的相貌看上去怪兇惡，我不知道他們將怎樣來對付我們。我們趕快離開這裏，走到那個村上去買一點東西吃，當夜趕回家去吧！」

母親怪不情願地立起身，可是他留心一瞧，就看見他們確聚在一起，那情景確也使她害怕。她討厭他們的喃喃私語，也討厭他們注視她自己和兒子的一副臉相。是的，她必須要顧到兒子。他們殺死了她，這不打擊，可還有她的兒子啦。

她旋過身去，再瞧一下死去的女兒，把死人的衣裳理一理，把兩隻手安放到兩邊。她走出門，已經是很遲的下午了。

當他們看見她平靜了許多，並且打算跨上驢背的時候，那個沒有講過一句話的親家翁，對

母親說道：

「嫂子，要是你還不相信我們是忠厚老實人，你就瞧瞧我們給她買的道口棺材吧。這口棺材要賣十塊錢，我們所有的錢全化光，你想，我們不寶貴她，還會給她買一口棺材嗎？」

母親看見大門旁邊果然有一口棺材，可是她知道不值十塊錢，因為那是沒有上過漆的頂粗頂粗的木箱，薄得差不多像一層紙，像叫化子圍的一樣。她掀開了嘴唇，想要憤恨地回答道：

「哼！那具木箱嗎？我的女兒帶過來的錢就夠買啦！」

這些話她沒有說出口。她對那些人不能不害怕，像白天的一陣烏雲。是的，那兩個兇惡的男人，那些粗蠻的女人，而小兒子正拉着她的袖管，催她趕快就走，所以她只好平穩地回答道：

「我如今不要說什麼話了。女兒已經死去，任便怎樣憤怒，什麼話語，也不能夠再叫她活轉來。」

她停了一歇，瞧瞧這一個，瞧瞧那一個，又開口說道。

「你們到底怎樣待我的女兒，讓菩薩和閻羅王去判斷吧！」

她又瞧瞧這一個，瞧瞧那一個，可沒有誰回答，她纔掉轉身來，爬上驢背，兒子連忙牽着驢子，沿着一條石頭路走下去，身體顫慄着，頭旋到後面看看有沒有人追上來，他對母親說道：

「我們要再走到那個村莊附近，纔好停下來，那兒人多，我們可以不用害怕，媽，我真害怕極啦。」

但母親什麼話也不回答。是的，還有回答什麼話的需要呢？自己的女兒是死去了。

第十七章

那一夜，當母親從停在自家門口的驢背上跨下來的時候，她是疲乏得要發狂了。

一路上，她是一陣低一陣高地哭着，小兒子也屢次給她哭得心裏不自在。他終於含着苦惱說道：

「媽，你別再哭，我實在受不住啦！」

母親爲了兒子的緣故，平靜了一點，但不久又放聲大哭。小兒子咬着牙根，狂暴地自言自語道：

「要是那個日子到來，要是我們窮得不像這樣可憐，要是窮人也有了他們的份，能夠防衛自己，我們纔可以控告他們，要求賠還阿姊的一條命。可是，如今我們這樣窮，世上又沒有所謂公道正義，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母親嗚咽着說道：

「真的，我們沒有錢去買公道，打官司也沒有用處的。」

她又哭起來，並講道：

「有了錢，有了公道，可也不能夠叫我的瞎眼女兒活轉來呵！」

小兒子也哭起來，但並非爲了他的阿姊和母親，而是爲了他的腳怪痛楚，人怪疲乏，他活着的
世界怪不順遂。

母子倆終於到了自家的門口。

母親跨下了驢背，就怪刺耳地，尖銳地喊着大兒子，大兒子馬上奔出門外，她急忙嚷着告訴
他道：

「兒子，你的妹妹死啦！」

大兒子莫明其妙地對母親呆看着，母親就把那事情原原本本地講出來，村上人聽到她的
聲音，大家迅速地走攏來，差不多全村的人都站在朦朧的夜色中，聽母親講着那事情。

小兒子一半昏悶地立在那裏，靠着驢子。因為母親還是不斷地講着，他便走過去往地上一倒，躺着身子，迷迷糊糊地亂想着一天所經過的事情。

他靜靜地躺着，母親高聲地哭着嚷着。含淚的老眼瞧瞧這個人的面孔，瞧瞧那個人的面孔，帶哭帶訴道：

「我的小女兒是死在那裏了，永遠不會再見面的了。我恨自己，我不該讓她去，要不是爲了我的硬心腸的媳婦，我也不會讓她去的。我這個媳婦連一塊肉和一朶鞋頭花也捨不得給我的女兒，所以我死了之後，怕女兒要吃苦，就是女兒自己也怕要吃苦。她是一個怪和順的小姑娘，決不會自願離開我的！她還常常帶着一副孩子的心腸，捨不得家，捨不得我，她管什麼男人不男人，管什麼成親不成親呢？咳，兒子，全是你的女人作成的孽！我要咒罵她進門的那一天，她的心腸這樣硬，莫怪她生不出孩子！」

母親還是不停地嚷着，起初，大家靜靜地聽着她講，把她的斷斷續續的話語，接合起來，最後，大家想去安慰她，可是，她不要受人家的安慰。

大兒子一向低垂着頭，沒有半句話，直到母親咒詛他的女人，罵她不生孩子的時候，他纔用適當的平穩的聲調回答道：

「媽，不對的，我的女人並沒有叫你把妹妹嫁到那個地方去，你把妹妹送得那樣快，一切全由你自己安排，也不會對誰說過一句，我們當初還疑心，連你自己也沒有到那地方去看個明白。」

大兒子轉向堂兄弟說道：

「阿叔，你不是也以爲如此嗎？我對你講過，母親把嫁妹妹的事情辦得這樣快，我們真覺得駭怪，這話你還記得嗎？」

堂兄弟別轉眼睛，嘴裏嚙着草桿，不情願地含糊地答道：

「噢，太快一點。」

他的女人抱着一個孫孩兒，立在旁邊悲傷地對母親說道：

「阿姊，確實的，你常常是一個手脚頂快的女人，不管什麼事情好做不好做，你從來不高興。」

去問問人家的意思。在我們誰也不知道誰也猜不出你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你已經把事情做完，只要我們稱贊你一聲就得。這是你的性氣，你的一生總像這樣。」

但這一晚，母親不能夠再受旁人的埋怨，她把氣沖沖的臉孔對着堂弟婦，憤怒地叫嚷道：

「你是跟慢牛似的男人過慣了的，難道我們都要像他一樣遲鈍，否則就算做事做得太快嗎？」

母親和堂弟婦做了一生的朋友，這時候好像要口角起來了。堂兄弟爲人可怪善良，怪和平，當他看見他的女人漲紅了大而孔，聚精會神地要報復一句十分尖刻的話語時，他便勸解道：

「孩子們的娘，你別響！她今晚傷心得過份，性氣不像平時。」

他嚼了一歇草桿，又溫和地對着女人說道：

「不錯，我是怪遲慢的，我出世以後，就不知道聽過多少次，孩子們的娘，你也告訴過我的……
噉，我是慢吞吞的。」

他四面瞧瞧大家，有一個人真心擊意地對他說道：

「喂，老大哥，你是一個十足十穩的慢人，想得慢，講得也慢！」

堂兄弟應了一聲：

「噉。」

他吁了口氣，吐出嚙碎了的草桿，從身旁的稻草堆上又拔出一根新鮮的。

兩個人的口角總算免去。

但母親的心裏還不舒服，忽然瞥視到立在人叢中的長舌婦的身上，長舌婦嘻嘻開着嘴，睜大了眼睛，挺起倒掛臉，聽着所講的一切話語。母親看見了長舌婦，憤怒與苦痛重新發作，混和着她的怨惱一齊湧出來。她撞到長舌婦的身上，撕着她的肥肥的大面孔，抓住她的頭髮，並尖聲叫嚷着說道：

「你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你知道他們的兒子是痴頭痴腦的，你却沒有提起一個字，只說他們也像我們一樣，是老老實實的鄉下人，你也從沒有提起我的女兒要上上下下地走那條石頭路，給他們去打水。全是你搗的鬼，我不肯罷休，要和你拚老命，要使你受點罪……」

她扭纏着長舌婦，長舌婦就是在最強旺的時候，也敵不住發狂似的母親。要是大兒子不攔上前去，把她們拉開，要是小兒子不立起身來，去幫阿哥阻住了母親，讓長舌婦趕快逃開，真不曉得會弄成怎樣一個結局。自然，爲了面子的緣故，長舌婦也必須反抗一下，當她離開了母親有一段路，並有許多人隔在中間的時候，她站定脚步說道：

『不錯，你的女兒可是瞎眼啦，好好的男人會娶瞎眼老婆嗎？嫂子，我給你幹了一件頂好的事情，你却給我這些謝意！』

她敲着自己的胸脯，指着面上的傷痕，苦苦切切地哭起來，想爭上風。

旁邊人叫長舌婦趕快走開，兄弟倆也勸他們的母親回去，溫和地帶迫帶推地把她領到家裏，還是哭泣着。但她終於也覺得精疲力盡，讓兄弟倆領她到房裏去，並叫她坐下安歇，媳婦拿來一盆熱水，吹吹涼，把手巾向熱水裏端了一端，揩揩母親的面孔和手，倒出一碗熱茶，把夜飯安排好。

母親慢慢地平靜下來，聲音越哭越低，嘆了一回氣，喝幾口茶，吃點東西，四面瞧了一瞧，開口

問道：

『小兒子呢？』

小兒子連忙走到母親的面前。她一見兒子的臉色是那樣慘白，那樣疲乏，完全失去了快活的相貌。她拉他坐在長凳上，靠着她的身邊，握住兒子的手，勸他吃了飯安歇，並說道：

『孩子，今夜你要睡在我的旁邊，這張墊舖一向是你的妹妹睡的。這一夜，我不能夠讓牠空起來。』

小兒子聽了母親的話，就睡在那張墊舖上，身子一躺下去便酣暢地睡着了。

全屋子靜悄悄的，母親可還不能夠好好地睡着。她是澈骨地疲乏，騎了一整天驢子的勞頓，和心頭上所感到的倦怠，使她的身體疲乏得異乎尋常，只有躺在旁邊的小兒子的深長的呼吸，能夠安慰她一點。她又懷着新鮮的慈愛和思念，想到小兒子的事情：

『他是我的頂小的孩子，我準要給他成親，我們要添造一間新房。他和女人應該有一個房，當生了孩子的時候，就得……對啦，我準要給他找一個善良的，強健的女人，會得生養，這屋子裏

「總該有小孩子。」

巴望要有小孩子的想念，是她殘老生命中的唯一安慰。

可是，就是這種安慰也難於持久。寒熱病又上了她的身，她像死一樣軟弱，軟弱到連悲哀也不能夠。她在床上躺了許多天，一切憂傷與安慰都攔起來，因為她既沒有悲哀的氣力，也沒有希望的氣力。

村上和堂弟婦都走來慰勸她，大家說道：

「嫂子，你的女兒終究是瞎子呵。」

大家又說道：

「嫂子，命裏註定怎樣，我們是不能轉變的，傷心全不中用。」

大家又說道：

「想想你的兩個好兒子吧。」

一天，堂弟婦說罷了這句話，母親却有氣沒力地回答道：

「是的，我的大媳婦可不會生孩子，小兒子又不要成親。」

堂弟婦熱心地說道：

「阿姊，讓大媳婦再等一兩年，有時候，一個女人嫁了七年，不生孩子，等到過了七年，身體真正成熟起來，會連生幾胎的好孩子，我就親眼見過這種女人的。你的小兒子說不要成親，也許他在什麼地方有一個心上人，我們得去探聽到底是誰，那姑娘到底配不配做他的老婆。我想恐怕他準會有一個心上人，如今年輕小夥子免不掉這一套，我敢打賭，天底下決沒有不要成親的男人！」

母親低低地說道：

「你把耳朵放到我的嘴唇邊來。」

堂弟婦就把耳朵側下去，母親輕輕地私語道：

「傷心的事情不斷地跟着我，一切都不順利，我恐怕還是爲了從前作的那個孽，菩薩知道我作了孽，也許老天爺不肯把孫孩兒捨給我！」

想到這裏，她閉上了眼睛，兩顆大淚珠從闔着的眼皮裏淌出來。

她想起一切的罪孽，不單是堂弟婦所知道的那一種，還有她說自己是寡婦，叫人寫的家信和編排出來的許多謊話。她並不以為撒謊全是罪孽，爲了面子的緣故，大家隨時總不免要撒些謊的，但她的罪孽却在於捏造男人的死訊。她如今想起這件事情的時候好像她伸出手去，把男人活活弄死。她撒這樣的謊，是希望另一個男人會娶她做老婆。她是怪沮喪，怪衰頹，只有小兒子伴在身邊還可以提起她的精神。是的，雖然媳婦待她十二分細心溫和，她要吃，就給她把酸熱的東西預備好，甚至會走到離開幾里路的村上，問人家去討一種乾荳板醬，雖然她樣樣都依靠媳婦，要在牀上翻一個身，也得呼喚她，但母親覺得媳婦總不能給她安慰。媳婦盡了十二分的氣力，非常謹慎而討好，母親可時常會詬罵她，不是說手是冷冰冰的，便是說面孔是黃僵僵的，一半憎惡，一半孩子氣地盯着媳婦。可是，媳婦不生孩子的事情，她是不再埋怨的了。她不再講起那事情，朦朧地相信媳婦的不生孩子，或許是爲了自己的罪孽。

她終於從牀上爬起來。當秋天交得好久的時候，她的銳烈的苦痛，也隨着退下去。她一天到

晚覺得寂寞淒涼，可是並不心亂，她能夠想想瞎眼的女兒，苦痛的尖刺是沒有的了。後來，她甚至這樣自己對自己說道：

『呵，他們說的話或許是確的，女兒死去或許真的比活在世上好。有不少事情實在比死還苦痛。』

她牢牢地把握著這一個想念。

全村上的人都肯幫助她。在她的面前，沒有人再提起她的女兒，別地方也是一樣，因為一個瞎眼的姑娘，沒有什麼可以給人們回憶，像她那樣的姑娘是到處有的。起初，村上人不在母親的面前，講到瞎眼姑娘的事情，免得她要傷心，後來，就是在母親的背後，大家也不提起這件事情了，因為沒有新鮮的話好說，而另有別的新鮮的資料，傳到這村上來，瞎眼姑娘的小生命，便這樣完結了。

有一陣，長舌婦在看見母親的地方，行動很細心，不敢獨個兒和她在一起。當她看見母親病後十分軟弱，她又慢慢地快活起來，又像從前那樣招呼她。

母親對於過去的事情，也不願追究，只是有時候，心裏還恨着長舌婦。

第十八章

春天，小兒子從外面回到家裏，對母親說道：

「媽，我回來住幾天，我不知道能住多久，要等接到了命令再出門。」

母親的心裏好像獲得一種安慰。

可是，當母親快活着的時候，小兒子却不大講話，幾乎不像就是他自己的樣子。他是怪沉靜，不唱歌，不亂跳亂躍，也不亂講，母親覺得奇怪起來，疑心他的身體不舒服，或者給一種秘密的事情，情困惱着。

她對堂弟婦講起這事情，堂弟婦溫和地答道：

「也許他是脫了孩子氣啦，他如今多大年紀？我想跟我的第五個女兒的年紀一樣，女兒如今是二十歲出頭，將近二十一歲，已經嫁了四年啦，二十一歲的男人應該脫去孩子氣，不該再像

從前那樣亂跳亂躍，不過，我記得最後一天看見你的男人的時候，他還能夠像孩子那樣頑皮的。」

母親嘆道：

「噯！」

如今，她對於男人的印象，總和小兒子的印象混雜起來，是十分模糊的了。有時候，當她回憶着男人，她却想不起他的相貌到底是怎樣，因為小兒子的面孔隨着映上腦膜。

到了第九天，小兒子就動身，像回來時候那樣迅速，差不多是偷偷地去的。他到底如何接到了一定要動身的命令，誰也不知道。但他是去了，把幾件衣服塞在一隻小皮箱，母親看見他要動身，心裏怪難過，對他說道：

「兒子，我以爲你是要長住在家裏的。」

他答道：

「媽，我還要回來的。」

他似乎暗暗地快活，急於要走。

從此以後，小兒子總是快活着，來來去去，毫沒有什麼聲張。偶而有一天，他會挾着他的一捲衣服回到家裏。他便在這個小小的村莊上，散蕩一兩天，到茶館裏去坐坐，高談闊論地，講着如今的時世是怎樣不太平，法律正義是怎樣不公平，當一個偉大的日子到來的時候，一切將怎樣遭遇向上的轉變。大家呆呆地瞧着聽着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意思。茶館老闆搔搔齷齪的頭皮，對大家說道：

「鄰舍們，他講的一番話，我聽起來和強盜講的一般無二！」

但爲了母親的緣故，爲了善良的阿哥的緣故，大家不去和他計較，只當他還不會脫去孩子氣，以爲他成了親，過着大人的生活，那時候會聰明起來。

小兒子回家的時候，他仍然閒坐着，不肯做活，或者勉強幫阿哥去做些輕鬆的事情，而阿哥總是傲慢地說道：

「弟弟，很對不起，我可獨個兒做慣了的，不用你來幫忙。」

小兄弟老面老皮地瞧瞧阿哥，不和他爭吵，只是冷冷地笑着，回答道：

「阿哥，隨你的便。」

他的神情是那麽陰冰冰的，大兒子的憎惡幾乎要爆裂起來，要叫小兄弟永遠離開他的身邊，可是這又不能，因為他說出了這樣的話語，在村上人的眼睛裏，就不能還算是一個正直的阿哥。

但母親是一點也看不出小兒子有什麼過錯的。就是他和母親講着一番大話，反對他的阿哥，母親也尋不出他的過錯。他常時這樣說道：

「這些有了幾畝自田的小地主，一定要借田耕種，纔能過活。這些小傢伙是那麽微細，却又那麼自大，當那一個日子到來的時候，田地大家公有，誰也不能保留私田，他們就配受這樣的遭遇。」

母親不懂他的話，却淒惋地說道：

「噯，我也以為你的哥哥有時候太嫌自太，你的嫂子又太嫌沒趣味。」

不管小兒子講的什麼話，在母親聽來，似乎總是聰明的。如今她是緊緊地依戀着他了。小兒子回來，那好像是母親的一個節日，心裏想爲了他殺一只雞，或者做一些好菜。這事情，她可辦不到。家裏養的雞，如今是大兒子的東西了，她至多只能夠從雞窠裏偷一兩只蛋，藏起來，等小兒子回來，便把雞蛋放到滾水裏去煮熟，蘸上一點糖，在人背後給他吃。

隨便什麼時候，只要有一樣好的東西，落到母親的手裏，倘使她到村上人家去閒坐，有人給她一枚桃子，一枚乾柿子，或一塊小餅，她總把那些東西省下來給小兒子吃。她費了許多辰光去留心那些東西，不使牠們發霉，能夠藏起多久，就儘量藏下去。如果兒子不回來，她恐怕要糟蹋了那些東西，不能不吃掉的話，她雖然愛吃，可覺得沒有什麼愉快，很難享受那些東西的美味。她時常會拉開抽屜，撥撥那些東西，自顧自地思忖道：

「他沒有回來。他不在家裏。要是我有一個孫兒，我好把這些東西給孫兒吃掉。可是，小兒子不回來，就沒有誰吃這些東西，我沒有一個孫兒。」

她天天要費了許多鐘頭，坐在門口，瞥視着小兒子從那條路上走回來的影子。她一見男人

的長衫的閃光，便趕上前去，如果那就是她的小兒子，她便伸出了乾枯的癢手，去握着他的溫暖而光滑的軟手，推進她自己的房裏，倒一碗媳婦預備的熱茶，把藏給他吃的東西拿出來。她坐下去，寵愛地瞧着小兒子從一堆東西裏面挑揀頂好的。有時候，他別轉了端方的鼻子說道：

「媽，那個餅發霉啦。」

或者，他說道：

「我從來不歡喜這樣乾燥的米粉餅。」

母親不快活地答道：

「兒子，真的太嫌乾燥了嗎？我以為你還會歡喜這個餅的。」

她便把那塊餅吃掉，心裏有點不自在。

小兒子把愛吃的東西全吃下去，母親坐着要聽他講些什麼。但他從來不會爽快快地回答母親的一切問話，母親如果迫得太緊，他就裝着要緊走開的樣子。她看出這情景，便懂得不去問他什麼，他也懂得如何去搪塞母親。年紀越大，越容易忘事，也越容易受人搪塞，他會把自己所

看見的稀奇的事情，講給母親聽，譬如說，一個變戲法人放一條蛇爬進他的喉嚨，又挽了尾巴把他拉出來；或者一個女人養了有兩個頭的孩兒，一個銅子看一看。

母親不能夠把這些稀奇的事情，藏在肚子裏，她總得去告訴大兒子和媳婦。有一次，她又去告訴夫妻倆，大兒子剛從田裏回來，曲着身體在洗臉，抬起頭來，面孔還是濕漉漉的，十分尖毒地回答道：

『他既沒有飯給你吃，也不爲你做一點事情，只捨一些錢給你，好像給叫化子一樣。他回來吃飯，從不握起鋤頭犁頭，做一點事情，懸空講這些山海經，你看起來，他却比……』

可是，對於小兒子，明白這一切，她知道他的柔軟而漂亮的身體，她知道他的淡黃的皮膚，這是城裏人的顏色，和鄉下人的深褐而紅棕的顏色不同，她知道他的兩只小手指上生着長長的指甲，她知道他的潔白的牙齒，她知道他的油光閃爍的黑頭髮，她知道他的長頭髮留到耳根邊，怎樣搖着頭，使光滑的長頭髮不掩住他的眼睛。

是的，她明白並且歡喜他的欣然的微笑，勇敢的眼睛，歡喜他對於銀錢的毫不介意，只要他

有，他便從腰包裏摸給母親，如果沒有，便問母親有些什麼，母親覺得有東西給他，比受他的東西還要歡喜，他所給她的錢，她全省下來，到他需要的時候給還他。

第十九章

小兒子說要回來的那一天，却沒有回來。母親怎樣知道他一定會回來呢？在三天之前的一個晚上，他抄着小徑不走過村莊，偷偷地回來。輕輕地敲着大門，她有點不敢去開門，恐怕是強盜。她打算叫嚷出來的時候，纔聽到小兒子的又低又快的聲音，幸而牀底下的一羣鷄，給她驚醒，聒吵着，掩住小兒子的聲音，沒有給大兒子和媳婦聽到。

母親趕快起身，摸索着衣裳和蠟燭。她知道小兒子在這歇辰光和這種模樣回來，一定是爲了祕密的事情，便輕輕地開了門，看見小兒子和兩個小夥子站在門外，都穿了一式的黑衣服。他們帶着一大捆的東西，用紙和繩緊緊地縛着。母親開了門，手裏攬着蠟燭，小兒子便把燭光吹熄，因爲有着淡淡的月光。當她快活地，自然仍是輕輕地叫着的時候，小兒子低低地對她說道：

「媽，我自己有點東西，一定要和牀底下的冬衣放在一起。不要對誰說，因爲我不要再有誰知

道這東西，我就會回來拿出去的。」

她聽了小兒子的話，心裏終使她有點疑懼，她睜着眼睛，壓低了聲音，端莊地對他說道：

「兒子，我巴望不是壞東西，我巴望這不是人家的東西。」

他急速地答道：

「媽，你放心，決不是搶來的東西。這是我買來的幾張便宜羊皮，阿哥對什麼事情都會埋怨我，就是我買了便宜貨，他也要埋怨我的，我又沒有別的地方好安置。媽，這些羊皮，我買得怪便宜，冬天我給你做一件皮襖，到了冬天，我們總得穿好衣服啦！」

母親的心裏又覺得異常快活，聽說那不是搶來的東西，也就十分相信，和小兒子同做一樣小小的祕密事情，在她是一種愉悅，她連忙說道：

「噢，兒子，你信任我好啦！我這房裏有許多東西，他們夫妻倆全不知道。」

兩個年青人就是一大捆的東西帶進屋子，輕輕地塞到牀底下，雞囀囀地叫起來，水牛也給驚醒，反嚙着吃下去的草料。

小兒子可並不要過夜。母親看見他那種急促的神氣，心裏雖然覺得很奇怪，却這樣說道：

「兒子，你放心，我會把這些東西安置得好好的。要不要透透風，曬曬太陽，免得給蠶蟲蛀壞呢？」

他毫不介意地答道：

「不過放一兩天功夫，因為我們就要搬到一個寬大的地方，我獨個兒將有一個舒敞的房間。」

母親聽到小兒子講起將住舒敞的房間，腦子裏就有給他成親的想念。她把他拉到旁邊，懇求似地瞧着他。小兒子只有一樣事情不使她快活，那就是，他不要母親給他成親，尤其因為她知道什麼是熱慾，知道小兒子有着她年輕時候的那種熱慾，知道那種熱慾一定要得到滿足，她厭惡浪費。頂好是他能夠娶一個乾乾淨淨的老婆，養孫兒給她抱。

小兒子急於要走，那兩個年青人在門口的陰暗處等待着，就是在這樣迫促的時候，母親還撫摸着小兒子的手，仍是低低地慰勸着說道：

「兒子，要是你真有那末多的房間，幹麼不讓我給你找一個姑娘？我會給你找一個頂漂亮的，要是你知道那裏有好姑娘，你就告訴我，我叫堂弟婦去做媒。兒子，我不會強迫你的，你歡喜的姑娘，我也一樣歡喜。」

小兒子把披在眼角上的長頭髮撇撇開，眼睛覷着大門口，想推去母親的手。但母親緊緊地握住他，又慰勸着說道：

「兒子，幹麼把你的好好的熱力，全浪費在這裏那裏的野草閒花上，不給我養幾個好好的孫兒？你的阿嫂是那末冷冰冰的，要是你不生孩子，我想我的身邊永遠不會有孩子。你像你的爸爸一樣，我是很懂得他是什麼樣的人。兒子，把你的種子播在自己的田地上，開花結果，全由自己收穫！」

小兒子靜靜地笑着，又把披在閃耀着的眼睛上的長頭髮，往後面視了一視，半怪半驚地說道：

「媽，像你這樣的老太婆，不思量別的事情，總是想着娶媳婦，養孫兒，如今我們年青人就總

把那種想念丟開啦……媽，只要三天的功夫！」

他掙脫了身，和那兩個年青人，跨越着月光朦朧的田野走去。

三天過去了，小兒子還沒有回來。過了三天，又是三天，接着，又是三天，依然沒有小兒子的踪影，母親漸漸地覺得害怕起來，疑慮着他已經遇到什麼不好的事情。這最近一年來，她也不容易走到鎮上去，只得在家裏等待着，不管誰走近她的身邊，她總是暴躁地發着脾氣，既不敢說明白擔憂的心事，又不敢遠離自己的房間，恐防細心的媳婦恰巧去揭開布簾，瞧見床底下的一捆東西。

有一夜，她給那心事纏繞着，翻來覆去地不能夠睡，便起來點了蠟燭火，一隻手捏住了分開的布簾門，俯下身子，窺視床底下的東西，那東西用厚紙包紮，用粗麻繩緊緊地縛住，捆兒頂大，方方正正的。她用手去摸摸，覺得裏面的東西是硬的，可準不是羊皮。

她想要是蠶蟲爬了進去，嚙壞了好皮，那纔是浪費，心裏怪不自在。便自言自語道：

「如果真的是羊皮，就應該拿出去曬曬太陽。」

但她不敢把那個大摺打開來，只得由牠去。而她的小兒子仍然還不回來。

一個月過去了，母親幾乎要發狂，如果沒有一件事情使她多少忘記些恐懼，她是完全要發狂了。那就是她如今夢想着的最後一件事情，她的媳婦是得胎了。

過了這許多淡漠的年頭，媳婦終於來盡她的職務了。一天，母親坐在門口，大兒子神氣十足地到她的面前，瘦削的臉孔上繃滿了笑紋，對她說道：

「媽，你要抱孫兒啦！」

她從沉思中清醒過來，凝視着兒子，惱怒地說道：

「你講話就像一個傻子。你的女人又冷又鈍，好比一塊石頭。如今我也不知道小兒子在什麼地方，他却把好好的種子，隨處亂撒，不要成親。」

大兒子咳了一回，再明明白白地說道：

「你的媳婦已經有喜啦！」

母親起初還不相信。她看看大兒子，撐着拐杖要立起身來，高聲地嚷道：

「她沒有……我死也不相信！」

但她從兒子的面孔上，瞧出那事情是確實的，她站起身，使着老勁走到灶間裏，媳婦正在切着青蔥，她先偷看媳婦一眼，再問道：

「你到底有了喜嗎？」

媳婦點點頭，做着手裏的生活，蒼白的面皮上染了幾點暗紅的顏色。母親知道事情是確實的了。她又問道：

「你曉得有了多久？」

媳婦回答道：

「兩個多月。」

母親想起給媳婦瞞住了兩個多月，不禁大為憤怒，把拐杖擊着地面，高聲地嚷道：

「這許多年來，我天天熱望着，焦慕着，渴想着這樣的好消息，你幹麼對我一點也不提起呢？人家的媳婦第一天知道有喜，就要告訴阿婆的，你却要等到兩個多月，世上少有像你這樣的冷

骨頭！

媳婦握着切菜刀，小心地說道：

『我恐怕纏錯，反教你格外難過，所以我沒有告訴你。』

母親的心裏可不服，又說道：

『我生了這許多孩子，難道還不能夠告訴你有沒有纏錯嗎？你以為我是一個孩子，年紀，人也昏啦！我猜得透你的心思，你動一動，我就看得出的。』

媳婦不再回答。她緊噙着蒼白的嘴唇，從桌子上的泥壺裏倒了一碗茶，把母親攙到靠牆的老地方。

母親是再也坐不住，不能夠把好消息塞在喉嚨口不去對人家講，她一定要去告訴堂兄弟和堂弟婦。老夫妻倆坐在家裏，因為如今總由長成的兒子們去做活了。堂兄弟還忙着做些輕便的小事情，堂弟婦除非給孫孩兒們的哭聲攪醒，整天是安安穩穩地睡着。

母親走到場對面，粗魯地把堂弟婦喚醒，叫喊着說道：

「弟婦，不止你一個人做奶奶啦！只消幾個月的功夫，我也要抱孫兒啦！」

堂弟婦漸漸地清醒過來，微笑着，舌尖舐着乾燥的嘴唇，睜開一雙溫靜的小眼睛說道：

「是嗎，你的小兒子要成親了嗎？」

母親的心裏難過了一歇，纔回答道：

「不是的，不是那一回事。」

又瘦小又枯萎的堂兄弟，坐在一張矮竹凳上，絞着給蠶兒上山做繭的草束，抬起頭，用他的簡單的，乾燥的語調問道：

「嫂子，那末是你的媳婦有喜吧？」

母親熱心熱意地答道：

「啾，對啦！」

她又快活着，坐着要把她的喜悅原原本本地傾瀉出來，但她又不要顯出太快活的樣子，把心裏的喜悅躲在埋怨的後面，她對老夫妻倆說道：

「也已經是時候啦。我已經巴望了八個年頭。要是我有錢的話，我早就給大兒子討了一個小老婆。不過，如今就是討一個小老婆，而那女人的出身是如果好好的，也要化費許多錢。我一直想着要先給小兒子成親，纔能再給大兒子討小老婆。我的媳婦終歸是頂慢頂慢的女人，她的性氣一點也不像我，却冷得像蛇的性氣一樣。」

堂兄弟公平地說道：

「嫂子，那可並不壞。她做事總做得怪好，總是怪細心的。如今，你們在池塘上有鴨有鵝，從前是沒有的，她把那頭老水牛去配雄，養了一頭小水牛，你們的雞也比從前多了一倍，每年賣掉的老雞不算，如今準還有十一二隻啦。」

母親勉強地說道：

「不錯，那並不壞，我可不要她專在畜性的熱性上用功夫。」

堂弟婦近來總是睡意朦朧，一邊講話一邊打呵欠，和氣地說道：

「阿姊，她自然和你不同，你常常是一個熱烘烘的女人，幹了這許多的事情，還是健手健腳

的。要是沒有那個寒熱病，你走路還是那末快，我確然奇怪。要是我從凳子上走到桌子旁，從桌子旁走到牀沿邊，就覺得吃力，我近來頂多也只能夠這樣。」

堂兄弟也欣羨地說道：

「我如今吃東西不能夠吃到從前的一半，我可看見你坐在那裏，喊着裝飯裝飯，添了一碗又一碗。」

母親聽了怪歡喜，客氣地說道：

「噯，我的胃口還像從前一樣。我一餐好吃三碗到四碗，我什麼總能夠吃，只要那東西不嫌太硬，因為我的門牙是跌落了。沒有寒熱病的時候，我還是頂健旺。」

堂弟婦嗷嗷地說道：

「怪健旺的老骨頭。」

她睡了一歇，又醒轉來，瞧瞧母親還坐在那裏，便痴迷迷地微笑一下，對母親說道：

「你說要抱孫兒了嗎？我們如今有七個孫兒啦，可並不嫌多……」

她又平靜地睡着了。

小兒子雖然還沒有回來，但這個喜訊却充滿了空虛的日子。這個新鮮的愉悅，消去了母親等待着小兒子的焦急。她想，小兒子遲早終要回來的，便寬了自己的心。

但其實這也並不是一種愉悅，母親心裏付，像她從前所有的愉悅一樣，終有一種尷尬的東西使牠不能順遂，她恐怕媳婦養出來的是一個女孩子，想到這裏，她自言自語地說道：

「是的，萬一養出來的是一個女孩子，我的命運就永遠不會轉好的了。」

在她的焦慮的情緒中，她要想去求那個顯赫的小女菩薩，送一件大紅的新神袍，或者一雙新繡花鞋，或者別的東西都可以，只要女菩薩肯給她一個孫兒，但她不敢去，恐怕女菩薩會回憶起她的舊罪孽；她也畏懼着女菩薩，因為她雖然經歷了許多傷心事，恐怕還未曾贖清她的舊罪孽。如果女菩薩見了她的面，聽了她講着要孫兒，神靈會飛出去謀害媳婦胎裏的小生命。所以她非常苦惱地思忖道：

「我還是不去見面的好。如果我離開了女菩薩，不對她講起媳婦要生孩子的事情，她也許會忘記了我，因為這許久時候以來，我就沒有去求過一個菩薩。她只知道一個凡人出世，不知道就是我的孫兒，我只好這樣碰碰命運。」

於是，母親又漸漸不安，滿腔憂鬱，她想孩子即使是一種快樂，但這快樂也就是踏進悲哀的新門戶，每一個孩子都是如此的；當她想到這裏，想到生下來的孩子或許會死掉，或許會奇形怪狀，或許是傻子瞎子，或許是一個姑娘，她便怨恨那些操着生死大權的男菩薩和女菩薩，並喃喃地說道：

「我作的一點小罪孽，難道還沒有足夠懲罰嗎？誰能夠想到菩薩會知道我在那一天幹的事情呢？自然，我雖掩住那神龕裏的一個老菩薩的眼睛，他一定嗅着我的罪孽，總去告訴過女菩薩。我這副老骨頭，既然全是罪孽，我只有離開菩薩。要是菩薩把我一生的快樂和悲傷衡量起來，悲傷的一端，會像石子那般沉重，快樂的一端，就像燈草那般輕飄。我沒有讓那個孩子在胎裏長成起來，我看見眼睛的女兒死去，悲傷難道不能贖罪嗎？我一生充滿了悲傷，也常常是窮苦的菩

薩可不懂得公平！

母親憂鬱地想着她如今有兩件心事，第一件恐怕養出來的孫兒有殘疾，不健旺，第二件是等待着不會回來的小兒子。有時候，她想想她的一生全是在等待裏過去的。她等待男人回來，他却永遠不會回來，如今她又等待着小兒子和孫兒。這樣就是她的一生，她以為這是苦命的一生。但她還是要希望的。隨便什麼時候，有人從鎮上回來，母親總是問道：

「今天你在那裏看見我的小兒子嗎？」

她會走到這家那家去問道：

「今天誰到過鎮上去的？」

如果有人回答已經去過，她又問道：

「那末，你今天看見我的小兒子嗎？」

在母親等待着小兒子的那些日子，一村上的男男女女全聽慣了這一句問話。他們抬起頭，瞧着母親靠在拐杖上，發着搖顛的聲音問道：

「好鄰舍，你今天有沒有看見過我的小兒子？」

他們就怪和氣地答道：

「好婆婆，沒有看見過他，你說他是住在書本子旁邊的，我們到平常的市場上去，怎樣能夠看見像他那樣的人呢？」

希望是被擊破了，於是，她掉轉身去，放低了喉嚨，喃喃地自言自語道：

「我也不明白，想來或許他在什麼地方做着書本子的事情。」

大家就好笑起來，故意奉承她道：

「要是我們有一天經過賣書本子的地方，我們一定瞧個明白，你的小兒子是不是在櫃台裏面。」

她只得走回家去等待着，擔心着羊皮有沒有給蠹蟲蛀壞。

過了許多個月後的一天，消息終於傳來了。

母親照常坐在門口，剛吃罷早飯，手裏捏着烟管。她注視着早晨的太陽透澈地升到圓圓的山頭上，等待着太陽的熱光，因為這些春天的早晨，已經有點寒冷了。

頂大的堂阿姪，突然從場對面奔過來，走到大兒子的面前，大兒子正在縛着一條折斷了的草鞋帶，堂阿姪低低地說了幾句話。

母親只要不生病，慣於一天亮就起身，不能夠平平服服地躺在床上。那一天，當她一清早起床的時候，瞧見堂阿姪挑了一擔新割的茅柴，上城裏去，這歇辰光他却回來了，母親的心裏也覺得奇怪。

堂阿姪回來得這樣快，母親正待喚着，要問他有沒有把茅柴賣掉的時候，大兒子却駭愕地喊道：

「我的兄弟嗎？」

母親的尖銳的耳朵聽到這聲音，她便迅速地問道：

「小兒子怎麼樣？」

但兩個人儘是認真地，怪嚴重地講下去，彼此焦慮地觀着面孔，母親實在按捺不住，身，一跛一跛地走過去，把拐杖擊着地面，高聲地嚷道：

「快點告訴我，小兒子到底怎麼樣！」

堂阿侄一聲不響地走開，大兒子遲疑地說道：

「媽，事情有點兒不對。我可不知道仔細，媽，我得親自到鎮上看個明白，再回來告訴你。」
但母親不肯讓他就去。他按住了大兒子，格外高聲地嚷道：

「你不告訴我，我不准你去！」

媳婦聽到這種聲音，便也走過來，立在旁邊，聽了一歇，纔開口，說道：

「你告訴她吧，不然，她又要氣憤得生起毛病來了。」

大兒子纔慢慢地說道：

「堂兄弟來說，今天早上，他在一羣犯人淘裏瞧見小兄弟，兩隻手給麻繩反綁在背後，穿的衣裳全是破爛的，一長排有二三十個人，剛巧經過堂兄弟賣柴的地方。小兄弟瞧見堂兄弟，把眼

睛別轉開。堂兄就去問押解的大兵，大兵說他們都是犯人，送到監牢裏去，明天就要槍斃。於是三個人互相呆視着。當大家呆視着的時候，母親的牙關開始顫抖，從這個面孔，看到那個面孔，恐怖地說道：

「我聽到過那樣的名詞，我可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大兒子又慢慢地說道：

「我也問起過堂兄弟，堂兄弟也問起過大兵，那大兵笑了一下對堂兄弟說，共產黨是如今纔有的一種新強盜。」

母親便想起在牀底下藏了許久時候的那一捆東西，高聲哭泣，並把褂子的大襟掩住了面孔，嗚咽地說道：

「呵，那一夜我就很知道的，我的牀底下的一大捆東西，就是他搶來的！」

兒子和媳婦聽了這句話，便扶着母親，四面瞧瞧，匆迫地把她推進屋子裏去，吃驚地問道：「媽，你說什麼？」

媳婦拉起布簾，看着她的男人，他靜靜地走過來，母親指着牀底下的那一捆東西，嗚咽地說道：

「我不曉得那裏面到底是什麼東西，那是他在一個夜裏拿回來的，他叫我不要給誰知道，只要一兩天的功夫，他就回來的，可是他沒有回來，如今是永遠不會回來啦……」

兒子便走去輕輕地關上大門，門上門門，媳婦把一件衣裳掩住窗洞口，夫妻倆從牀底下拖出那個大捆兒，解去了縛着的麻繩。

母親在旁邊呆看着，低低地說道：

「他說是羊皮。」

夫妻倆不講一句話，也不相信母親講的話。那裏面說不定是什麼東西，但夫妻倆巴望是金子，因為他們覺得那裏面的東西，是頂重頂硬的。

可是，當他們把捆兒打開的時候，裏面却只有書本子。除了小小的，印得黑黑的書本子外，還有不少張圖畫紙，有些繪着血與死的頂奇怪的景象，有些繪着巨人鞭打小人，或用刀子去砍小

人。三個人瞧見了這些東西，大家呆呆地互相凝視着，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不明白一個人爲什麼只偷些圖畫紙，要藏到家裏來。

不管他們凝視得怎樣利害，他們終不能夠懂得這事情的道理。沒有誰識得一個字，也沒有誰明白圖畫的意思，只知道那紙張上全有流血的殘忍的事情，有些人給戳傷得只剩一口氣，有些人給分割成幾百塊，全是這樣血淋淋的怪可惡的事情，只在強盜窠裏纔會發生。

大家恐怖着，母親爲了她的小兒子恐怖，大兒子和媳婦爲了自身恐怖，因爲怕給人知道他們藏着這些東西。大兒子說道：

「再把這些東西捆起來，到了晚上，拿到灶間裏去燒掉。」

媳婦却比較細心，她說道：

「不對，我們不能夠一下子就把這些東西燒掉，人家會瞧見一股濃烟，會覺得奇怪起來。我得天天燒去一些，好像我天天燒柴煮飯一樣。」

母親再也沒有心思去管這事情。如今她只知道她的小兒子是已經落到惡人的手裏。她對

大兒子說道：

「呵，兒子，你打算給小兄弟想想什麼法子呢？你怎樣去找他呢？」

大兒子遲緩地，不情願地答道：

「我曉得他在什麼地方的。堂兄弟對我說過，大兵把小兄弟押帶到南門附近的一個牢監裏，殺人的法場，就在那裏。」

母親的臉孔，突然變得蒼白可怕，大兒子嚇得高聲叫嚷，喚他的女人走來，夫妻倆扶起老太婆，把她放到床上，她躺着，氣喘着，爲小兒子恐懼着的臉色，像泥土一樣。她帶喘帶訴地說道：

「呵，兒子，你不打算去嗎……你的兄弟喲……」

大兒子慢慢地丟開了爲自己恐懼的心思，看看母親也可憐，他纔說道：

「哦，我去……我去……」

他便換了衣服，穿上鞋子，在母親看來，時光是過得那末遲慢，實在忍耐不住。當兒子要動身的時候，她喚他走到牀面前，拉着他的頭，低低地在耳朵邊說道：

「兒子，千萬不要省錢。要是他真的關在牢監裏，那一定要化錢去救他出來。兒子，只有錢能夠辦到。誰聽說有不要錢只要人的牢監？兒子，我還有一點錢，藏在這地下的窟窿裏，我是爲了他纔積起來的，全拿去化掉吧，把我們所有的錢，全拿去化掉吧……」

兒子的臉色沒有改變，他瞧瞧女人，女人也瞧瞧他，他說道：

「媽，爲了你，我總盡力去做。」

但母親嘆道：

「不是爲了我，我是老了，就要死了。一切是爲了你的兄弟。」

兒子走到場對面，約了剛在城裏回來的堂兄弟，兩個人同上城裏去。

母親還有什麼法子好想呢？只有等啦。這却是一生中最苦痛的期待。她不能夠安靜地躺在牀上，但一起身，又會暈過去。她的神氣是那末難看，一歇呆視着，一歇胡言亂語着，一歇又拍着大腿，媳婦瞧這情形，心裏覺得害怕，走到場對面去叫年老的堂阿叔和堂阿嬸。一對老夫妻連忙沉着地走過來，三個老傢伙便坐在一起。

堂兄弟老夫妻倆走來以後，確使母親得到一點安慰，因為他們是她最能夠講得來話的兩個人。她翻來覆去地帶泣帶訴道：

『就是我作了孽，難道我受的罪還不算夠嗎？』

他又說道：

『就是我作了孽，幹麼我自己倒不死？死去就一了百了。幹麼要一個個地把我的孩子奪去？我相信連我的孫兒也要給奪了去的。我知道，我永遠不會看見我的孫兒，我這該死的老骨頭，是永遠不會看見孫兒的了。』

她想到這種傷心事，覺得憤怒起來，便一邊哭泣着，一邊高聲嚷道：

『世上那裏有十全十美的女人，不會作過一點孽，幹麼我要受這許多罪呢？』

堂弟婦恐防母親在苦惱中叫喊得太劇烈，連忙勸解道：

『我們當然都作過孽的。要是照我們的罪孽來審判，我們就誰也不會有孩子。你瞧，我有這許多孩子和孫孩子，我可是一個最壞的老傢伙。我從來沒有走近一座廟宇，我也從來沒有去過。』

尼姑教我要修修來世福，那時候，我可給小孩子纏得沒有閒空。如今我是老啦，她們又來勸我一定，要趁早修行，不然就嫌太晚，我對她們說，我如今是太老啦，什麼都學不成，不能夠管來世不來世。」

堂弟婦這樣安慰着煩惱的母親，堂兄弟也接着說道：

「嫂子，安心等兄弟倆回來報告訊息吧，也許你一點也用不着傷心，因為他們拿到了錢，會放他出來，或者是我的兒子看錯了人，縛着走過去的並非是你的小兒子。」

堂弟婦又留心到別一件事務上去。她吩咐媳婦走開，恐怕母親在這歇辰光會講出不應該講的話，給媳婦聽到，這許多年來保守着祕密，就等於白費一場心思，全無用處。

大家等待着兩個兒子回來，三個人等待自然要比一個人等待容易不少。

母親從牀上起身。午後的時間漸漸過去，她走到門外，坐在楊樹底下，堂兄弟和堂弟婦坐在她的身邊，三個老人家凝視着場沿邊，只有堂弟婦打小盹，就是憂愁也不能夠趕去她的瞌睡。當太陽將要落山的時候，母親終於看見他們走回來。她立起來，撐着拐杖，遮住耀眼的金黃

色的太陽光，一跛一跛地趕到場沿邊，嘴裏嚷道：

「他們回來啦！」

她喊得那末響亮，脚步是那末飛快，村上人全從屋子裏鑽出來。村上人統知道這一件事情，可不敢坦直地走到母親的家裏，恐怕爲了小兒子的事情，大家會給牽攀到裏面去。他們整天只管着自己的事情，充滿了好奇的心裏，但也恐懼着，鄉下人講起牢監和牢頭禁子全是這樣的。如今他們走到門外，徘徊着，但不敢走近，只是遠遠地張望着會發生什麼事情。

堂兄弟也立起身，跟在母親的後面，堂弟婦要是不怕走路的話，也要走上去的，但她想，遲一點終歸聽得到，她又是相信諸事大吉的人，所以仍坐在凳上，等待着。

母親奔上去，捏着大兒子的手臂問道：

「小兒子怎樣？」

就是母親問着這句話，老眼睛探索着兩個人的臉孔的時候，她已經知道是凶多吉少的了。兩個人面對面地呆視着，大兒子終於嚴肅地答道：

「媽，他關在牢監裏。」

兩個人又面對面地呆視着。堂兄弟的兒子搔了一歇頭皮，眼睛轉到別處去，好像笨得不知道講什麼纔好，還是大兒子接下去說道：

「媽，我怕他是救不出來的了。他和還有二十多個人總判定死罪，明天一早就要綁去殺頭。」

母親尖銳地叫道：

「殺頭？」

她又尖銳地叫了一聲：

「殺頭！」

兩個人把她攙進頂近的一家屋子裏，給她拿了一張凳，扶她坐下去，她就像孩子般哭嚷起來，嘴唇顫抖着，眼淚往下淌，捏緊了拳頭敲着乾枯的胸脯，埋怨大兒子道：

「你允許給他們的錢一定不夠。我告訴過你，我還有一點錢，隨便什麼時候好拿去化用的！」

有四十塊大洋和兩毛小洋，也不能算少啦！」

她看見兒子站在那裏低着頭，嘴唇上和額骨上流着汗，她又怒氣沖沖地帶着輕蔑的聲氣說道：

「你可一個銅子也不會到手！要是他死了，錢也不是你的。我甯可走出去，一碰到河，就把錢向水裏丟。」

堂兄弟的兒子要給大兒子辯護，並爲求太平的緣故，便繃緊了面皮，對母親說道：

「伯母，你不要埋怨他。他肯出兩倍錢，肯出一百塊錢去救小兄弟。他向牢監裏上上下下的人去送錢求情，他們可不肯受，連讓他瞧小兄弟一面都不准。」

母親高聲呼喝道：

「那末，他出的錢一定還不夠。誰聽說看牢監的人不要錢？我去拿了錢，馬上就動身。是的，我把錢掘了出來，去找着小兒子，帶他回家，永遠不放他離開我一步。」

兩個人又面對面地呆視着。大兒子的臉上表示着要懇求他的堂兄弟再替他解釋，他的堂

兄弟便又說道：

「伯母，你就是要見小兄弟一面，他們也不會允許的。我告訴你，他們決不肯讓我們進去。就是我們送錢求情，他們也不肯，因為據他們說，如今上司對小兄弟所犯的那種罪，怪認真，怪嚴厲。據說，這是一種窮兇極惡的新近纔有的犯法行爲。」

母親驕傲地回報道：

「我的小兒子從來沒有犯過法。」

她舉起拐杖，在堂侄兒的面前梘了幾下，又說道：

「這裏總有一個冤家，他買通了看牢監的人，不准把小兒子放出來。」

她四面瞧瞧村上人，村上人都張開了嘴，把聽到的消息吞下肚子去，全是目瞪口呆的神氣，她高聲地問道：

「你們有誰會看見我的小兒子犯過什麼法嗎？」

這一個瞧着那一個，那一個又瞧着別一個，大家瞧着別處，不說一句話。母親看見他們的疑

神疑鬼的形狀，心都碎啦。她又哭泣起來，並對他們嚷道：

「他是那末漂亮，比你們的黑炭似的種田兒子，要好多少倍，你們全恨他；歐，不管是誰，只要比你們好，你們就會恨他的……」

她立起身，蹣跚地向家裏走去，十分苦惱地哭泣着。

她到了家，只有堂兄弟夫妻倆和他們的孩子們跟着進來，村上人不敢走近她的身。母親揩眼睛，平靜而又含着熱情，對大兒子說道：

「我們不能夠這樣白白地讓時光過去。你趕快把事情全告訴我。我們還有這一個整夜。他到底是犯的什麼罪名？我們好拿了所有的錢財去救他出來。」

大兒子和媳婦聽了母親的話，並無惡意地互相瞥視一下，但這時候，忍耐是已經很不容易的了。

大兒子坐在小凳上，低着頭，手懸放在兩顆膝饅頭的中間。他還穿着一件長衫，但已經拉起下擺，塞到腰帶裏，因為他沒有穿慣。他慢慢地又說道：

「我不記得還有什麼話。我們在鎮上可聽到了許多關於明天要殺人的事情。老弟，你記得

還有什麼話嗎？」

堂兄弟的兒子搔搔下頷，重重地噎了一口氣，觀着周圍的許多人的臉孔，纔開口說道：

「鎮上人對這件事情，確講得頂有勁，我可不敢多問。因為當我要格外仔細地去問到底是爲了什麼的時候，那看牢監的大兵就睜着眼睛對我問道：

「你也是他們的同黨吧？你既不是同黨，那末，把他們做掉又干你什麼鳥事？」

我不敢說我是一個要殺頭的犯人的堂兄弟。我們可找到了牢頭禁子，給了他一點錢，問他可有什麼講講話的祕密地方。他把我們領到牢監的角落裏，我們就對他說，我們是老實的鄉下人，有幾畝苦田苦地，還借了幾畝租田。我們對他說，我們有一個遠親戚，判定了死罪，明天就要上法場，倘然我們能夠救他出來，我們終要去想法子的，因為我們姓李的沒有人死在劊子手的刀下；我們可又不能夠化許多錢，因為我們是窮鄉下人。牢頭禁子拿了洋錢，我們就把小兄弟的面貌告訴他，他說道：

「你們指的那個孩子，我是知道的了。他在牢監裏怪不自在，我想他是什麼話都肯講的，他

的旁邊可有一個大胆的姑娘，像她那樣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她莊着那個孩子的胆氣。是的，在那些人中間，有的是強兇霸道，什麼都不怕，不管怎樣死，什麼時候死，全不放在心上。但那個孩子是害怕着的。他幹的是什麼事情，到底爲什麼要死，我恐怕他還沒有明白，因爲他，看上去是一個不懂什麼的鄉下孩子，一定是上了他們的圈套。我相信他的罪名是散發書本子，因爲在他住的地方搜出許多書本子，那裏面全講些壞事情，什麼推翻政府啦，有錢大家用啦，有田大家種啦。」

母親看着大兒子，又是一陣哭泣，嗚咽地說道：

「我早就明白應該給他幾畝田的。我們原好再借幾畝田，給他種一份，可是，我的大兒子和媳婦霸住了田，一畝也不肯放手，什麼事情都討厭他……」

大兒子掀動了嘴唇要辯駁，年老的堂兄弟却平靜地說道：

「侄兒，不要開口。讓你的媽媽埋怨你一頓，她的心裏好舒服些。我們總知道你的爲人，知道小侄兒的爲人，也知道他是怎樣討厭在田莊上做活，他是什麼苦總不肯吃的。」

大兒子便不再開口。堂兄弟的兒子，又接下去說道：

『我們問牢頭禁子，要多少錢纔好把小兄弟放出來。她搖搖頭，對我們說：要是那個孩子的地位很高，如果是有錢有勢人家的兒子，那末用了錢一定能夠放出來的。他可是一個鄉下的窮孩子，誰肯貪圖我們的一些錢，不顧自己的性命，所以小兄弟是死定啦。』

母親尖聲地叫喊道：

『難道因為他是我這窮老太婆的兒子，就要死嗎？我們還有自己的那一塊田地，我們要賣了田地去救他。是的，我們今晚就把田地賣掉，村上有的是得田人……』

一聽母親講起他的田地，大兒子連忙插嘴說道：

『賣了田地，我們怎樣過活？我們眼前就已經不容易過活啦。要是我們再借幾畝地田，再付這樣重的田租，我們就只好討飯啦！媽，我們只有這一小塊的田地，我不肯賣掉。這田地是我的，我千萬不肯賣掉。』

媳婦一直坐在旁邊，靜靜地聽着，蒼白的臉孔怪嚴肅，但不表示什麼，等到男人講罷，她也開

口說道：

「如今也要給肚裏的兒子打算啦。」

她的男人重重地說道：

「噉，我就是爲了他。」

母親於是沉默下去，是的，她是不能再說什麼話的了，她又哭泣了一陣。

大家坐了一整夜。

當天光微亮的時候，母親忽然得到一股奇怪的氣力，她說道：

「我要自己去，我還要再上城裏走一趟。等着見小兒子一面。」

大家拉住了她的手臂，勸她不要去。大兒子真摯地說道：

「媽，媽我去，慢慢地把他拿回家，要是你見了那情景，連你自己也會哭死的。」

可是，母親回報道：

「我死了有什麼稀罕？」

她洗洗臉孔，掠掠幾絲灰色的頭髮，換上一件乾淨的衣衫，簡簡單單地吩咐大兒子道：

「你去牽着堂阿叔的驢子來。阿叔，你總肯把驢子借給我的吧？」

堂兄弟無可如何地，傷心地答道：

「噢，噢。」

大兒子和堂兄弟的兒子便去牽了驢子來，把母親扶上驢背，兩個人在驢子的旁邊走着，向城裏出發，大兒子的手裏提了一盞燈籠，天光還是那末朦朧，還不好走路啦。

在路上，軟弱而甯靜的母親給眼淚洗着臉孔，她緊貼着驢背，幾乎不知道她要幹什麼事情；她低垂着頭，一次也不看看天光，只是凝視着灰色的土路，暗沉沉的還看，不清楚，兒子和侄兒在那樣嚴重的時候，也是沉默着。

一路向南轉灣，走近南門，城門還沒有開，辰光還是那末早。

已經有許多人擠在城門外，因為那一天大殺人的消息，早就關遍各鄉，鄉下人都帶了孩子

們，趕上城來看殺人。

城門一開，大家總擁進去，驢背上的母親和她的兒子跟侄兒，全向城腳邊那一塊空場上走去。在一清早的陽光底下，空場上已經站滿了又擠又厚的一大羣人，默想着大規模的殺人景象。孩子們緊緊地抱住爹娘，懷着莫明其妙的恐怖，嬰兒們要哭嚷，也給撫慰得沒有聲音。一大羣人是寂靜的，饑餓地等待着，在一種奇怪的情形之中，體味着同時也憎惡着他們所急於要看見的恐怖。

母親和兒子跟侄兒，並不擠入人堆裏。母親低低地說道：

「我們走到牢監門邊去站在那裏。」

她還巴望當她瞧見了小兒子的時候，定然會發現一種奇蹟，定然會有救他出來的一種機緣。

大兒子便掉轉驢子的頭，向牢監那面走去，走到牢監大門旁邊等待着。高高的牆壁頂上，插着尖銳的玻璃片。一個看門的大兵挺直了身體，旁邊點了一盞燈籠，蠟燭溶成了一堆油，像鮮血

那般紅，天亮時候突然襲來的一陣冷風，吹滅搖顫着的燭光。

母親從驢背上跨下來，三個人站在泥灰的街道上等待着。

他們不久就聽到脚步騷動的聲音，接着，又聽到脚步在石塊上走路的聲音，接着，又聽到了一聲叫喊：

「開門！」

大兵連忙跳起，挺直地立到大門的兩旁邊，長槍挺直地擱在肩頭上，兩扇大門便這樣拉開了。

母親用力睜大了眼睛去找尋她的小兒子。走出來的全是年輕人，兩個兩個地排着，手給粗麻繩繫住，前面兩個人又和後面兩個人縛在一起。初看上去，好像都是小夥子，這裏那裏可也有姑娘們，但很難看出她們是女的，因為她們的長頭髮是給剪掉了，她們穿的衣裳又和男人一樣，要近近地去瞧，纔看得出她們的小小的乳部，和狹狹的腰身，她們的面孔可像男人的一樣粗野，一樣大膽。

母親留心瞧着每一個人的臉孔，突然看見了她的小兒子。不錯，他走着，低着頭，和一個女的縛在一排，兩個人的手牢牢地縛在一起。

母親衝上前去，跌倒在小兒子的腳邊，緊緊地抱住了他的腳，大聲地喊道：

「我的兒子喲！」

她抬起頭來瞧瞧他的臉孔，那是最蒼白的面孔，嘴唇白裏帶紫，眼睛是呆瞪瞪的。他看見了母親，面格格外轉得蒼白，要是他沒有和女的縛在一起，他早就要跌倒啦。但那個姑娘不讓他跌倒下去，也不讓他停住脚步。當她看見了白頭髮的老太婆滾在他的腳邊時，她高聲地笑着，那是最大胆，最無情的笑，她又尖銳地喊道：

「同志，你得記住，你是沒有媽媽，沒有爸爸，也沒有任何親人，只有我們的共同的正義！說罷，她便拉了他走。」

一個大兵趕過來，拉起母親，把她攆到路旁邊，她就躺在灰塵裏。

一羣人朝前行進，母親已看不見他們，他們是向着南門的法場走去。前進的隊伍裏突然發

出一種兇狠的歌聲，他們一邊走，一邊唱，直到他們不能夠呼吸的時候才止。

大兒子和侄兒終於趕到了，他們要扶她起來，她可不願意。她在灰塵裏躺了一歇，呻吟着，昏迷迷地傾聽着那奇怪的歌聲，她可又不懂什麼，只是呻吟着。

但她就是再要悲泣一陣也不能夠了。一個看牢監門的大兵走過來，十分粗暴地把槍柄擊着母親，並對她斥罵道：

「老妖怪，滾開去！」

大兒子和侄兒覺得害怕，強迫母親立起身，把她扶上驢背，慢慢地沿着歸路走去。他們沒有走到南門之前，在一座牆邊停了一歇，等待着。

他們等待着，終於聽到一陣巨大的轟叫聲，大兒子瞧着侄兒，侄兒瞧着大兒子，兩個人又瞧着母親。就是她聽到那聲音，或者知道那是什麼聲音，她却一點也沒有表示。她蜷曲着身體坐在驢背上，凝視着腳底下的灰塵。

他們已經聽到那種叫喊的聲音，繼續沿着歸路走去。他們碰到分散開來的一大羣人，呼着

這樣那樣。大兒子和侄兒不說一句話，母親似乎也不去聽，有人可還來說道：

「他們真死得快活，也頂有胆氣！你看見那個大胆的年輕姑娘嗎？她一直唱到死，她的頭滾下來的時候，她還哼了一歌，可不是嗎？」

也有人說道：

「你瞧見那個孩子的鮮紅的血，不是噴得頂遠頂遠，濺到劊子手的腳上，他不是吐了一下口沫嗎？」

也有人笑，臉孔笑得發紅，也有人的臉孔嚇得蒼白。

三個人穿過城門洞的時候，他們看見一個年輕人的面孔發青，好像泥土，靠着城牆嘔吐。

但母親就是聽到或看見這些事情，她也一聲不響。她知道小兒子如今是死啦。人既死，洋錢或什麼東西全沒用，罵人也沒用。她只渴望着一塊地方，只想回到家裏，尋到那個老坎上去痛哭一場。她死去了自己的人，自己却沒有一個坎好去痛哭，要上沒人照顧的荒坎去嚎啕，想起來是怪悲痛的，但就是這個悲痛也過去了，她只渴望着痛哭一場，洩去胸中的悶氣。

當她到了自家的門口時，她從驢背跨下來，對大兒子說道：

「攙我到村後面去，我要去哭一場。」

堂弟婦聽了母親的話點點頭，袖管揩揩眼淚，和善地說道：

「噯，讓苦命的老人家去哭一回吧，這是最好也沒有的事情……」

在寂靜的空氣中，大兒子把母親扶到那個荒坟上，揀了一個平整的地方，鋪了一層草，叫母親坐在柔軟的草窠上。她坐下去後，頭靠着坟上，憔悴地瞧着大兒子，說道：

「你去吧，讓我哭一場。」

大兒子遲疑着，她又憤怒地說道：

「快走開，我要是不哭，就準會悶死的！」

他只好走開，心裏可不情願把母親丟在那裏，他說道：

「媽，我就要來攙你回去的。」

母親坐在坟上，注視着無聊的天光，漸漸白亮起來。鮮豔的金黃太陽光，照遍田地，好像那一天沒有死過人一樣。田裏的晚稻總成熟了，豐滿的穗，金黃的葉，灑上金黃色的太陽光。

母親等待着湧起傷心的眼淚，好使寸寸的斷腸得到一點慰藉。她想起她的一生，想起死了的親人，想起活了這末許多年，却少有值得留戀的事情，她的悲哀便湧到心頭上來了。她讓悲哀儘量地湧上來，既不再憤怒，也不去壓抑。她渾身緊貼着泥土，覺得充滿了悲哀。她又仰轉臉，朝着天，苦惱地呼號道：

「這就算是報應嗎？難道我還沒有受夠罪嗎？」

眼淚給迸出來了，她把臉孔掩在草叢裏，哭着。

她哭了一個朋朗的早晨。她記起每一件小的和大的傷心事，記起她的男人怎樣吵架，一去不返，記起不再有小姑娘走來，喚她回去，記起小兒子怎樣和那個野性的姑娘縛在一起，那一天，她是哭着她的終身。

她還是哭着，大兒子却奔來了。是的，他在灑遍了太陽光的地上奔過來。他一面奔，一面招着手，嘴裏還喊着什麼，母親在悲哀的迷惘中，可聽不清楚。她仰起面孔聽，纔聽出他喚着：

「媽，媽……」

接着，她又聽他嚷道：

「我生了兒子啦，媽，你生了孫兒啦！」

是的，這是她有生以來聽得最明白的呼聲。眼淚也不知不覺地停住了。她立起身，搖擺了幾下，走到大兒子的面前，喘急地問道：

「什麼時候……什麼時候……」

大兒子笑着答道：

「剛纔落胎，是一個男的，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比他再大的孩子，他哭起來就像一兩歲的孩子！」

母子把手按在他的臂膀上，露出一點笑容，可也歡喜得流出眼淚。她靠着兒子，迅速地移動着

脚步，忘記了她自己。

母子倆走回家，跨進媳婦的房間裏，媳婦安靜地躺在床上，房間裏擠滿了來聽喜訊的村上的女人，就是那個饒舌的老寡婦也來了，如今她是全村上年紀最大的女人，耳朵頂雙，身子灣成兩截。她看見了母親，便囁囁地說道：

「嫂子，你到底是一個有福氣的女人。我本來以為你的福氣是到頭啦，你可又生了一個孫子，你瞧我，只賸一個挨磨痛苦的老死屍，什麼都沒有……」

母親可不說一句話，也不瞧一個人。她一直到床面前，眼睛朝下看去。那男孩兒躺在媳婦的身邊，哭得那末響亮，拉開了小嘴，生得怪好看，怪結實。她俯下去抱他起來，摟着，覺得他是熱騰騰的，頂健旺的，他自己也好像換了一個人。

她抱了那小孩子，從頭上瞧到腳上，笑着，笑了又瞧，瞧了又笑。她想起堂弟婦，便在房間裏四面去找尋，堂弟婦站在那裏，給幾個小孫兒女纏扭着。

母親找到了堂弟婦，抱起懷裏的小孩子給她瞧，忘記了房間裏的許多人，眼眶全發腫，一邊

笑着，一邊高聲地嚷道：

「弟婦，你瞧，我本來恐怕一身都是罪孽，可是，弟婦，你瞧我的孫兒！」

（完）